



年 报

2019 年度报告



AUSTRIAN CHINESE
BUSINESS ASSOCIATION

奥中
商业协会

目录

中国驻奥地利大使致辞 李晓驷大使	6
奥地利外交部致辞 约翰尼斯·彼得里克博士 Dr. Johannes Peterlik – 联邦欧洲、一体化和外交事务部	7
协会智囊顾问团主席前言 克里斯蒂安·科恩 Mag. Christian Kern – 前联邦总理	8
协会名誉主席前言 尼古拉斯·博拉可维治 DI Nikolaus Berlakovic – 国会议员	10
协会主席致辞 乔治·章格教授 Prof. Dr. Georg Zanger – 奥中商业协会	11
奥中商业协会 2018 年度活动报告 毛巧玲 Janet Mo – 奥中商业协会	12
改革开放 40 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魏格林教授 Prof. Dr. 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 维也纳大学	20
标准化作为中奥之间的桥梁 伊丽莎白·斯坦普夫尔-布拉哈博士 DDr. Elisabeth Stampfl-Blaha – 奥地利标准组织	23
2019 年中国商业情绪晴雨表 葛一凡 Stefan Kracht – 德信管理咨询公司	25
中国：绝对的“基建巨人”！ 格哈德·赛勒 Mag. rer. soc. oec. Gerhard Sailer – 联邦运输、创新和技术部	28
非洲 - 中国 - 欧洲：奥中商业协会 2019 年工作重点 艾芳妮 Mag. Veronika Ettinger – 奥中商业协会	31
中非关系：历史演变、策略转变与动机争议 史提芬·阿达文博士 Dr. Stephen Adaawen – 研究院及国际顾问	34
非洲一带一路：检视中国在非洲的转型议程 米莲·伯尔赫 Million Berhe – Specht & Partner Rechtsanwalt GmbH 律师事务所	39
中国在非洲债务中的角色 丽娜·格塔丘·阿叶纽 Lina Getachew Ayenew – Education for Ethiopia	44
中国在非洲扩展人工智能 丽娜·格塔丘·阿叶纽 Lina Getachew Ayenew – Education for Ethiopia	47

中国和非洲：“被忽视的大陆”成为晋身世界强国的跳板？	49
包青天 Ossiri Richard Gnaore – Ossiri’s Akademie	
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看欧非对华出口趋势	51
高锦博士 --西南民族大学	
中国 - 非洲 - 欧洲：变迁中的关系	54
克劳斯·弗里森比希乐博士 Dr. Klaus Friesenbichler – 奥地利经济研究所 (WIFO)	
欧洲和中国：支持非洲发展的强大合作伙伴	57
罗伯特·费茨图姆 Robert Fitzthum – 作家	
中国是非洲竞争力、经济增长及繁荣的催化剂	60
洛伦茨·卡茨达 Lorenz Kazda – IJK Capital Partners	
中国在非洲：能源产业示例	63
艾琳娜 Dr. Irene Giner-Reichl – 奥地利驻巴西大使	
建设非洲科技领域：中国积极参与其中！	66
卢爱丽 Alessa Lux – KPMG 毕马威	
中国在非洲之角经济繁荣中的作用以及对欧洲企业的影响	71
塞巴斯蒂安·雷埃尔 Sebastian Reil – 企业顾问	
地缘政治大局之外 - 对莱索托中国移民的见解	74
莎拉·哈尼施博士 Dr. Sarah Hanisch – 科隆大学	
中国清楚知道：新兴市场就在非洲	77
古德伦·萨格德 Gudrun Sageder – 奥地利跨文化胜任力协会 in:ku:ko	
“绿色革命 II” — 小麦：未来的黄金	79
恩斯特·格罗斯勒赫尔 Dipl. Ing. Ernst Grosslerchner, 哈罗德·赫硕普夫 Dipl. Ing. Harald Hoschopf	
维也纳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与中奥之间法院判决及仲裁裁决之承认与执行	83
阿道夫·彼得博士 Mag. DDr. Adolf Peter – Graf & Pitkowitz 律师事务所	
驰名商标概念的演变：对中国过去实践和的分析	86
罗宗珺 Justin Luo , 法比安·克诺普夫 Fabian Knopf – 北京/上海方旭律师事务所	

Professional support for bilateral investments

KPMG Austria China Desk

To facilitate bilateral investment between China and Austria, KPMG Austria China Desk was established in 2010. The China Desk Practice team in Austria serves Chinese companies looking to invest in Austria and assists them in all phases of the investment cycle: Foundation-Acquisitions-Growth-Tax & Audit Services. Secondly we support Austrian companies in their operations in China by providing insights and contacts through our global network. KPMG Austria China Desk is part of KPMG's Global China Practice (GCP) and is connected to KPMG's network of over 50 local China Practices.

kpmg.at/chinadesk

Anticipate tomorrow. Deliver today.



中国驻奥大使致辞 中非欧应该积极开展三方共赢合作

李晓骝大使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奥地利共和国大使



中非友谊历史悠久、相互高度信任、合作成果累累，近年来，中非关系不断深入和扩大，“一带一路”合作蓬勃发展，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非洲国家普遍欢迎。中非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和共同的战略利益把双方紧密联系在一起。“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的义利观，是新时期中国对非关系的基本遵循。“真”是指中非要做真朋友、好朋友。“实”是指中非合作要实在、不空谈。“亲”是指中非要亲近、相互支持和帮助。“诚”是指中方坦诚面对中非关系中出现的 new 情况新问题，并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精神加以解决。义利相兼，当“义”和“利”发生矛盾时，以“义”为先。

中国对非合作强调“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帮助非洲国家最终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合作项目主要集中在改善民生、发展经济方面。中欧双方都在非洲开展发展援助、贸易投资等合作，中欧非三方可以加强磋商，了解有关合作情况，对企业加强引导，努力形成合力。中欧企业应相互学习、优势互补，根据市场规则及正确的义利观，充分尊重非洲国家意愿，积极开展中欧非三方共赢合作，促进非洲和平繁荣。

李晓骝在武汉出生，毕业于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德语系。他于1985年加入北京外交部，随后曾在中国驻柏林大使馆担任不同职务，最后担任公使。他曾常驻瑞士三年，期间曾在北京外交部的欧洲司任职。

奥地利外交部致辞

约翰尼斯·彼得里克博士 *Dr. Johannes Peterlik*

外交事务秘书长，
奥地利联邦欧洲、一体化和外交事务部



当前的地缘政治变化促使奥地利加强在亚洲区的参与。踏入“太平洋时代”给奥地利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因此，联邦部长卡琳·克奈斯尔 (Dr. Karin Kneissl) 在其任期开始时就将其工作重点放在亚洲，其中包括加强双边互访，加强多边合作以及提高奥地利在亚洲的能见度。

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自然成为核心焦点。在2018年4月奥地利第二共和国最大的政府和商业代表团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间，两国签署了十份意向书、一份双边法律援助协议以及总额达15亿欧元的商业合同。随着新总领事馆在四川省成都的开幕，奥地利共和国在中国的代表处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更多。2021年，我们将借中奥建交50周年之际，通过广泛而高层次的举措，进一步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

中国与奥地利年贸易额超过122亿欧元（2017年），是我国在亚洲的最大贸易伙伴，并且是欧洲以外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我们积极面对此正面发展，因为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在许多行业中具有许多世界市场领头羊，特别是包括阿里巴巴或腾讯等企业的信息技术领域。目前，约有920家奥地利分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奥地利在高科技、环境和水技术以及可持续农业和林业领域尤其强大。此外，我们在基础设施领域、机械工程或可持续城市规划（“智慧城市”）方面也拥有出色的专业知识，并与中国密切合作。

然而，与中国合作必须注重平等互惠，并且增加透明度和投资保障，以确保投资地点对中型企业更具有吸引力。虽然中国近年来一直为极具吸引力的外国直接投资市场，但投资者

仍然期望更多的合同自由度和平等的市场准入条件。

另一方面，奥地利也是一个出色的营商地点：目前超过300家大型跨国公司在奥地利设立总部，包括许多东欧总部。2019年春季，中国工商银行将其中东欧总部开设于维也纳。奥地利在中东欧的总投资额高达700亿欧元（占GDP的22%），成为该地区的重要投资者。而这不仅因为奥地利的地理位置，还由于它与该地区各国源远流长的历史联系。

2018年，中国城市成为维也纳国际机场长途航班的首选目的地。从2019年夏天开始，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将飞往乌鲁木齐和工商重镇广州，也就是说，从维也纳可以直飞中国五个目的地，自然促使奥地利成为经商旅游胜地。

进一步促进将来欧洲和亚洲之间的联系也非常重要。新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等倡议，或者与中亚区域性的倡议以及2018年10月奥地利担任欧盟轮值主席期间通过的欧亚连通战略，应促进所有合作伙伴之间的协同增效和合作。同期还通过了新的欧盟印度战略，并与日本和新加坡签署了伙伴关系和自由贸易协定。这不仅为欧盟未来的亚太政策奠定了基础，也加强了奥地利与亚太地区的双边关系。

奥中商业协会凭借其国际网络及敬业团队，为加强奥中关系做出了如此积极的贡献，令我感到非常高兴。因而，我祝愿该会在2019年获得更大的成功。

约翰尼斯·彼得里克博士 (Dr. Johannes Peterlik) 自2018年6月起担任外交部秘书长。他曾在外交部的外国文化部门以及家庭事务部内阁工作。在此之前，他曾担任奥地利驻泰国、老挝、缅甸、柬埔寨及越南大使。彼得里克博士于1967年1月23日在维也纳出生，1994年加入外交部。

协会智囊顾问团主席前言

克里斯蒂安·科恩 *Mag. Christian Kern*

前联邦总理，企业家



中奥两国关系全面发展，迈入新时代。这不仅表现在经济合作方面，也显示在文化交流方面。到访奥地利的中国人数和前往中国的奥地利人数屡创新高，正是相互认可、尊重的标志。经济领域也相同：数以百计的中国企业在奥地利寻找合作伙伴和客户，反之亦然。

近几十年来，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过程。不同大陆和国家之间加强合作，对全世界数十亿人的生活条件和经济繁荣产生了积极影响。该发展趋势的核心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崛起。不同研究显示，全球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直接或间接归因于中国的发展。

欧盟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甚至比美国更重要。要进一步发展双方关系，以实现互惠互利，可靠性和长期稳定性至关重要。贸易争端则会产生直接的负面后果。这反映在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第一季度世界贸易增长放缓。仅仅基于人口因素，中国将会理所当然地崛起为主导经济世界的力量。相信可以通过对抗来阻止中国的兴旺是一种螳臂挡车的危险谬误。相反，我们需要新的合作模式。近年来，通过相互合作，欧洲和中国都变得更加繁荣。非洲人口年轻、增长快速，也应被纳入此合作模式，成为合作伙伴，共同创造可持续的全球新体系，为更多人提升生活水平。

我们应该将此视为进一步发展贸易关系的动力，当中潜力巨大。新科技发一日千里，客户需求发展迅速。无论是在 5G 通信、铁路还是能源网络领域中，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都是巨大的。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新能源汽车和智慧城市将引发对创新产品和解决方案的需求激增。

与中国合作将带来可观的机遇。如何公平合理地掌握这些机遇，对于近期的发展举足轻重。

克里斯蒂安·科恩 (Mag. Christian Kern)，前联邦总理，修读新闻和传播科学，曾任职经济记者，并担任不同政治职位，如新闻发言人、党会秘书、奥地利社会民主党 (SPÖ) 党主席和奥地利联邦总理。之前任职 Austrian Power Trading 和 Verbund AG 董事会成员、奥地利联邦铁路集团 (ÖBB Holding AG) 董事长。现任 Blue Minds Group 的合伙人，专注于能源和清洁技术领域的数字化转型。



富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是一家位于列支敦士登的持牌私人银行。

富地银行为富裕的企业家族和个人提供量身定制的金融服务，除了提供专业的资产管理和投资咨询服务外，我行也支持汇款业务。

列支敦士登第四大银行

富地银行由一百多名卓越、上进的员工精心管理着约四十亿瑞士法郎的资产。按税后利润，我行在列支敦士登金融中心的十五家银行中名列第四位。

多语言服务是成功因素

国际化和多元文化是我行的重要资产之一。我行可针对客户需求为其安排富有经验的国际专家和客户经理。目前，我行可提供超过20种语言的服务。

富地银行是冠城钟表珠宝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子公司（集团持股85%）。冠城集团是一家香港上市的奢侈品集团，其拥有手表品牌，例如昆仑、绮年华、罗西尼和依波。另外，我行关键职员持有富地银行15%的股份。

分享共赢 众志成城

我行具有吸引力的员工参与模式使得经验丰富的工作团队始终保持着积极、高度上进的职业精神。

我行旨在组建一个长期团结互信的工作团队，保持奖金水平，力求促进团队的稳健发展。在扩大团队关系的同时，我希望为有理想、有智慧的人们提供一个充满机遇的平台，协助他们走出一条能够自我实现、创新的道路。

以客为尊

我行始终贯彻以客为尊的核心价值观，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个人咨询，精确、谨慎的行为方式，严格的风险控制等服务，让客户切身感受到我行服务的专业性、可靠性及严肃性。我行一切行动的核心，皆以客户的利益作为出发点。

Robert W. BOUKAL, MBA 罗天佑

Executive Director - Head of Family Office Eurasia
家族办公室 · 亚欧区

BENDURA BANK AG

富地银行
Schaaner Strasse 27
9487 Gamprin-Bendern
FUERSTENTUM LIECHTENSTEIN
电话 +423 265 56 43
手机 +41 79 650 56 16
邮箱 robert.boukal@bendura.li

www.bendura.li

协会名誉主席前言

尼古拉斯·博拉可维治 DI Nikolaus Berlakovich

国会议员、前环境部长



中国于 2013 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成为该国利益和目标的聚焦点。

我个人认为，其别称“新丝绸之路”也非常确切。它描述了中国作为贸易伙伴与世界各地的重要历史联系，在古代已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欧洲和中国的关系日渐接近。欧盟轮值主席国于 2019 年 3 月 21、22 日的结论也见证了这一点。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之间就中国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即将举行的欧盟中国高峰会议也引起高度关注。经济合作将是主要议题，欧洲在此领域是喜闻乐见的。非洲也努力争取于与中国取得合作成功，这在 2018 年的中非峰会上已彰明较著。

欧洲和非洲之间的深化合作也成为 2018 年 12 月的欧盟非洲论坛的焦点议题，与非洲的合作投资和经济项目，正是共同面对挑战的重要基础。

可持续投资与合作与欧洲高度相关，欧盟在该领域正可大显身手，即使英国脱欧的问题似乎是绊脚石。欧洲依然是一个稳定的贸易伙伴，欧洲环境标准、法制制度和劳动力都堪称典范，成为进一步发展的良好基础。我衷心期待欧盟与中国峰会取得重大成果，并盼望继续我们令人振奋的合作关系！

尼古拉斯·博拉可维治 (DI Nikolaus Berlakovich)
为奥中商业协会名誉主席

协会主席致辞

乔治·章格教授 Prof. Dr. Georg Zanger

奥中商业协会主席，律师



2018 年对奥中商业协会 (ACBA) 来说意义非凡。4 月 7 日至 12 日，ACBA 陪同奥地利政府代表团在北京和成都进行了有史以来最高层、最大规模的国事访问。随着奥中关系日益受到更大的关注，协会会员基础也大幅扩展。

2018 年的其中一个最大的成就是，来自政商界知名人士应 ACBA 邀请，组成**智囊顾问团**。在此高层次、优质的顾问团的支持下，我们未来的工作必定如虎添翼，更上一层楼。

目前我们在**中国的网络**涵盖 12 个省份和主要城市，包括北京、上海、重庆、成都、青岛和哈尔滨。我们与在英国面临脱欧危机的中国公司取得联系，并与奥地利联邦投资促进机构 (Austrian Business Agency) 和联邦经济事务部长玛格丽特·施兰伯克博士 (Dr. Margarete Schramböck) 联手游说该等企业在奥地利落户。

我们于 2018 年继续为会员和关注中国的人士组织一系列活动。与《社交杂志 Society Magazin》合办的“英国脱欧”大使早餐会座无虚席，当然，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也是嘉宾满堂。

此外，我们定期支持奥地利和中国企业的活动，以改善双边关系。ACBA 已成为奥中国两国企业家最重要的互动平台。

2014 年 9 月 25 日，ACBA 与**中国国际贸促会 (CCPIT)** 签订独家合作协议，进一步促进两国公司的交往。ACBA 也积极参与了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CIETAC 在欧洲唯一的分支机构维也纳办事处的开幕典礼。

我们将 2019 年的工作重点定为“**非洲-中国-欧洲**”。在本期年报中，您会浏览到内容丰富的文章，围绕该重要议题提出不同的观点角度。今年我们会继续出版相关的报告以及举办有关活动，为您提供更多视角。

我们衷心欢迎您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 www.acba.at/cn，在此您可浏览有关中奥商务来往的信息，并可查阅及报名参加协会的所有活动。最重要的是，您可以通过**电子申请表**格申请成为奥中商业协会的会员。

乔治·章格教授 Prof. Dr. Georg Zanger
协会主席

奥中商业协会 2018 年度活动报告

毛巧玲 Janet Mo

奥中商业协会秘书长，营销顾问



奥中商业协会 (ACBA) 为非政治性、非牟利性组织，由**乔治·章格教授 Prof. Dr. Georg Zanger** 于 2010 年在奥地利维也纳成立，具有以下使命：

- 协调中国代表团在奥地利的来访活动，拉近企业家之间的关系，为其提供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联系人，增进奥地利-中国双边交流合作
- 促进中国与欧洲企业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以诚信为基础，发展双方关系
- 定期举办活动，促进信息及经验交流
- 为会员在奥创办公司提供法律支持及商业咨询

- 为有意在欧洲投资以及有意在中国和欧洲发展贸易关系的中小型企业提供咨询服务
- 为会员分析在奥地利或中国市场的投资前景
- 为奥地利和中国的高校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智囊顾问团

2018 年 10 月，本协会邀请政界、科学界和商界知名人士组成智囊顾问团，协助开展会务。前联邦总理 **Christian Kern** 担任该顾问团主席，克恩顿州长 **Peter Kaiser** 博士担任副主席。

智囊顾问团主席



Mag. Christian Kern

前联邦总理

智囊顾问团副主席



Dr. Peter Kaiser

克恩顿州长

团员（按姓氏字母顺序排名）

Dr. Brigitte Bierlein – 宪法法院院长

Dr. Ivo Greiter – 律师

Hans Harrer – 经济参议院主席

Dr. Günther Horvath – 维也纳国际仲裁中心
总裁

Dr. Robert Jakob – 麦德龙公司董事

Mag. Julian Jäger – 维也纳机场董事长

MMag. Klaus Luger – 林茨市长

Ing. Mag. (FH) Andreas Matthä – 奥地利联邦
铁路 ÖBB 董事长

Dr. Christoph Matznetter – 联邦商会副主席

Ronald Schranz – Brunswick Group 维也纳公
司总经理、合伙人

DDr. Elisabeth Stampfl-Blaha – Austrian
Standards 总裁

Dkfm. Mag. Dr. Paul Tanos – P. Tanos
Consulting

Prof. Dr. 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魏格林教授 – 维也纳大学语言文化学院院长

Dr. Peter Wittmann – 国会议员

Ernst Woller – 维也纳州议会第一主席

董事会

董事会成员全部由企业家及公司领导人以志愿形式组成，他们根据各自不同的中国经历对奥中商业协会各项事务进行战略决策，并和其他会员共同决议协会事务。

2018 年，柯安德 (Mag. Alexander Kleedorfer) 加入董事会，负责协会传讯工作。柯先生为 Brunswick Group 总监，具有多年国

际传讯经验。原负责市场传讯的 Zentron Consulting 总裁毛巧玲 (Janet Mo) 被委任为秘书长。原秘书长、Borealis 公司市场经理艾芳妮 (Mag. Veronika Ettinger) 以及原负责中国关系的张红鸽担任协会副主席。司马朝闻 Peter Buchas 由于个人理由决定离职，董事会十分感谢他在四年任期内对协会作出的贡献。



乔治·章格教授
Prof. Dr. Georg Zanger,
M.B.L.-HSG

主席



艾芳妮
Mag. Veronika Ettinger

副主席



张红鸽
Zhang Hongge

副主席



毛巧玲
Janet Mo, BBA (Hons)

秘书长



穆宝华
Bernhard Müller, BA, MPA

策略发展总监



柯安德
Mag. Alexander Kleedorfer

传讯总监

活动与项目

奥中商业协会每年都为会员以及相关人士举办多元化的活动，并提供相关信息。我们 2018 年的重点为：

讲座、活动

- 一百余嘉宾应邀参加奥中商业协会春节联欢，其中包括李晓骝大使、高行乐参赞、中国银行维也纳分行总经理许建东、联邦商会副主席 Richard Schenz 博士以及协会荣誉主席 Karl Blecha 博士。



乔治·章格教授、高行乐参赞与李晓骝大使



- 记者及作者 Wolfgang Hirn 作关于中国老板的演讲，分析其势力，并提出欧洲的可能对策。



(从左到右) 司马朝闻、前环境部长 Nikolaus Berlakovich、毛巧玲、艾芳妮、Wolfgang Hirn、张红鸽、乔治·章格



Wolfgang Hirn



- 高行乐参赞、奥地利监控银行的 **Gerald Mayer** 以及西联银行的 **Gerhard Scharinger** 介绍了中国目前的市场发展、趋势和机遇。三位顶级专家由各自的专业角度提出解决方案的建议。



高行乐参赞



(从左到右) Gerald Mayer、Gerhard Scharinger、毛巧玲、乔治·章格、高行乐参赞、司马朝闻、艾芳妮



- 艾芳妮受科学经济政策工作协会 (WIWIPOL) 邀请，参加《中国新丝路》主题论坛。



- 毛巧玲主持上奥地利出口中心举办的出口学院其中题为《东亚商业文化与市场：中国焦点》之讲座。



- 欧洲事务专家 **Hannes Swoboda** 博士发表题为《中美贸易战：欧洲位于何处？》的演讲。



- 司马朝闻和穆宝华在维也纳市政厅举行新书推介会，介绍他们联合编辑的《新丝绸之路》。维也纳市长路维希 **Michael Ludwig**、中国驻奥地利大使李晓驷等 200 余名嘉宾出席活动。



(从左到右) 张红鹤、詹伟平、司马朝闻、龚维希、李晓驷、路维希、章格、穆宝华、毛巧玲



- 长城汽车奥地利研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Markus Schermann** 博士分享与中国成功合作的经验。



Dr. Markus Schermann



- 维也纳机场股份公司安排 ACBA 会员参观维也纳机场，探索幕后精彩环节。公司总裁 **Julian Jäger** 亲自介绍该机场作为国际枢纽和通往亚洲门户的重要角色。



- ACBA 与《Society》杂志合办主题为《英国脱欧：中国企业落户于奥地利的机遇》的大使早餐会。前联邦总理 **Christian Kern**、中国大使馆经贸参赞高行乐和奥地利投资促进机构总经理 **René Siegl** 博士参与讨论。



(从左到右) 乔治·章格博士、René Siegl 博士、Christian Kern、高行乐、Gertrud Tauchhamm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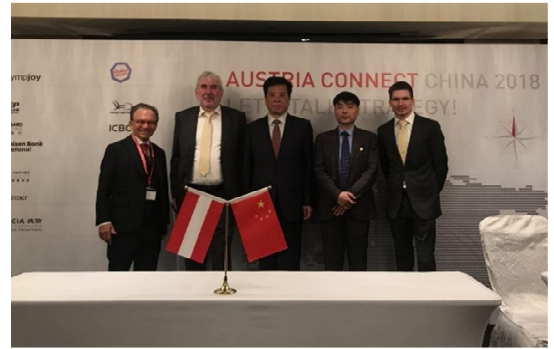


商业论坛、代表团

- 参加由**联邦总统范德贝伦**带领的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



张红鸽、经济部长 Margarete Schramböck、章格博士



- 接待**江西代表团**访问维也纳、斯泰尔（宝马汽车厂）和林茨（会见市长及上奥投资推广机构）。



- 接待**江苏省代表团**



- 乔治·章格博士在山东威海一个国际会议演讲，并被委任为该市经济顾问。



- 山东省威海市代表团访问维也纳，并举办对接活动。



- 参加阿尔卑巴赫欧洲论坛 (European Forum Alpbach)



前联邦总理 Christian Kern、乔治·章格



乔治·章格（右）与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左一）及前联邦总统 Heinz Fischer（左二）

- 在香港参加奥地利香港创新之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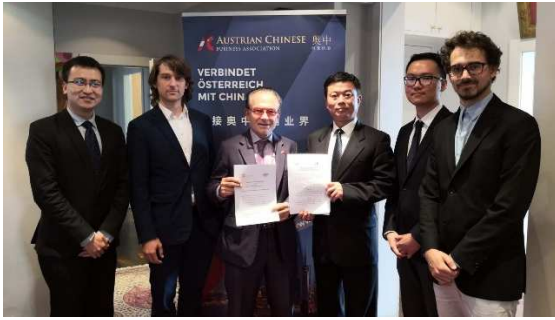


(从左到右) Yvonne Choi、毛巧玲、Harald Mahrer、石林



联邦总理库尔茨、毛巧玲

- 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签署合作协议。



- 政商界知名人士应邀参加智囊顾问团成立庆典。



(从左到右) 艾芳妮、毛巧玲、高行乐、Christian Kern、魏格林教授、Elisabeth Stampfl-Blaha 博士、乔治·章格、张红鸽



改革开放 40 年：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魏格林教授 Prof. Dr. 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维也纳大学汉学教授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出改革开放决定，至今已有 40 余年。与 30 周年形成对比的是，这次并没有热烈的庆祝。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媒体都没有发表关于改革开放的文章。眼看就要结束了，最终还是来了一场正式的庆典和一些评论。这该怎么解释呢？

必须弱化邓小平的影响

这样的状况必然涉及强权政治。改革与开放这两个关键词是与邓小平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习近平却以毛泽东为榜样，因此极力支持弱化邓小平作为毛泽东受害者和成功经济政策建筑师的正面形象。这一点也还与那些不同的政见群体有关，习近平需要他们的支持来保持他在中共的核心地位。在两个主要的政见群体中，支持邓小平的人较少。一方面，所谓的毛派非常批判邓小平政策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者们对邓小平改革中国经济的步伐和谨慎的做法，表示不甚理解。许多新自由主义者支持 1989 年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因此他们也批判邓小平下令使用军队进行暴力镇压。习近平需要这两个群体的支持，因此试图弱化邓小平意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是后毛泽东时代的党内领导人中，第一位没有明确由邓小平提名成为党主席的人。他没有被中共创始一代代表严肃认可的额外合法性，因而更加要与邓小平及其提拔的党内领导人脱离关系。

改革开放模式即将结束

这里面有更深层的原因。越来越清晰的表明，改革开放帮助中国完成了前所未有的崛

起，但现在也到达极限。经济增长放缓，社会矛盾凸显，生态问题亟待解决。中共认为，只有该党才能够引导经济和社会成功发展，借此辩护其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垄断地位。但随着经济形势日渐艰巨，他们觉得自己的统治受到了威胁，政府年复一年花费越来越多用来维稳。中国多年来在各方面都在寻找新的策略，到目前为止，政党和国家就未来几年怎么走还未能达成共识。有哪些模式供讨论呢？

三种模式可供选择

第一种，也是在中国之外最为人所知的模式，称之为**数字化模式**。该模式在中国受到追捧，有关专家预测它极有机会获得成功。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一马当先，并已经开始试验工业 4.0。民众热衷于科技，能热情地接受像移动支付这样的创新技术，而并不担心因此有可能受国家政府监控。此领域专家指出，中国不像美国、加拿大和英国，这些国家的科学家已经完成了开发机器学习算法先决条件的基础研究。但在中国，有许多年轻人具备足够的知识来优化现有的机器学习解决方案，并将其应用于新的领域，或者将其从一个领域转化到另一个领域。这需要很强的模式识别能力，模式识别对于该领域的所有活动都非常重要，并很可能通过学习汉字得以提高。正是因为在过去，中国工程师多次证明他们将所获得（有时是抄袭）的方案进行优化，因而似乎特别适应去掌控数字化的挑战。利用此模式使未来经济增长模式取得突破，其动力尤为巨大。一方面，这是中国不用追赶的领域，而是可以与其他国家同步竞争的。中国最终能在该领域脱颖而出，

成为“创新带头人”的可能性很大。成功的基础在于民众的创新和学习热情以及巨大的全球市场需求，特别是那些工程师人数不足和老龄化的国家，只能接受已立足在市场上的产品。此外，像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的发展已经证明，中国在该领域可以创新和成功。未来，技术转让的方向将会改变。

此外，该模式意味着连续性和较少断裂。这容许在消费、技术和经济增长方面导向的连续性，而这些在过去被证明为行之有效的导向，甚至会加强适用于该模式中。然而，此体系需在传统劳动力市场、工业和服务业结构方面取得根本性的突破。该模式的拥护者指出，中国民众在过去 40 年表现出了巨大的灵活性，并且认为，像过去一样被取消的工作岗位将被新创造的岗位取代。中国仍然没有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这特别对于支持该模式的新自由主义者来说却利大于弊。

与上述模式并行在中国出现的是**循环经济**，该模式连续性较少，很多方面会出现断裂。多年来，中国各级政府都推动了所谓的生态工业园，其中许多是按照循环经济原则建设的，因而入驻企业也要按照标准挑选，要看他们是否可以利用其他产品的废弃物进行生产，而自己的废弃物又可以作为园区内其他企业的原材料。由国家资助的试验区根据近年拟定的改革方向原则建立，在这些试验区（至少理论上）将严格按照可持续性、环保和资源节约进行生产。关于该主题的研究文献仍欠全面，媒体也对此缺乏关注。所有高度关注资源稀缺和环境污染问题的人都可以看到，中国在该领域也可称为未来的实验室。然而，该等生态园在经济上取得多大成功，以及否可不依赖补贴生存，仍是未知之数。该模式的拥护者们指出，与数字化模式相比，循环经济模式还未大规模实现，还必须构思蓝图并付诸实践。中国将以此为未来创建一个新的模式，而不是按照现有的模式规划未来。该模式的内在连续性仅限于处理经济领域试验，并坚持经济增长原则，其他方面几乎都会出现断裂。要对企业的资源使用情况和对环境影响进行严格控制。他们必须遵守

一套各参与方都能理解的限制性规则，不遵守规则的将得到处罚。由于许多人认为一定程度的“西部牛仔思想”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因此该模式的批判者对其经济增长能力表示怀疑。

第三种是**毛主义模式**。西方许多观察家认为该模式已死，在中国也最多只受到极少数怀旧主义者的拥护。事实上它正在欢庆复活。鉴于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和随之而来的不断加剧的社会冲突，该模式的拥护者认为现在正是建立真正社会主义经济的时机。毛泽东时代的早期尝试并没有成功，因为当时的中国太穷。社会必须经历一个资本主义高速发展阶段，以达到现在的社会财富水平，然后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有些措施在过去几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成就了令人惊羡的经济增长，现在应该将其撤销。包括没收所谓小资产阶级的资产，也就是那些数以百万计的养活了自己和数百万雇工的商人和小企业主们，有的发了财，但却生产着价值链低端产品。这些企业只能通过违法、污染环境和剥削劳动力才能制造利润。他们抄袭外国产品并以低廉价格将产品倾销到世界市场，并对于消费者因其产品致病毫无顾忌。因此有必要用这种经济形式进行清洗。中期内大中型私有企业应由国家接管至 51%，以便将企业经营重新融入到国家计划中。此计划在过去有许多不足之处，因为人类大脑还不能应付经济行为的复杂性。现在却可以通过大数据的帮助克服这个问题，并通过做好充足的准备制订出能同时考虑节省能耗和环境保护的完美计划。有意思的是，上面提到的许多小企业最近几个月都关门了。鉴于贸易战期间不断增加的税收负担，这些小企业主们在被没收前自己撤退了。因此这种模式不只存在于某些理论家的头脑中，而是已经以高工资要求和对国内外公司更严格的监管的形式在现实中表现出来。

三合一？

三种模式每种都有自己的优势。第一种侧重于创新，第二种侧重于环保，第三种侧重

于解决社会问题。所有问题都要解决，但是不同的解决方案会正面或负面地影响不同的社会阶层。新自由主义模式最有可能被所谓的中产阶级接受，然而他们又觉得自己的健康受到普遍存在的环境问题的威胁。尽管如此，他们大多数又对转向循环经济持怀疑态度，担心随之而来的监控和官僚阻力。毛派的解决方案让大多数人望而却步，却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尤其是那些在学校里学到如何为“群众”争取权益的年轻人，他们面对那些在过去几年一无所获的人，为自己成长的优越环境感到惭愧。视乎对这三种模式的看法，将其同时实施，等于同时尝试前进和后退。改革开放制度是一个混合体系，西方许多观察家开始都认为其不适用。中国能将这三种看似相互排斥的三种模式合并为一个有效体系吗？

正面的观点是，中国在哲理上比我们更愿意去证实“并行模式”是可能和切实可行的。而反面的观点是，中国社会今天正在分裂成很多利益集团，他们都在相互争夺统治地位。

40年前，当邓小平成功说服中央委员会推行改革开放，在一党专制的同时又不断增加市场经济，该模式能迅速用其优势说服大部分民众。在所有社会阶层都有改革开放的赢家。

今天，精英们的希望在于看到中国登上世界之巅，这暂时防止了精英阶层的瓦解。然而，更大部分民众越来越把自己看作是这场发展的输家，而不再愿意通过放弃自身利益来成就国家的成功。有些人已经看到结局就在眼前，并且认为恐怖的终结好过没有终结的恐怖。急躁情绪在滋长，这将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于民众的不耐烦导致解决方案差强人意。

魏格林教授 (Univ.-Prof. Dr. 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自 2002 年起担任维也纳大学汉学教授，1989 年到 2002 年，担任海德堡大学现代汉学教授。波鸿鲁尔大学博士学位和讲师资格。曾在北京、伯克利、东京、香港以及美国沃尔瑟姆的大学做研究访问。

标准化作为中奥之间的桥梁

伊丽莎白·斯坦普夫尔-布拉哈博士
DDr. Elisabeth Stampfl-Blaha



奥地利标准组织总裁，奥中商业协会智囊顾问团成员

中国作为高科技和创新大本营，早已为人所知。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中国也是标准之国。一句流行的中国说法，强调了标准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

“一流的企业做标准，二流的企业做技术，三流的企业做产品。”

这句话的中心思想，明白无误：只有当企业积极参与标准化并参与建设其市场条件时，才能成为一流公司，从而成为市场领导者。

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将标准化纳入其全球经济扩张战略。特别是在创新和未来主题领域，中国希望通过标准参与制定游戏规则。为实施这个计划，中国修订了标准化法。

标准化在中国是重中之重

自 2017 年 11 月 4 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了新的标准化法。为了在国际市场上生存并承受全球化的要求，中国修改了 1988 年出台的标准化法。

过去，中国政府掌控标准化的方式只是自上而下。这样导致的结果是，来自经济领域的重要信息无法传达到顶层。为了使中国保持在世界市场的前沿，并能更快对创新发展做出反应，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新的《标准化法》为行业协会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开放了标准化。因为让市场参与者参与到标准化进程将加速创新的推广。

中国想要通过法律规定促进国内技术标准化，特别是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领域，继续掌控高科技领域。为了取得成功，中国政府在法律中声明，鼓励组织参与制定国际标准。

同样，为了提高效率和质量保证，法律规定了对现有标准相关性的定期审查和更新。

参与国际标准化

多年来，中国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国际标准化工作。加强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和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的技术委员会 (TC)。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委员会，中国目前位居第三（仅次于德国和英国），在常任理事国中位居第六，紧随法国和日本。今天超过百分之十的国际标准化组织委员会由中国领导。此外中国也发起了很多新的课题，这些课题将由中国领导人主持。

国际标准化在中国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也反映在另一项法律修正案中，即根据中国国情和需求普遍采用国际标准。

全球标准化政策

在 2016 年北京举行的第 39 届国际标准化组织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毫无疑问指明中国政府对国际化的重视：“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标准化在便利经贸往来、支撑产业发展、促进科学进步、

规范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标准已经成为世界通用语言。”

两年后，此立场在 2018 年 11 月 28 日在北京举行的未来标准化战略和标准化政策国际研讨会上得到重申。会议的重点是拟定和制定标准化战略和最新全球标准化政策。

标准化作为中奥之间的桥梁 - 2018 年的里程碑

除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外，中国也在推动扩大双边合作，并在 15 年内签署了 60 项协议，包括与奥地利标准组织的协议。

2018 年，奥地利标准组织与合作组织中国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SAC) 于 2007 年签署的“合作协议”得到修订。该协议旨在通过加强国际标准化领域的双边合作，进一步减少贸易壁垒，促进奥地利与中国的经济交流。这主要通过协调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来实现。

此外，中国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任命奥地利标准组织总裁伊丽莎白·斯坦普夫尔-布拉哈博士为“战略顾问”。斯坦普夫尔-布拉哈博士自 2018 年起，出任奥中商业协会智囊顾问团成员。

新丝绸之路和欧盟驻华标准化专家项目 (SESEC) 是中欧之间的纽带

在政治和经济界希望通过“新丝绸之路” - 一个结合陆、海、空的贸易网 - 扩大中欧经

济关系时，早在 2006 年，在标准化领域，启动了国际合作项目“欧盟驻华标准化专家项目” (SESEC)，以便利相互市场准入和加强中欧贸易。

作为该项目成员，奥地利标准组织积极参与到工作讨论，共同提高中欧标准化的相互了解，扩展中欧标准化机构的合作，促进国际和欧洲标准在中国的应用。2018 年举行了三次这样的工作会议。

2019 深化双边关系

2019 年，同样计划了开展深化标准化领域的国际关系的活动。例如，欧洲标准化体系研讨会将于 2019 年 10 月在上海举行。

伊丽莎白·斯坦普夫尔-布拉哈博士 (DDr. Elisabeth Stampfl-Blaha) 2013 年开始担任奥地利标准组织总裁。她于 1988 年加入该组织，曾担任各种职位。2012 年至 2016 年，斯坦普夫尔-布拉哈博士担任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技术管理副总裁，在此之前，她于 2004 年至 2006 年担任管理委员会成员。1990 年至 2013 年，她是欧洲标准化委员会 CEN 的董事会成员，1990 年至 1999 年，担任技术局成员。她曾在维也纳和洛桑攻读法律和经济学，也曾经是维也大大学宪法和行政法研究所助理。1996 年，伊丽莎白·斯坦普夫尔-布拉哈博士获得奥地利共和国金奖，是专业文刊作者，林茨约翰内斯开普勒大学 (Johannes-Kepler-Universität Linz)、维也纳法学院 (Juridicum Wien) 和克雷姆斯多瑙河大学的 (Donauuniversität Krems) 讲师，以及东欧和中欧项目顾问。

2019 年中国商业情绪晴雨表

葛一凡 *Stefan Kracht*

德信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



中国在 2019 年面临一系列的挑战。贸易战持续、经济疲软导致信心低落，国际公司因而对展开中国业务更加犹豫不决。中国政府打算继续开放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大门，作为应对措施。

作为德语区外企在中国的顾问，我们对这些挑战了如指掌。我们每年访问国际中小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调查结果再次为我们提供了对未来一年极具洞察力的展望。虽然这项调查并不代表全中国，但仍可协助我们更佳评估当地市场领导者的商业情绪。结果显示，已经在中国落户的公司对未来持乐观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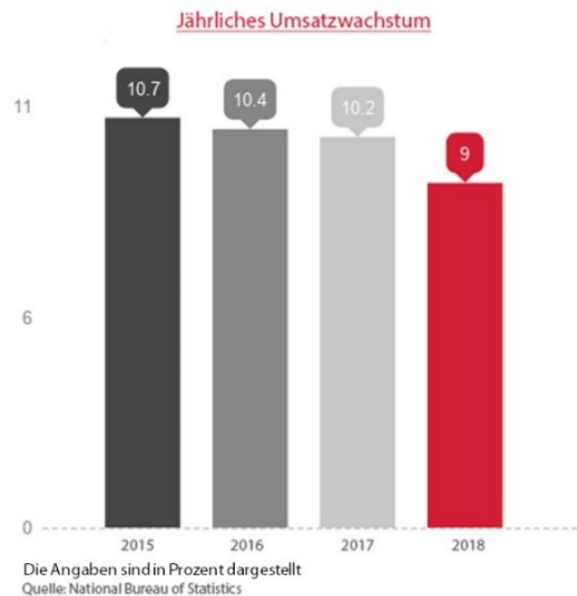
- 45%受访者预期2019年营业额增长10%以上
- ¾受访者预期其公司大中华区员工人数有所增长
- “竞争对手”是最令人忧虑的因素
- 只有 1/3 受访者认为贸易战是他们所担心的三大问题之一

贸易战的影响和经济增长放缓的迹象已在 2018 年逐渐显露。在此背景下，我们希望回顾去年一系列的重要行业亮点：

2018 年行业亮点

零售：超出预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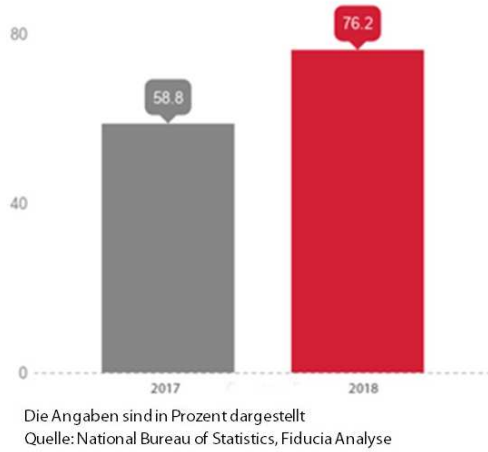
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引发了中国消费支出放缓的担忧，而今年的零售销售数字证实了这种顾虑。



每年销售额增长 (%)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一年一度的网购狂欢节“双十一”已成为中国消费行为的晴雨表，去年再次创新高。尽管增长率放缓，但仍处于两位数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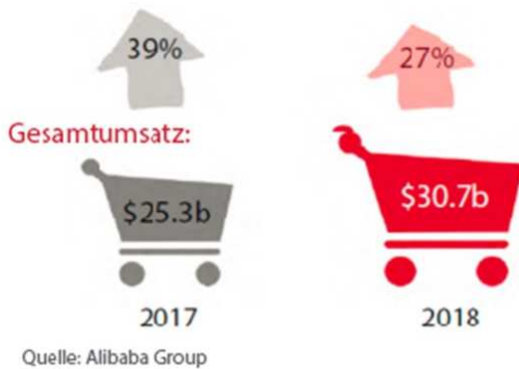
Anteil des Konsums an Chinas GDP Wachstum



阿里巴巴集团“双十一”总销售额与年增长率
数据来源：阿里巴巴集团

更重要的是，中国竭力将其经济转型，侧重扩展消费。而消费今年再次为 GDP 增长做出最大贡献。

Gesamtumsatz der Alibaba Group am "Singles Day"
Wachstum im Jahresvergleich:



消费对中国 GDP 增长的贡献 (%)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德信咨询

汽车行业：谨慎

2018 年，全球最大汽车市场的销售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 2015 年底推出的小排量汽车购置税优惠取消
- 由于经济发展不明朗，消费者对豪华车的消费减少
- 贷款限制
- 二手车市场不断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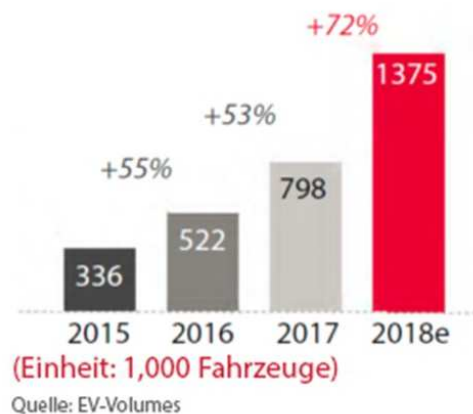
中国 2018 年汽车销量 20 年来首次出现下降。



汽车销量每年增长率 (%)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然而，并非所有汽车类别的增长速度都相同。特别是“新能源汽车”的销售增长强劲。

NEV Verkäufe in China
Wachstum im Jahresvergleich:



新能源汽车销量与增长率 (千辆)
数据来源：EV-Volum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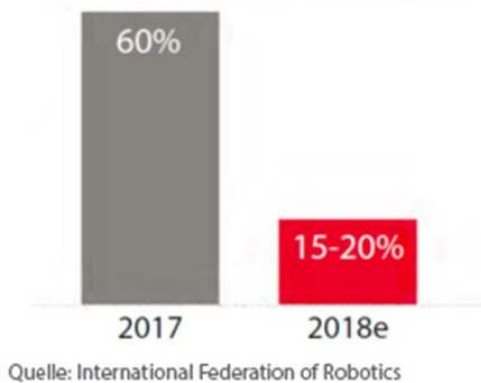
工业机器人：放缓

2017 年，中国智能手机和汽车工厂的自动化加速，因而对工业机器人的需求增加。在 2018 年，该趋势消失。由于贸易战引起的不确定性，许多制造商停止投资。一些公司正在考虑是否应该将生产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地区。

因此，今年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中国的销量大幅放缓。

然而，国外机器人制造商，尤其是欧洲和日本的生产商，仍然主导着市场。2017 年，这些生产商（包括本地生产）占中国机器人销售额的 75%，今年的市场份额没有显著变化。

Verkäufe von Industrie Robotern in China Wachstum im Jahresvergleich:



中国工业机器人销售额每年增长率

数据来源: Intner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

葛一凡 (Stefan Kracht) 是德信管理咨询 Fiducia Management Consultants 的总裁。他协助国际客户在大中华地区实现最佳战略定位和最佳业务流程。

他领导德信四个办事处拥有 120 名专家的团队，并协调所有战略咨询和外包商业服务。

作为德信拥有人，葛一凡特别了解其大部分由拥有人经营的企业客户所关注的议题。德信超过 35 年来一直是家族企业，成为不同背景客户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

葛一凡在中国地区拥有近二十年的贸易和投资经验。他出生于香港，拥有德国国籍，他的职业生涯始于 Otto 集团，最初在汉堡，后来在香港和上海。在伦敦贝恩公司担任管理顾问后，他在上海成立了一家零部件和材料贸易公司。在出售该公司之后，2005 年进入德信并于 2012 年接手管理。

他是香港管理咨询协会 (www.mca.org.hk) 副主席，也是企业发展协会 (www.acg.org) 中国的监事会成员。他拥有伦敦经济学院的管理学学士学位和美国 Kellogg 以及香港科技大学的联合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中国：绝对的“基建巨人”！

格哈德·赛勒 *Mag. rer. soc. oec. Gerhard Sailer*

联邦运输、创新和技术部



近年来经常前往中国的人都会惊叹不止。中国在经济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发展如此令人瞩目，在世界上堪称冠绝一时。

在飞机接近北京机场时，此印象就开始逐渐形成。降落前半小时会不断看到巨型**风力发电场**，覆盖北京西部盆地和内蒙的几乎所有山脉。目前位于北京东北的机场，很快将被南部的一个全新超大型机场取代。新机场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机场，旅客可乘坐**特快列车**，半小时内抵达北京**地铁**枢纽站。而北京的地铁网络为世界第二大，仅次于上海。

从地铁走出地面，您会对无处不在的**电动车辆**感到惊讶，而且许多双轮车。燃油摩托车不仅在城市里被电瓶车取代，甚至在偏僻地区也是一样：在最遥远的村庄也随处可见路边接着电缆的双轮车。中国大多数主要城市的公共汽车（城际和长途公交车除外）已经使用电池，很少无轨电车投入运行，除非已经有长年存在的架空输电线。

中国的道路建设的特点是宏伟大度，如果考虑到道路规模与交通流量的比例，甚至超过大多数“西方”或工业化国家。自 2017 年春天以来我在中国度过了 11 个星期，使用了数千公里的陆路交通，只经历过一次轻微的交通堵塞，那是在高峰时段的南京市郊一个出口。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高速公路显然是“提前”建造的，即使在人口密度低的地区，而且每 5 分钟才会遇到一辆相反方向行驶的车辆，例如在东北与朝鲜和俄罗斯接壤的边境附近。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即使在中国中部甘肃、青海、云南和四川等人口稀少的高山省

份，偏远的小村庄和孤零的修道院，所有道路都铺设沥青。从连接最遥远的房子的电线杆和几乎无处不在的**自供电路灯**可以看出，中国的农村几乎 100% 通电。在较小的村庄和城市里，这种附有太阳能电池板的路灯到处可见，在中国肯定有好几百万个...

当然，在有中央能源供应而且阳光受建筑物阻挡的城市中情况并非如此。

相对于工业化国家而言，中国的**个人出行机动化**虽然仍较低，然而增长率迅猛，政府甚至加以提倡。在公共场所、火车站、汽车站或机场，新汽车广告铺天盖地，无所不在，往往在车站或机场大厅中心展示着同一款闪闪发亮的型号，或者正是有奖游戏的奖品。在中国所有大城市里，有数百个壮观的步行区和购物街，珠宝店相邻水晶商店（包括众多施华洛世奇商店），欧美时装鞋履专卖店夹着无数豪华餐厅，而所有店都人满为患。在市中心的停车场和地下车库中，停满中高价位的汽车，特别是大众汽车、奥迪、宝马和奔驰，因为德国品质在中国声誉卓越，即使中国的“复制品”型号也越来越接近原装西方品牌.....

同样道理，成千上万的**超级铁路列车**也并不是碰巧地与德国 ICE 和日本新干线外观相似，但在传动和乘客领域得到优化，从专业旅客观点来看，无论是客运效率、信息、服务、清洁度，还是行李架面积，都超越世界上任何其他车型。这些车辆运行速度高达 380 公里/小时（北京-上海），行程速度（包括停车速度）高达 317 公里/小时。在不久的将来，最快的列车的速度甚至会高达 400 公里/小时。在德国，最新系列的 ICE 列

车仅可达到 250 公里/小时，长途平均时速为 200 km /h。当然，中国列车可以达到如高速，主要由于它们行驶在专门修建的新轨道网络上，很少需要减速转入现有网络。只有早晚时分，众多高速列车行驶于市中心和高达 30（！）公里之外的高铁车站之间的现有路轨，只是当该城市是列车的起点或终点站，而非日间的一个中途站。

在欧洲或日本，高速铁路线通常在城市郊区融入现有路轨，向市中心火车总站慢驶。而中国城市四通八达的**地铁网络**和高速公路公交车令偏远的高速火车站也不乏吸引力。

然而，超绝项目层出不穷：中国是除日本和韩国之外唯一拥有商用**磁悬浮铁路**的国家，首条线路行驶于上海机场和市中心之间，目前长沙和北京也各增建一条，直至 2020 年会另外增加五条路线。这些磁悬浮列车皆为市中心与机场的接驳服务。由于与轮轨高速铁路网络不兼容，不会在长途路线上运行。

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销售其车辆和铁路技术，取得成功，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在俄罗斯，一中俄财团正在修建莫斯科-喀山线路，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万隆线路；在泰国正在修建一条途经老挝到中国的线路，作为未来连接昆明/云南-新加坡南北线路的一部分，总行驶时间只需 10 小时。

中国每年在本国建造的高速铁路网，超过世界所有其他国家高铁里程的总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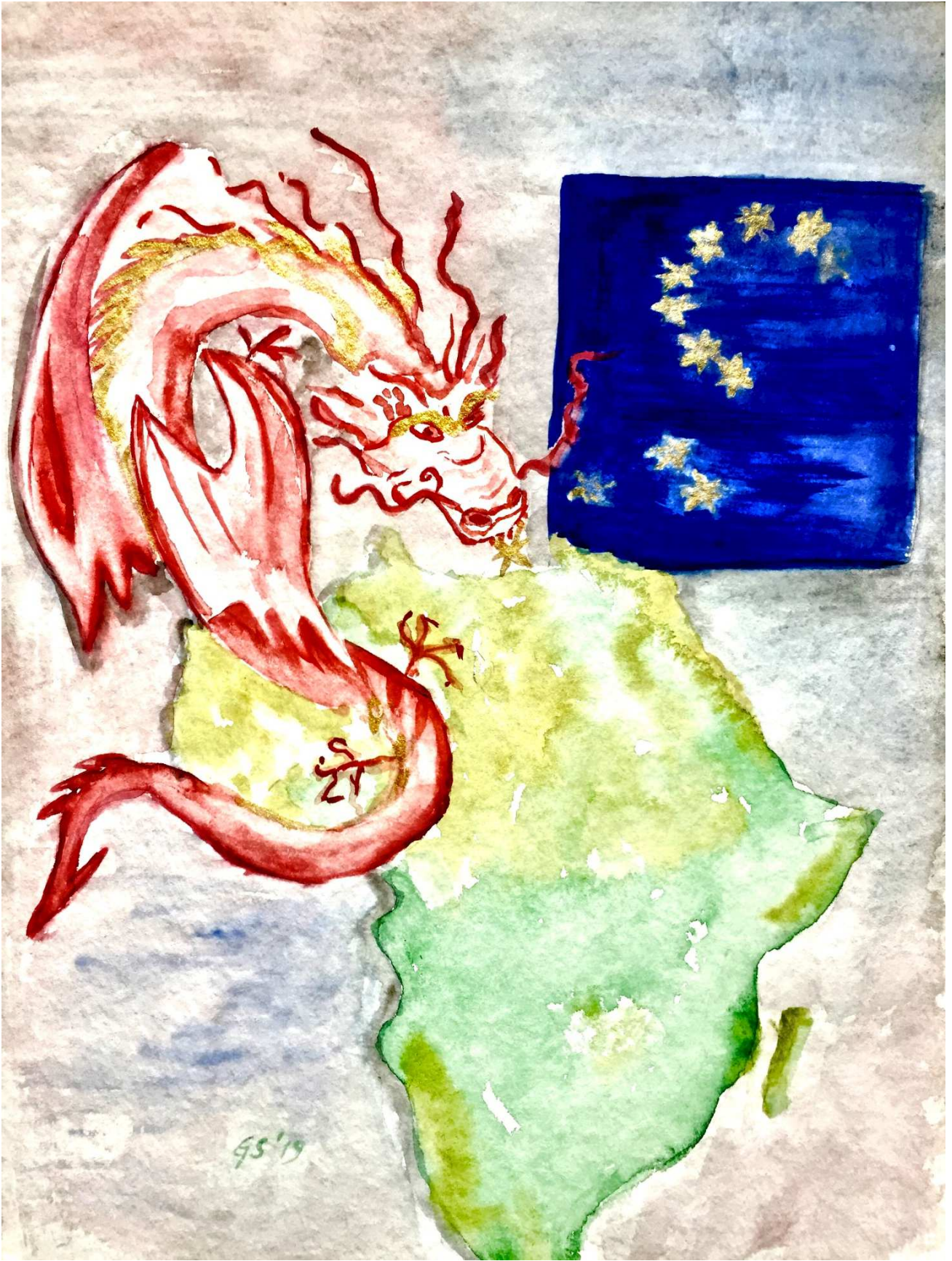
中国湖南省拥有世界上最高的桥梁，最长的桥梁连接澳门与香港，而大连亚瑟港和山东省之间长达 100 公里的海底隧道，数年后将成为世界最长，该隧道在北京东部开启新的南北轴，应可缓解现有南北轴瓶颈。

我们只能说，该技术官僚专制的政府制度，几乎完全没有意识形态，与所有“共产主义”门面宣传相悖，正是世界历史上最成

功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也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支持，这是我在全国各地与许多人交谈时的感受。

格哈德·赛勒 (Ministerialrat Mag. Gerhard Sailer) 在联邦运输、创新和技术部担任铁路和公共交通专家顾问长达 27 年，并担任该部门的部长秘书，为 4 位交通部长的私人顾问。





古德伦·萨格德 Gudrun Sageder: 水彩混合媒体/布, 30 x 40 cm

非洲-中国-欧洲：奥中商业协会 2019 年工作重点

艾芳妮 Mag. Veronika Ettinger

奥中商业协会副主席



“欧洲需要非洲，非洲需要欧洲”——
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 (Jean-Claude Juncker) 一语道破¹。

而且，“非洲不是一片欧洲与中国人和美国人争夺的空地。非洲属于非洲人，大家不能认为这是一个随意进入的自助游乐场，”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马哈马特强调²。

非洲充满希望：世界上没有其他地区拥有更多资源、人口增长如此迅速、如此年轻。这也同时是一种威胁。因为没有其他经济区的发展如此落后于其潜能。这意味着：贫穷问题依然严重、新增工作不足，从而移民压力增大。然而，一些正在该大陆上发生的转变³，证明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非洲也可以出人意表。

奥中商业协会将今年的工作主题设为非洲-中国-欧洲。

我们想以另一个视角看非洲，超越泛滥于当地媒体的贫困和难民苦况，以及

- 突出非洲多元化的发展，
- 了解非洲，中国和欧洲的不同利益，
- 反思中国在非洲的参与，

- 强调在欧洲与非洲关系所需的新观点以及
- 探索非洲-中国-欧洲之间合作的可能性

然而，我们了解我们所谈的非洲吗？

非洲面积为 3,020 万平方公里，占地球陆地总面积的 22%。目前人口约为 13 亿（中国 14 亿），到 2050 年联合国估计为 25 亿（占世界人口 26%，18 岁以下占 50%⁴）到 2100 年增加到 44 亿人（占世界人口的 39%）。

因此，按增长和人口计算，非洲是世界第二大洲，仅次于亚洲。非洲并非一个“封闭区域”。非洲拥有 55 个国家、众多不同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将其一概而论，是公众辩论中的问题之一⁵。

由于殖民历史，欧洲和非洲的命运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着不平衡的联系，而中国在近期才开始加强在非洲的参与，而且基本上没有历史负担。

2000 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2006 年，中非发展基金建立⁶。

¹ Die Presse, 19.12.2018, Julia Raabe, https://diepresse.com/home/ausland/eu/5548582/EU-AfrikaForum_Afrika-gehoert-den-Afrikanern

² 同上

³ Die Presse, 15.12.2018, Karl Gaulhofer, <https://diepresse.com/home/ausland/aussenpolitik/5546812/Was-aus-Afrika-noch-werden-kann>

⁴ Christian Putsch, 13.08.2014, <https://www.welt.de/politik/ausland/article131157709/2050-muss-Afrika-zwei-Milliarden-ernaehren.html>

⁵ Dr. Klaus Friesenbichler, Tiroler Tageszeitung, 14.12.2018

⁶ 包青天 Ossiri Richard GNAORE, 见本年报第 49 页

中国迅速成为非洲的关键参与者，其主要因素除了慷慨的财务支援外，中国与非洲政府的关系是非指令性的，与倾向于附带条件的西方有所不同。

近几十年来，中国成功令本国数亿人摆脱贫困⁷。然而，中国在与其他国家进行对话时，似乎不会指手画脚，向所有人解释应该做些什么。在谈到其经历时，中国往往不会表现出自满傲慢，而是显示谦虚和尊重。正是这种态度以及没有指指点点、高高在上的姿态，特别受到与中国合作的非洲政府赞赏⁸。

中国正在 53 个非洲国家实施投资项目，其重点是建设**基础设施网络**，明显在实现长期战略。

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预期占高比例的青少年需要生活前景，非洲正在进行一场与时间的飞速赛跑，并且以中国已经历的速度迅速城市化。

泛非梦想的其中一个元素是，更有效地在整个非洲大陆移动人员和货物，以应对人口的大规模增长。为了整合非洲国家经济，有效的运输系统至关重要。

西方在过去 50 年的后殖民时期在非洲没有建造过一条铁路，而中国已经开始大规模扩大交通网络⁹。除了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外，中国还在推动中国私营企业进入非洲，尤其试图在巨大的非洲增长市场上捷足先登，获得重要市场份额。

在谈论到中国到非洲投资时，经常备受质询的话题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所发放贷款会导致非洲国家**过度负债**。“北半球，尤其是欧洲和北美，对非洲国家过度负债感到担忧。忧虑的部分原因在于，该有可能发生的债务危机的贷方为中国。中国作为贷款人仍然属于新手，在处理支付违约和债务清偿方面仍然缺乏经验。¹⁰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从中国到东南亚、欧洲和非洲建立新的经济走廊，**军事合作**的重要性显著提高，以维护中国经济利益。例如，2017 年，中国军队在非洲之角的吉布提开启其首个外国海军基地¹¹，2018 年中国政府召开首届中非防务安全论坛，其公布的目标是“全面深化中非战略伙伴关系，因为非洲和中国在安全和国防问题上需要加强合作。¹²” 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的数据，自 2008 年以来，中国的武器出口约有 21% 卖往非洲。¹³

然而，非洲本身对中国日渐加的参与有何意见？

在探究中国在非洲的活动时，基本上有两个阵营。一派人以怀疑的眼光看中国的项目，并将其归类为新殖民主义，而另一派人则认为中国人是非洲大陆未来的最佳选择，也是发展中的良好盟友。

欧洲打算在非中欧关系中起什么作用？

去年在维也纳举行的**欧盟 - 非洲论坛**上，欧盟委员会承诺向中型企业提供 7,500 万欧元的贷款援助，为农业项目提供 4,500 万欧

⁷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自经济改革开始以来，中国有 8 亿人摆脱了贫困，相当于在此期间全球成功减贫的 70% 以上。4.08.2018, 08:55, <https://www.srf.ch/sendungen/international/best-of-international-chinas-kampf-gegen-die-armut>

⁸ Anzette Were, developmental economist based in Nairobi, 21.03.2019, <https://supchina.com/podcast/china-the-u-s-and-kenya/>

⁹ Eric Olander, host of the China in Africa Podcast from the China Africa Project, 21.03.2019, 同上

¹⁰ Anzette Were, 21.03.2019, 同上

¹¹ <https://www.zeit.de/wirtschaft/2018-09/china-afrika-gipfel-wirtschaft-militaer-investitionen-staerkung-seidenstrasse>

¹²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 Felix Lee, 27.06.2018, <https://www.luzernerzeitung.ch/international/china-erhoht-militarpraesenz-ld.1032389>

¹³ <https://www.zeit.de/wirtschaft/2018-09/china-afrika-gipfel-wirtschaft-militaer-investitionen-staerkung-seidenstrasse>

元的资金，欧洲投资银行有意提供约 5 亿欧元的投资贷款。此外，到 2030 年，世界银行还将增加 220 亿欧元用于非洲数字化¹⁴。

相比之下，几乎同时在 2018 年 9 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上，习近平承诺在未来三年内提供 600 亿美元，与 2016-18 期间已提供的金额相同。

问题是，欧洲是否能够一方面放弃着眼于短期利润，另一方面脱离实施小型人道主义行动和防御难民，因而打开与非洲交往的新篇章？基于长期明智发展计划的新态度，欧洲是否可以发展出新想法？¹⁵

我们希望在本书中就此主题发表广泛的意见，特别感谢来自非洲、中国和欧洲作者的供稿。

我们希望您在探索不同的观点角度的同时，得到启发和灵感！

艾芳妮 Mag. Veronika Ettinger 为奥中商业协会副主席，任职于北欧化工 (Borealis AG) 维也纳公司肥料部市场总监。她曾在维也纳、杭州和吉林的吉林大学修读汉学，并在广州和成都的 Wienerberger/Pipelife 公司担任多年管理职位。在北欧化工，她曾在瑞典和奥地利任职市场营销、创新、供应链和营运管理等多个岗位。



» 项目对接
» 移民
» 留学

www.nadjagmbh.org
office@nadjagmbh.at

¹⁴ Die Presse, 19.12.2018, Julia Raabe, https://diepresse.com/home/ausland/eu/5548582/EU-AfrikaForum_Afrika-gehoert-den-Afrikanern

¹⁵ Mag. Robert Fitzthum, 本年报 57 页

中非关系：历史演变、策略转变与动机争议

史提芬·阿达文博士 *Dr. Stephen Adaawen*

研究院及国际顾问，德国波恩



引言

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强大”的崛起以及该国在非洲的参与，一直引起国际关注和密切监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能见度日渐彰显，加上中国尤其在非洲的所谓“掠夺性”参与引起担忧，令中国重新成为注目焦点（Large, 2008 年）。从本质上讲，中国将非洲为重要盟友，共同冲击超级大国霸权并争取在世界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Swaine, 1995 年; Taylor, 2006 年）。基于国家主权和不干涉的立场（Aidoo 和 Hess, 2015），中国在 2006 年出台的《中国的非洲政策》中强调真诚友好、政治平等、互信以及互利合作和文化交流（中国政府, 2006 年）。根据这一政策立场，中非关系实现了持续增长。该等增长可能表现在多年来的外交互动层次、贸易量和受中国影响的社会经济转型（Alden, 2005 年）。

自 2009 年以来，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和非洲之间的商品交易数量和流量年增长一直维持在 17.3% 至 17.7% 之间，2018 年上半年已达到 1,000 亿元¹⁶。在同一时期内，尼日利亚、安哥拉和苏丹等非洲国家对中国的石油出口量也显著增加超过 30%¹⁸。除了外国直接投资 (FDI) 的持续增长，主要是由于中国企业的涌入，中国政府还发放贷款并资助基础设施项目，2013 年全球约有四分之一的中国工程合同遍布非洲（Chen 和 Nord, 2017 年）。

虽然该等发展趋势似乎可引致欣欣向荣的经济关系，但中国参与和资本流入的不断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非洲与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等等传统捐助者及经济伙伴的关系。事实上，能够理性地鉴证所观察的变化，确实可能为中非关系重新受到重视（尤其西方国家的兴趣）提供合理的解释。尽管如此，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对各国的影响各不相同，显而易见。最近关于中国在非洲投资的乘数效应的研究广泛认可投资改善人均收入和相对经济增长（Fues 等, 2006 年; Donou-Adonsou 和 Lim, 2018）。然而，其他学者对此则比较斟酌，认为贸易的正面影响往往反映在出口自然资源的国家，而大多数非洲本地企业往往不敌中国企业的竞争而遭到淘汰（Busse 等, 2014 年）。

在各种保留意见中，缺乏对中国在非洲的参与和公开行动之本质的批判性见解，早就引发在茂密的丛林中追寻“龙”的比喻（Yu, 1968 年）。这些担忧似乎令人联想，中国在不熟悉的领域中经营，显然别有用心，并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合作和履行支持非洲国家的道德义务。更重要的是，2006 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及其对非洲加速发展的关注，进一步促进了部分非洲领导人和利益攸关方的乐观情绪。尽管如此，还必须强调的是，由于中国共产主义在非洲可能产生令人不安的长期影响，因此在与中国接触时需采取克制和务实态度，以致一些非洲观点更加持怀疑甚至对立态度（Hevi, 1967 年）。相比之下，其他支持中国的非洲学者尝试提出正面

¹⁶ <https://gbtimes.com/chinas-trade-with-africa-surges-to-100bn-in-first-half-of-year>, 2019 年 3 月 2 日浏览

¹⁷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8-07/25/c_137348097.htm, 2019 年 3 月 2 日浏览

¹⁸

<https://www.scmp.com/business/commodities/article/2085229/china-importing-record-amounts-oil-africa>, 2019 年 3 月 2 日浏览

观点，坚持认为中国将非洲视为平等伙伴，反映其对非洲大陆的和平与良好意图；通过有效互补的政治合作，非洲和中国会更加受益（Bodomo, 2009 年）。不论有关中国在非洲的做法和意图之立场如何不同，普遍存在的证据和严峻的批评是，中国是一个流氓捐赠者，不遵守《援助实效问题巴黎宣言》的原则，即使该国为签署者之一¹⁹。大多数西方评论家认为，中国最近才开始针对拥有自然资源的非洲国家，向其提供援助，却欠缺良好管理，对普通公民的福祉产生不利影响（Brautigam, 2009 年; Strauss, 2009 年）。

虽然这些担忧和怨愤的批评可被理解为对中国崛起为全球力量的默认，但西方学术界普遍存在的看法是，中非关系的发展趋势反映了中国在非洲大陆精心谋划而具威胁性野心。无论情况如何，该等观点完全不能显示“.....中非关系中最重要因素：过去 50 年来关系的发展是建立在‘平等对待、尊重主权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Anshan, 2007 年，第 70 页）。正如 Large 进一步阐述（2008 年，第 46 页），中非关系当前问题的背景往往“在对目前状况的全神贯注中理所当然地被忽视”。在此会涉及到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多年来，中非关系到底经历了多少演变。因此，下文将概述中非关系和中国在非洲参与战略的改变，以及其崛起可能非洲其他竞争利益者惶惶不安的心态。

中非关系演变

殖民时代前的交往

中非关系基本上自古以来就不断演进变化。中国与非洲之间到底何时建立联系，历史记载各说其词。现有经验证据表明，双方交往持续多个世纪（Snow, 1988 年; Strauss, 2009 年）。尽管如此，中国最早与非洲接触可能追溯到汉朝，当时汉武帝派遣使节前往西方，与友好的部落结盟，对抗当时强大无情的北方匈奴。据说该旅程涉及许多遥远的

地方，包括 Likan（据称是埃及的亚历山大）（Jinyuan, 1982 年）。

根据后来历史学家和考古证据的确凿凭据，相信中国在 2,000 多年前就曾与非洲接触。这些想法获得进一步支持：于公元前 51 - 30 年间统治埃及的女王克利奥帕特拉，所穿着的丝绸可能来自中国或经印度和亚洲的中间商进口，通过从西安（当时中国的首都）经亚洲延伸到地中海的丝绸之路。同样地，象牙和犀牛角等非洲商品也通过这些交往用而进入中国（同上）。中非交往在明朝（1368 年至 1644 年）持续不断。然而，清朝（1644 年至 1911 年）采取闭关政策之后，中非互动显著减少。

殖民与后殖民时代的中非关系

随着殖民主义兴起以及随后 19 世纪鸦片战争爆发，英国和法国人招募中国劳工到南非、毛里求斯和马达加斯加的矿山及种植园工作，中非恢复接触（Richardson, 1977 年）。据悉，在此期间，另外数名华人也被德国殖民者招募前往当时的坦噶尼喀建造中央铁路。

1949 年毛泽东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1955 年亚非万隆会议举行，之后中非关系重新启动，但中国对非的外交政策不断变化（Aidoo 和 Hess, 2015; Yi 和 Quanyi, 2018）。这段时期中非关系的认知围绕着团结和毛泽东的文化革命。因此，当时中国所显示的外交姿态基于帮助解放第三世界国家的道义，从而使他们的“非洲兄弟”摆脱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束缚（Anshan, 2006 年）。尽管埃及于 1956 年成为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一个非洲国家，中国却对其他非洲国家或政党不屑一顾，这些国家要求建立外交关系但被认为支持亲苏的“修正主义”（Anshan, 2007 年）。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出口革命”政策焦点受到了广泛的抵制，因为非

¹⁹<https://www.oecd.org/dac/effectiveness/countriesterritoriesandorganisationsadheringtotheparisdeclarationandaaa.htm>, accessed 2019 年 3 月 3 日浏览。

洲国家认为此举微妙地破坏了他们的独立和主权。在修订其外交政策时，中国提出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Van Eekelen, 1967年）以及周恩来总理1964年访问加纳期间提出的《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Zhonghua 和 Zhonggong, 1990年）的指导下，向非洲延长无条件援助。实际上，在1956年至1977年期间，中国共向36个非洲国家提供了24.76亿美元的援助（Anshan, 2006年）。中国援助带来的相应的基础设施项目和转变浪潮，有助中国在大多数非洲人心中建立了正面形象。因此，直至1978年，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急剧增加到43个。许多非洲国家也支持中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并投票支持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代表权（Martinez, 2015年）。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后果在20世纪80年代浮现，国内经济进入改革时期。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在面临经济困难的同时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对本国经济转型和技术进步来说并非好兆头。随之导致贸易和医疗队供应相对下降（Anshan, 2006年）。1982年中国届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表明政策取向的转变，首先强调国内经济发展，成为对非政策转移的重要因素。大会还强调和平独立的外交政策是实现共同经济利益的途径（Omoruyi, 2018）。为此，十二大根据“独立、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不干涉别人内政”的原则，概述了与其他国家交往的新规则（Anshan, 2007年，第72页）。

但正如2006年《中国的非洲政策》所强调，指导与非洲交往的当代政策重点是不干涉、共同发展和更加坚定的决心，以帮助非洲通过技术转让提高自身的能力。这被认为比免费经济援助更有用。然而，作为交往和从中国获得任何形式支持的基础和条件，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是不可谈判的（Alden, 2005年）。这无疑也意味着大多数非洲国家不得不与台湾断绝任何形式的外交关系。总

的来说，中国在非洲日渐增加的参与无疑已经引发一些转变，但也引起了严厉的批评。无可否认，中国在非洲的参与有助于基础设施的发展，以及在安哥拉、津巴布韦、乌干达和赞比亚等许多国家的能源和电信领域的转型（Corkin 和 Burke, 2006年）。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和相应经济增长率也有显著增加。

尽管如此，中国在非洲大陆许多地区的经济活动也普遍激起不满情绪。许多评论家将中国公民、企业及其活动的涌入视为侵入性和新形式的殖民主义，推动国家资助的孔子学院被解释为中国故意利用软实力促进普通话和中国文化（特别是在非洲），展示其统治世界的野心（Paradise, 2009年）。然而，Bodomo（2009年）不同意并坚持认为这些批评实际上是没有根据的。他认为，孔子学院提供平台，通过教育促进和平。对他来说，学院有助于加强与非洲的关系，并为教育和发展提供机会。

许多其他非洲人也对中国经济活动对非洲经济增长潜力的负面影响²⁰以及中国企业对当地企业的不利竞争的不利影响表示不满（Van Mead, 2018年）。除了摧毁当地企业的不公平竞争外，大多数中国企业倾向于自带设备，仅依靠中国劳动力而忽视当地工人（Corkin 和 Burke, 2006年）。虽然有理由认为中国工人或技术员比较熟悉操作复杂机器，并且比当地或非洲同行有更好的职业道德，但这种情况往往是许多国家骚动和反华情绪的原因。无论中国的行为活动如何具贬低性或破坏性，大多数非洲权力精英和政府都因为财政诱惑或来自北京的压力而无视人民的困境，因而受到强烈反对²¹。这形成了整个非洲大陆许多社区不断增长的公开反华情绪的基础。²²

正如Cropley和Michael（2012）所述，这种公众不满情绪正是2011年赞比亚中国煤矿发生暴力劳工对抗的原因，一名工人在对

²⁰ <https://ideas4development.org/en/china-africa-relationship/>, 05.03.2019 浏览

²¹ <https://www.nytimes.com/2018/10/15/world/africa/kenya-china-racism.html>, 06.03.2019 浏览

²² https://www.the-star.co.ke/news/2018/09/08/kenya-and-china-why-we-may-not-have-a-friend-in-china_c1814751, 06.03.2019 浏览

薪酬存在分歧后，将一名中国监管人员杀害。加纳政府下令将中国非法采矿者驱逐出境，而2011年在南非发生的纵火袭击事件中，有4名中国人被活活烧死。此外，据悉马拉维的紧张局势也很严重，原因是中国商人通过销售廉价劣质进口产品将市场扭曲，当地小企业因而无法与之竞争。

除了质疑中国主要想利用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之外，许多西方大国还指责中国支持专制政权和腐败，以满足自己的狭隘野心，以保障资源供应（Strauss，2009年）。从加纳和许多其他国家可以看出，公众对中国非法开采黄金的活动表示强烈反对²³。民众谴责持枪中国非法采矿者在许多采矿社区引起暴力行为，同时，其非法露天采矿活动对环境造成了广泛影响，引致数千英亩森林遭到破坏，水体污染（Jamasmie，2017年）。为了回应公众的强烈抗议，加纳政府不顾于北京的紧张关系，对该国的非法小规模采矿进行了大规模镇压（Fick，2017年）。

结论

从上述情况来看，中国显然不仅已经成为一股新兴的全球力量，而且中非关系将继续受到不同竞争利益的密切关注。中国对非洲大陆的影响固然可能带来的相对利益，然而，非洲国家需要重新审视此关系以及其对非洲大陆的长期影响。寻求战略经济伙伴关系，不应陷入一种微妙的殖民主义和新形式剥削关系，这将对非洲普罗大众的生存产生不利影响。无论在各种中非合作论坛上不断表现“善”意、不干涉和互利互动的表面精神，还必须指出，并非所有闪闪发光的都是黄金。在此引用一句伊布谚语直言不讳：“一只飞离地面并落在蚁丘上的鸟，其实仍然在地面上。”更重要的是，当一棵树的根开始腐烂时，死亡会有效传播到树枝上。因此，非洲国家及其权力精英须反躬自省，谨慎行事。

史提芬·阿达文博士 (Dr. Stephen Adaawen) 为驻德国波恩的研究员和国际顾问。他在联合国和GIZ等许多国际组织积极参与国际研究和咨询，拥有超过10年经验，专门针对非洲提供关于发展的关键问题的可持续解决方案和干预措施。他多年的工作涉及移民与发展、移民治理、气候/环境变化和人类流动、欧盟-非洲关系、国际发展、农业和农村发展等问题。
adaawen@hotmail.com

参考书目

- Aidoo, R. & Hess, S. (2015). Non-Interference 2.0: China's Evolving Foreign Policy towards a Changing Africa.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44(1), 107-139.
- Alden, C. (2005). China in Africa. *Survival*, 47(3), 147-164.
- Anshan, L. (2007). China and Africa: Policy and Challenges. *China Security*, 3(3), 69-93.
- Anshan, L. (2006).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Policy towards Africa. Center on China's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Working Paper No. 20.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Brautigam, D. (2009). *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 Bodomo, A. (2009). Africa-China Relations: Symmetry, Soft Power and South Africa. *China Review*, 9(2), 169-178.
- Busse, M., Erdogan, C. & Mühlen, H. (2014). China's Impact on Africa - The Role of Trade, FDI and Aid. Institute Developm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olicy Working Paper Vol. 206. Ruhr Universität Bochum, German.
- Chen, W. & Nord, R. (2017). *A Rebalancing Act for China and Africa: The Effects of China's Rebalancing on Sub-Saharan Africa's Trade and Growth*.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frica Department, Washington.
- Corkin, L. & Burke, C. (2006). China's Interest and Activity in Africa's Construction and Infrastructure Sectors. A research undertaking evaluating China's involvement in Africa's construction and infrastructure sector prepared for DFID China. 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 Stellenbosch University, South Africa.
- Cropley, E. & Michael, M. (2012). Insight: In Africa's Warm Heart, a Cold welcome for Chinese.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africa-china-pushback/insight-in-africas-warm-heart-a-cold-welcome-for-chinese-idUSBRE88H0CR20120918>, accessed 02.03.2019.
- Donou-Adonsou, F. & Lim, S. (2018). On the Importance of Chinese Investment in Africa. *Review of Development Finance*, 8, 63-73.
- Fick, M. (2017). Ghana Crackdown on Illegal Gold Mining inflames tensions with Beijing. <https://www.ft.com/content/cb032036-2a63-11e7-bc4b-5528796fe35c>, accessed 02.03.2019.

²³ <https://www.asiabyafrica.com/point-a-to-a/galamsey-ghana-illegal-mining-china>, accessed 05.03.2019

- Fues, T., Grimm, S. & Laufer, D. (2006). China's Africa Policy: 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 for Europea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DIE Briefing Paper 4/2006. Germ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Bonn, Germany.
- Government of China (2006). *China's African Policy*. http://www.gov.cn/misc/2006-01/12/content_156490.htm, accessed 28.02.2019.
- Hevi, J.E. (1967). *The Dragon's Embrace: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nd Africa*. Pall Mall Press: London.
- Jamasmie, C. (2017). Illegal Chinese Gold Miners blamed for Pollution, Violence in Ghana. <http://www.mining.com/illegal-chinese-gold-miners-blamed-pollution-violence-ghana/>, accessed 02.03.2019.
- Jinyuan, G. (1984). China and Africa: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 over Many Centuries. *African Affairs*, 83(331), 241-250.
- Large, D. (2008). Beyond 'Dragon in the Bush': The Study of China-Africa Relations. *African Affairs*, 104/426, 45-61.
- Martinez, R. (2015). *Chinese Soft Power, Afric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UNLV Theses, Dissertations, Professional Papers, and Capstones. 2490.
- Omoruyi, E.M.M. (2018). China's Rapi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the Active Changes of its African Policy. *Journal of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Economic Research*, 2(2),7-34.
- Paradise, J. F. (2009).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Harmony: The Role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bolstering Beijing's Soft Power. *Asian Survey*, 49(4), 647-669.
- Richardson, P. (1982). *Chinese Mine Labour in the Transvaal*. Macmillan: London.
- Snow, P. (1988). *The Star Raft: China's encounter with Africa*.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ondon.
- Strauss, J.C. (2009). The Past in the Present: Historical and Rhetorical Lineages in China's Relations with Africa. *The China Quarterly*, 199, 777-795.
- Swaine, M.D. (1995). *China: Domestic Change and Foreign Policy*. RAND: Santa Monica.
- Taylor, I. (2006). *China and Africa: Engagement and Compromise*. Routledge.
- Van Eekelen W.F. (1967).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In: *Indi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Border Dispute with China*. Springer: Dordrecht.
- Van Mead, N. (2018). China in Africa: Win-Win Development, or a New Colonialism? <https://www.theguardian.com/cities/2018/jul/31/china-in-africa-win-win-development-or-a-new-colonialism>, accessed 02.03.2019.
- Yi, H. & Quanyi, Z. (2018). Understand China's Foreign Aid to Africa from a Historical and Chinese Ethical Perspectives Since 1955. <http://www.geopolitika.hu/en/2018/02/08/understand-chinas-foreign-aid-to-africa-from-a-historical-and-chinese-ethical-perspectives-since-1955/>, accessed 02.03.2019.
- Yu, T. (1968). Dragon in the Bush: Peking's Presence in Africa. *Asian Survey*, 8(12), 1018-1026.
- Zhonghua, R.G.W & Zhonggong, Z.W.Y. (Eds.) (1990).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Eight Principles for Economic Aid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to Other Countries, January 15, 1964. In: Selected Diplomatic papers of Zhou Enlai. , 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1990), 388. <https://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21560.pdf>, accessed 02.03.2019.

非洲“一带一路”：检视中国在非洲的转型议程



米莲·伯尔赫 Million Berhe

Specht & Partner Rechtsanwalt GmbH 律师事务所

非洲部负责人、国际仲裁

引言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一直腾飞的中国经济陷入稳步下滑²⁴。中国意识到必须改变方向，贯彻经济转型计划，以新型经济模式、政策和措施取代高度依赖工业投资、能源密集型制造业和出口的经济体。中国进入“新常态”，趋向提高服务型产业和国内消费²⁵。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式启动“一带一路”倡议，以实现其雄心勃勃的经济增长计划。

“一带一路”为大型基础设施及贸易项目，预计将跨越数大洲多个国家。中国领导层大展鸿业远图，致力于建立连接中国与亚洲、中东、非洲、中东欧、西欧和俄罗斯市场的贸易网络。尽管中国极力加以否认，该项目反映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发展战略，试图将中国定位为全球化的中心，同时将此雄心壮志宣称为共同发展²⁶。从一开始，该项目的可行性和持续性便引起质疑。然而，2017年10月24日中共十九大通过决议，将“一带一路”写入党章，将所有疑虑消散²⁷。其信息非常明确：中国励志竭精，促使一带一路达到成功。

由于邻近欧洲和中东，东非被视为一带一路的重要物流中心，也是中国在非洲的焦

点。多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项目已在进行中。根据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和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所提出的目标，一带一路迎合了非洲大陆的需求和最紧迫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包括城市化、基础设施，通过建立高速铁路、公路和技术互联等新型贸易路线，从而促进非洲内部贸易和连通性。

项目

“一带一路”包括通过基础设施项目建立新（和复兴的古老）的贸易路线：建设管道、铁路和港口。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带）为陆上基础设施项目，预计将通过开发使用铁路和公路线路将中国大陆途经中亚与欧洲连接起来。该项目的第二部分是海上丝绸之路，将中国沿海地区连接到地中海沿岸，穿过东南亚、东非，并经过苏伊士运河。沿线会涉及到港口的开发，以及铁路网络、经济特区和工业区的内部发展，以确保能源供应以及通往市场和贸易路线。

“一带一路”不仅仅是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项目，还声称可以建立伙伴合作关系，以交流技术知识和资源使用、推广旅游业、促进海关协议、推动保护环境的共同努力，以及在非洲促进增加非洲内部贸易。“一带

²⁴ A. Osman, “China’s Maritime Silk Road and the Future of African Arbitration”, *Transnational Dispute Management*, vol 14, issue 3, October 2018.

²⁵ 同上

²⁶ C. van Staden, “One Belt One Road and East Africa: Beyond Chinese influence”,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China Brief* Volume 17, issue 14, 10 November 2017.

²⁷ Xinhua, “Belt and Road incorporated into CPC Constitution”: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7-10/24/c_136702025.htm)

一路”的合作伙伴国家将达到经济增长（尤其是边缘化地区）、创造就业机会、外国直接投资增加、商业交流以及整体包容性和全球供应链参与度的增加。

此外，随着中国公司通过“一带一路”为重大项目提供融资，从而迈入全球市场，中国展示了倡议中的安全因素：2017年8月，中国首个海外军事基地在吉布提亮相。虽然快速兴起的中国私营保安公司可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保护，但中国军方已加入西方协调一致的举措，共同打击尤其是在萨赫勒地区的恐怖主义，以及亚丁湾的海盗活动。中国决心保护与“一带一路”相关的经济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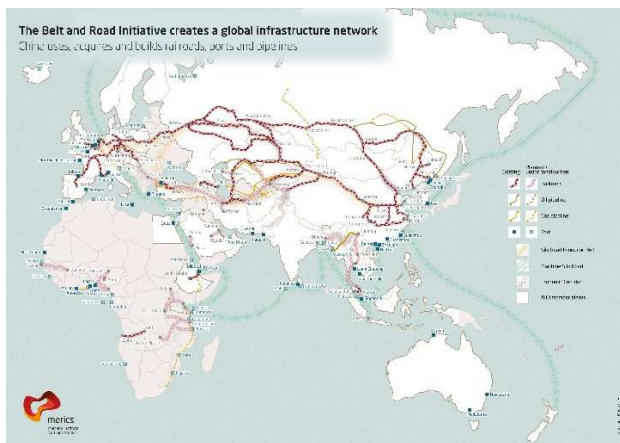


图 1：一带一路的全球基础设施网络。资料来源：墨卡托中国研究所（Merics 2018 年 5 月）

预算

整个项目估计耗资超过 3 万亿美元。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政府在 2014 年设立了精心构思的创新融资机制，为该项目提供资金。丝路基金包括来自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 400 亿美元汇集资源²⁸。通过由 57 个成员国（包括德国、英国、法国和俄

罗斯等）组成的跨国融资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中国已拨出 1,000 亿美元基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预计将从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东道国政府、私营部门和世界银行等区域开发银行获得额外资金²⁹。虽然埃及和埃塞俄比亚是亚投行的成员，但截至 2017 年 6 月，所有与非洲大陆有关的“一带一路”项目都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资金。

“一带一路”在非洲

早在一带一路倡议之前，中国已在非洲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而整体发展以及中非之间的工业化伙伴关系也早已存在。中国认为“一带一路”基于“经济外交”概念，运用软实力方针政策促进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同时确保国内稳定和政权连续性³⁰。对于中国而言，“经济外交”是指利用经济手段实现外交政策目标，同时利用外交来追求经济利益³¹。

中国似乎热衷于通过非对抗性和“双赢”局面进行经济扩张。该手法符合良性霸权概念，是深深植根于古代儒家仁义礼等思想³²。李少君³³（音译）表示：“对中国而言，如果对外关系没有秩序，其经济建设就会受到影响。为了确保有序和平的环境，中国需要以和平方式作为解决领土争端的首选途径。注重发展目标而不是霸权决定了中国防御性和内向的军事政策。中国军队建设的目的是为其发展服务。”

从表面上看，“一带一路”似乎是一个最合适的项目，对多个非洲国家和中国都是互利的，特别是与欧洲和美国等传统合作伙伴所发起的经常破坏稳定、侵入性和强有力

²⁸ C.R. Guluzian, “Making Inroads: China’s New Silk Road Initiative” Cato Journal, Vol 37, No 1 (winter 2017)

²⁹ 同上

³⁰ 同上

³¹ Jiang Y, “Great Power Style in China’s Economic Diplomacy: Filling the Shoes of a Benign Hegemon?” In Economic Diplomac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edited by

P.A.G van Bergeijk, M. Okano-Heijmans and J. Melissen, pp 63-81 (2011)

³² 同上

³³ L. Shaojun, “China’s dual-identity Dilemma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In: The World in 2020 According to China: Chinese Foreign Policy Elites Discuss Emerging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51-68 (2014).

的项目相比。该项目是否会真正对非洲的发展议程起正面效应，还有待观察。

东非海岸线邻近欧洲和中东地区，受到中国特别关注，也是非洲“一带一路”的主要焦点。位于吉布提、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和埃及的中国基础设施项目，预计将通过非洲内部铁路和公路网络连接到安哥拉和尼日利亚，沿着海岸从达喀尔到利伯维尔和拉各斯规划多个港口³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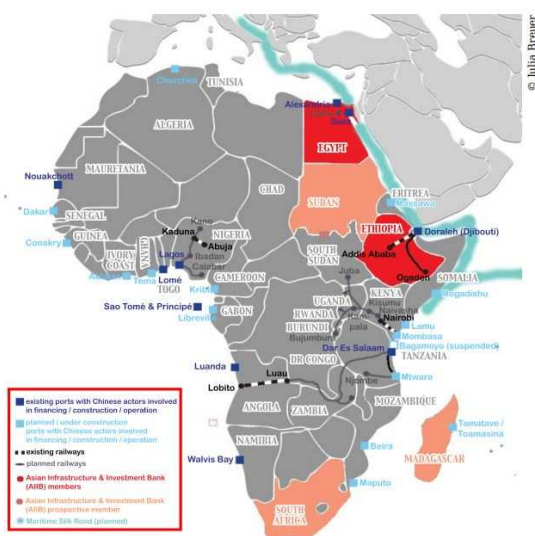


图 2：非洲“一带一路”，资料来源：J. Breuer（2017 年 7 月）

“一带一路”：推动非洲的区域议程 — 2063 年议程和 AfCFTA

截至 2009 年，中国已为非洲 500 多个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2010 年至 2012 年，北京批准了总额为 113 亿美元的优惠贷款融资。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将进一步加强整个大陆已经根深蒂固的基础设施发展系统。其中部分现有项目被重新包装为“一带一路”项目。

“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与非洲联盟（非盟）《2063 年议程》中的部分旗舰项目若合符节。《2063 年议程》是“非洲未来 50 年社会经济转型的战略框架³⁵。它基于过往和现有的非洲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倡议，并旨在将其加速实施。”这些旗舰项目/倡议为非盟首脑会议批准的高度优先项目，其尽快实施有望“迅速取得成功，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并增强非洲公民对拥有和推进《2063 年议程》的信心和承诺。”³⁶ 因此，中国成为履行《2063 年议程》中部分旗舰项目/倡议的最佳伙伴，例如：综合高速铁路网络、单一航空运输网络，以及大陆自由贸易区。“一带一路”进一步促进新成立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 (AfCFTA) 之主要目标，即通过新铁路路线连接东非与西非以及非洲南北，因而启动促进非洲内部贸易。AfCFTA 是世界贸易组织 (WTO) 之后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迄今为止包括 54 个非洲国家中的 52 个，区域市场人口超过 12 亿，预计 GDP 为 3.3 万亿美元³⁷。

根据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 (UNECA) 报告³⁸，“一带一路”可将进出口贸易差价降低 10%，因而对东非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可导致 0.4% 至 1.2% 的 GDP 增长率。

该机构进一步预测，根据区域议程推进区内贸易，也会加强非洲内部贸易和出口，各国的出口总额将增加约 1.92 亿美元，虽然这并非“一带一路”的主要目标³⁹。预计非洲内部的贸易和运输将促进非洲大陆统一标准和惯例，并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从而形成一个统一而非分散的非洲市场，中国和欧洲公司也会从中受益⁴⁰。

与非洲大陆相关的“一带一路”项目之南部是海上丝绸之路。“海上”这个名称可

³⁴ N. Van Mead, “China Africa: win-win development, or a new colonialism?”, The Guardian, 31 July 2018 (<https://bit.ly/20tZuc2>)

³⁵ Agenda 2063 of the African Union (<https://au.int/agenda2063/about>)

³⁶ 同上

³⁷ R. Mukwaya, A. Mold, “Modelling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China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n East Africa”, Conference paper, September 2018.

³⁸ 同上

³⁹ 同上

⁴⁰ OBOR Europe: “Africa, a continent linked to the New Silk Road”, 3 August 2018 (<https://www.oboreurope.com/en/africa-new-silk-roads/>)

能会产生误导，因为策划中的项目旨在通过铁路将东非岸边的几个港口与非洲腹地连接起来。中国将直接连接蒙巴萨（肯尼亚）港口，巴加莫约（坦桑尼亚）港口，多拉莱港口（吉布提）和亚历山大港（埃及）。

在2018年9月举行的上一届《中非合作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了非洲发展的“八大行动”，价值600亿美元。其中包括和平安全行动，启动50个“一带一路”安全援助项目，扩展到法律治安、联合国维和部队以及打击恐怖主义和海盗活动⁴¹。新项目不断涌现，现有项目被更名为“一带一路”。以下是非洲大陆的标志性基础设施项目⁴²：

非洲“一带一路”项目

埃及：亚历山大港 - 多功能码头，由香港的和记港口集团运营。

吉布提：建造多拉雷港，建立自由经济区。由招商局国际 (CMHI) 和吉布提港口和自由区管理局 (DPFZA) 提供资金。

埃塞俄比亚：从亚的斯亚贝巴到多拉雷港口的铁路，长750公里。从欧加登（埃塞俄比亚）到吉布提的管道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出资，由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CREC) 和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CCECC) 建造。价值40亿美元。

肯尼亚：蒙巴萨港和内罗毕之间的标准轨距铁路，长470公里。该路线将与埃塞俄比亚吉布提铁路连接，并延伸至南苏丹。肯尼亚铁路将进一步扩展到乌干达、卢旺达和布隆迪，作为东非铁路总体规划的一部分。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出资。

拉穆港口项目已经建成了三个泊位，整合了南苏丹-埃塞俄比亚运输走廊。中国交通建设公司 (CCCC) 已投资4.8亿美元。

坦桑尼亚：复兴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之间现有的 TaZaRa 铁路。

通过已进入运营的1,340公里长洛比托-卢阿乌（刚果）铁路将达累斯萨拉姆港与安哥拉的洛比托港相连。

巴加莫约港项目及其经济特区由招商局控股国际和阿曼国家储备基金共同出资，金额为100亿美元。2016年，马古列菲总统政府暂停了该项目，但目前中国和坦桑尼亚正在就恢复建设进行谈判。

赞比亚：连接奇帕塔（赞比亚）和塞雷涅（莫桑比克）的铁路，途经400公里长的马拉维海岸。由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建造。

尼日利亚：拉各斯港口项目，由中国招商局控股国际出资。

拉各斯-伊巴丹铁路。

多哥：洛美港口项目，由中国招商局控股国际出资。

莫桑比克：马普托港口项目，是南非斯威士兰铁路项目的一部分，将马普托与南非的采矿区连接起来。价值10亿美元。

结论

随着“一带一路”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其真正影响以及在全球的意义将变得更加清晰。目前，“一带一路”启发了一系列回响项目和联盟：例如2015年的日本“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2017年日本印度主导的“亚洲非洲增长走廊”、俄罗斯的“大欧亚大陆”经济一体化，预计将包括独立国家联合体、上海合作组织以及可能包含东盟国家的成员国⁴³。就其影响非洲大陆而言，“一带一路”和上述项目无疑将在旧超级大国（欧盟、俄罗斯和美国）以及新兴大国（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土耳其、海湾国家和巴西）之间形成抗衡竞争。由于各方都试图在非洲扩展其政治经济发展影响，协调标准惯例和建立强有力的伙伴关系可为非洲国家和所有利益攸关方带来持久的成功和

⁴¹ A. Mizner, "China Invest USD 60 billion in Africa", African Law & Business, 01 October 2018, (<https://bit.ly/2XEYEH4>)

⁴² A. Osman, "China's Maritime Silk Road and the future of African Arbitration", in TDM One Belt One Road Special issue, Vol 14, issue 3, October 2017.

J. Breur, "Two Belts, One Road? The role of Africa in China's Belt & Road initiative", Blickwechsel, Asienhaus, (2017)

⁴³ T. S. Eder, "Mapp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is is where we stand", 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07 June 2018.

回报。“一带一路”为成员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中小企业提供巨大机会，发展基础设施、商业、贸易和投资以及增长。该等机会不仅可依赖中国公司得到实现。非洲各国政府应共同努力，为中小企业创造机会，为青年创造就业机会。中国方面应该允许非洲青年、非洲中小企业和非洲利益攸关方参与并创造就业机会。中国必须改变至今的惯例，在非洲不再仅仅雇用中国公司和中国劳动力。这种做法引起了失业和处于劣势的非洲青年对中国公司和国民的不满、抵制，甚至暴力行为。总体而言，该项目并非无可置疑。从一开始，全世界反应纷纭杂沓。对于包括非洲在内的边缘化和欠发达地区的许多政府来说，该项目提供了正面的机会，例如无与伦比的贸易渠道、加速经济发展的潜力、创造就业机会、技术进步和全球连通性。然而，对于另外一些区域来说，潜在的负面影响大于积极因素。特别是许多西方国家和发达国家将“一带一路”视为中国全球地缘政治议程以及不断增强霸权野心的特洛伊木马。

目前真正紧迫的担忧是，“一带一路”可能导致一些国家出现债务危机⁴⁴。2017年

12月，斯里兰卡将其汉班托塔全新港口的运营控制权移交给中国，作为债务清偿协议的一部分⁴⁵。据说肯尼亚和吉布提都在努力维持偿还对中国的贷款。2018年12月，来自内罗毕的消息称蒙巴萨港已成为中国融资的抵押品，人们越来越担心中国会控制港口，尽管内罗毕政府否认有理由担心⁴⁶。塞拉利昂取消由中国贷款资助的Mamamah国际机场建设工程，担心会产生无法偿还的大量债务⁴⁷。有鉴于此，非洲各国政府在实现其发展议程的过程中必须谨慎行事，避免再次陷入债务陷阱。

米莲·伯尔赫 (Million Berhe) 为来自厄立特里亚的律师。她负责国际仲裁和争端解决，并且是维也纳 Specht & Partner Rechtsanwalt GmbH 律师事务所的非洲业务主管。她在非洲-欧关系方面拥有十多年的经验。她在为欧洲公司进入非洲市场以及在非洲开展业务、投资和贸易提供建议和指导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Million.berhe@specht-partner.com

⁴⁴ R. Mukwaya, A. Mold, "Modelling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China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n East Africa", UNECA Conference paper, September 2018, (<https://bit.ly/2HoOT19>)
⁴⁵ M. Abi-Habib, „How China got Sri Lanka to Cough Up a Port“, New York times, 25 June, 2018(<https://nyti.ms/2lCtC7U>)

⁴⁶ E. Okoth, „Kenya: Port is safe from SGR Loan, China now Says“, AllAfrica, 28 December 2018 (<https://bit.ly/2C7OqwK>)

⁴⁷ K. Cham, „Sierra Leone scraps controversial Chinese airport deal“, Daily Nation, 10 October 2018, (<https://bit.ly/2QF100Z>)

中国在非洲债务中的角色

丽娜·格塔丘·阿叶纽 Lina Getachew Ayenew

北京 Education for Ethiopia 执行总监、作家与社会企业家



1. 非洲的债务和主权

目前，债务问题成为中非关系中的受关注焦点。非洲从中国获得大量贷款，许多观察家担心非洲国家政府无力偿还。中国价值数万亿美元的“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基础设施网络连接亚洲、欧洲和非洲，却可能使各国陷入债务困境，因而引起不满。全球发展中心最近分析了 68 个被确定为“一带一路”借款国家的债务问题，发现其中有 8 个国家特别容易陷入困境。吉布提是中国首个也是唯一一个海外军事基地，正属于该等国家。该中心指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吉布提的公共外债在短短几年内就从 GDP 的 50% 暴涨到 85%，大部分债务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⁴⁸。如果非洲国家对中国过于心存感激，是否能够保护自身主权便引起质疑。美国前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警告说，如果非洲国家无力偿还债务，即可能要对中国放弃其主权。当今主权问题尤其重要。据称，斯里兰卡由于无力偿还其欠中国国有企业 80 多亿美元的债务，因而将具战略性的港口汉班托塔移交中国，为期 99 年⁴⁹。

⁴⁸ John Hurley, Scott Morris and Gailyn Portelance,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Examining the Debt Implication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om a Policy Perspective,” <https://www/sites/default/files/examining-debt-implications-belt-and-road-initiative-policy-perspective.pdf>, March 2018

⁴⁹ Kai Schultz, New York times, “Sri Lanka, Struggling With Debt, Hands a Major Port to China,” <https://www.nytimes.com/2017/12/12/world/asia/sri-lanka-china-port.html>, December 12, 2017

⁵⁰ Joan Tilouine and Ghalia Kadiri, Le Monde, “L’Union africaine espionnée par Pékin,”

当法国《世界报》(Le Monde) 声称位于埃塞俄比亚的斯亚贝巴的非洲联盟总部的数据被秘密转移到中国时，主权问题再次引起注目⁵⁰。中国被指控监视非洲联盟。非盟总部于 2012 年竣工，由中国政府建设和资助，项目耗资约 2 亿美元。许多人认为，由于该建筑由中国捐赠，非洲国家无法保护其自治甚至主权。中国否认了这些指责，驻非盟大使旷伟霖大使斥责该报道“荒谬”、“非常难以理解”⁵¹。尽管债务问题、昂贵的捐赠和主权问题经常被相提并论，但非洲领导人似乎对该问题漠然置之，多数对中国提供的资金喜闻乐见。塞内加尔总统马基·萨勒评论说：“我们与中国的一切合作完全在掌握之中，包括在金融和债务方面……我们的良心不应受到干扰，即使我们与中关系性质受到批评。”⁵²

2. 中国贷款缺乏透明度

令许多西方机构感到不安的是中国在向非洲提供贷款时缺乏透明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司司长阿贝·塞拉西表示，他认为在这方面中国债务并不比私人资本融资和欧

https://www.lemonde.fr/afrique/article/2018/01/26/a-addis-abeba-le-siege-de-l-union-africaine-espionnee-par-les-chinois_5247521_3212.html, January 26, 2018

⁵¹ BBC, “China dismisses ‘absurd’ African Union HQ spying claim,”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frica-42861276>, January 29, 2018

⁵² Aljazeera, “At China-Africa summit, officials dismiss debt criticism,”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8/09/china-summit-african-leaders-dismiss-debt-criticism-180904145150751.html>, September 5, 2018

洲债券更为显著⁵³。然而，塞拉西说：“真正重要的是透明度、框架以及资金的用途，非常重要，它可产生能力、建立执行以便能够偿还该笔债务。”⁵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然是非洲的巨大债权人。

《华盛顿邮报》报道称，非洲国家在向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偿还的债务比在医疗保健和教育方面花费更多⁵⁵。这些国际机构以及美国都热衷于让中国加入巴黎俱乐部⁵⁶。巴黎俱乐部是一个由官方债权人组成的非正式集团，旨在为面临支付困难的债务人寻求解决方案。它还要求成员及其债务人遵守透明度标准。中国已拒绝该项邀请。毕竟，这将导致其他巴黎俱乐部成员干预其与包括非洲国家在内借款国的双边债务谈判。总的来说，缺乏透明度确实是一个巨大的问题⁵⁷。非洲国家的腐败问题一直严重，因而，贷款未必用于预期目的。《经济学人》引用了一项对 39 个非洲国家的研究，该研究发现，从 1970 年到 2010 年，每借入一美元，在五年内就会有 63 美分离开非洲大陆⁵⁸。此外，《经济学人》称，非洲最乐意贷款的国家也同时挥霍无度⁵⁹。例如，加纳的债务持续增加，即使从 2012 年到 2016 年平均年度预算赤字达 10%⁶⁰。2017 年，新政府发现 16 亿美元的支出根本没有计算在内。

⁵³ Yinka Adegoke, Quartz, “Africa’s growing public debt problem may be worse than we thought,” <https://qz.com/africa/1252904/imf-warns-on-african-debt-crisis-looming-as-ghana-kenyaand-south-sudan-load-up-on-loans/>, April 16, 2018

⁵⁴ 同上

⁵⁵ Karen Attiah, Washington Post, “The tragedy of Secretary Tillerson’s last trip to Africa,”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global-opinions/wp/2018/03/14/the-tragedy-of-secretarytillersons-last-trip-to-africa/?utm_term=.0f8ae8d730ef, March 14, 2018

⁵⁶ Saleha Mohsin, Bloomberg, “Trump Balks Over Billions in Secret Chinese Loans to Poor Nations,”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8-05-21/trump-targets-chinese-loans-topoor-nations-amid-trade-tensions>, May 21, 2018

⁵⁷ 同上

3. 中国的贷款大有裨益

尽管非洲存在财务管理问题，研究人员发现中国贷款为非洲带来许多好处。约翰斯·霍普金斯高等国际研究学院 (Johns Hopkins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中国非洲研究计划主任及世界著名中非关系权威黛博拉·布劳提甘姆 (Deborah Brautigam) 描绘出一幅西方媒体很少展示的画面。她的团队发现，中国在 2000 年到 2015 年之间贷款至少 955 亿美元，而该等贷款却大有裨益⁶¹。她指出非洲急需电力供应（近 6 亿非洲人缺乏这种基本设施），40% 中国贷款资助发电输电⁶²。另有 30% 分配于建设运输基础设施⁶³。

布劳提甘姆承认，一些由中国贷款资助的项目几乎没有用处，另外一些存在质量问题。然而，她认为，“……总的来说，电力和交通是可促进经济增长的投资。我们发现中国贷款的利率通常相对较低，而且还款期较长。”⁶⁴ 尽管缺乏透明度是一个问题，但非洲国家仍需借助贷款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中国在担当着一个没有人愿意接受的角色。据报道，中国驻尼日利亚拉各斯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赵林祥宣称：“非洲人民应该了解中国贷款对发展经济的重要性……除

⁵⁸ The Economist, “Increasing debt in many African countries is a cause for worry,” <https://www.economist.com/middle-east-and-africa/2018/03/08/increasing-debt-in-many-african-countries-is-a-cause-for-worry>, March 8, 2018

⁵⁹ 同上

⁶⁰ 同上

⁶¹ Deborah Brautigam, Washington Post, “U.S. politicians get China in Africa all wrong,”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theworldpost/wp/2018/04/12/china-africa/?utm_term=.a8658ff13218, April 12, 2018

⁶² 同上

⁶³ 同上

⁶⁴ 同上

了中国政府，哪个国家政府会在没有重要条件的情况下向非洲国家提供贷款？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没有资金，你怎么能发展国家？”⁶⁵事实上，中国政府坚决否认中国令非洲负债累累的指责。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曾嵘致函《金融时报》：“中国并未对非洲国家造成沉重的债务负担。从2000年到2016年，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了1,140亿美元的贷款，仅占非洲外债的1.8%……中国的贷款大多是优惠贷款，期限较长，利率较低。其主要目的是促进非洲大陆的经济起飞……而不是追求短期的巨额利润。”⁶⁶

虽然中国似乎长计远虑，但也渐渐开始做出市场驱动的决策。埃塞俄比亚在过去十年中一直是中国十大非洲借款人之一，最近中国投资出现下滑。2006年至2015年间，该国向中国借入130亿美元用于建设主要基础设施⁶⁷。不幸的是，沉重的债务已令部分中国投资者退避三舍。一位埃塞俄比亚外交官告诉英国《金融时报》，“中国人说他们

已达到极限……并公开告诉我们‘我们在这里放账过多’。”⁶⁸埃塞俄比亚的政府债务现在占其国内生产总值59%，而2014年为46.8%。⁶⁹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埃塞俄比亚同时面临着巨大的外汇危机，因为许多市场领域不对外国企业开放，出口远远落后于进口。中国在埃塞俄比亚投资的明显放缓必然以成为过度借贷国家的警钟。

摘录自《中非关系初探者指南：五个关键年份的主要议题》

丽娜·格塔丘·阿叶纽 (Lina Getachew Ayenew)
Education for Ethiopia 执行总监、作家与社会企业家，常驻北京。她经营 Education for Ethiopia，旨在为埃塞俄比亚学生提供数字教育。她编写了世界上第一本以埃塞俄比亚官方语言阿姆哈拉语教授普通话的书籍。2018年，《中非关系初探者指南》出版。
www.linaayenew.com

⁶⁵ Senator Iroegbu and Alex Enumah, This Day, AllAfrica.com, “Africa: China to U.S.- Your Claims on Our Loans to Africa are Ridiculous,” <https://allafrica.com/stories/201803100029.html>, March 10, 2018

⁶⁶ Zeng Rong, Financial Times, “Win-win all round for Africa and China,” <https://www.ft.com/content/f50a29de-d065-11e8-a9f2-7574db66bcd5>, October 17, 2018

⁶⁷ John Aglionby and Emily Feng, Financial Times, “China scales back investment in Ethiopia,” <https://www.ft.com/content/06b69c2e-63e9-11e8-90c2-9563a0613e56>, June 3, 2018

⁶⁸ 同上

⁶⁹ 同上

中国在非洲扩展人工智能

丽娜·格塔丘·阿叶纽 *Lina Getachew Ayenew*

北京 Education for Ethiopia 执行总监、作家与社会企业家



目前技术发展的热点非人工智能 (AI) 莫属，也就是令机器具备像人一样的思考能力。AI 的应用之一是面部识别。该技术已被许多智能设备商业化应用，可用于确定人的年龄、性别以及许多其他属性。因此，面部识别被应用于保安领域。例如，苹果在其 iPhone 和 iPad 中安装了 Face ID，以使用户验证其身份。用户不仅可通过扫脸解锁其设备，更可购物付款。⁷⁰

中国正将该技术出口到非洲。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首次将其 AI 技术引进非洲大陆，第一站是津巴布韦。专注于面部识别的中国企业云从科技与津巴布韦政府签署一项大规模面部识别项目协议⁷¹。据《环球时报》报道，该项目旨在帮助建立智能金融服务网络，并在运输领域引入智能安全应用⁷²。

正如传音控股一样，云从科技也须将其产品本地化以适应非洲大陆的独特需求。例如，该公司已调整现有技术，以识别较深肤色⁷³。云从科技首席执行官姚志强解释道，

现有技术需要进行升级，由于“亚洲人和黑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不仅仅限于肤色还有脸部骨骼和特征……”⁷⁴

由于 AI 在识别非白种男性时仍然强差人意，云从科技务必调整其技术以更有效识别非洲人。例如，当照片显示白种男性时，该技术准确率达到 99%⁷⁵。然而，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在识别肤色较深的女性时，该技术的误差率达 35%⁷⁶。这表明该技术未经过考验，未能识别不同的面部。如果不进行调整，AI 技术就不可能在同质化低的地区使用。

云从技术正在扩展其在非洲的数据收集，这意味着该公司的设备可以学习识别越来越多的人脸。这无疑有助于中国成为人工智能的领导者。中国拥有 14 亿人口，技术发展迅速，互联网用户对网络隐私不甚关心，因而中国拥有大量数据，可为其人工智能技术提供养料。因此，该国计划到 2030 年成为人工智能的世界领导者，并建立一个价值 1,500 亿美元的国内产业，理所当然⁷⁷。由于能够

⁷⁰ Apple, “About Face ID advanced technology,” <https://support.apple.com/>

⁷¹ Shan Jie, Global Times, “China exports facial ID technology to Zimbabwe,”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1097747.shtml>, April 12, 2018

⁷² 同上

⁷³ Lynsey Chutel, Quartz, “China is exporting facial recognition software to Africa, expanding its vast database,” <https://qz.com/africa/1287675/china-is-exporting-facial-recognition-to-africa-ensuring-ai-dominance-through-diversity/>, March 25, 2018

⁷⁴ 同上

⁷⁵ Steve Lohr, The New York Times, “Facial Recognition Is Accurate, if You’re a White Guy,” <https://www.nytimes.com/2018/02/09/technology/facial-recognition-race-artificial-intelligence.html>, February 9, 2018

⁷⁶ 同上

⁷⁷ Paul Mozur, The New York Times, “Beijing Wants A.I. to Be Made in China by 2030,” <https://www.nytimes.com/2017/07/20/business/china-artificial-intelligence.html>, July 20, 2017

在非洲获取面部数据，像云从科技这样的中国公司将比西方同行更具优势，从而确实为中国实现其 AI 目标如虎添翼。

但该技术会对非洲人造成威胁吗？分析人士提出警告，部分缺乏民主制度的非洲国家获得面部识别能力，可能会导致这些政权针对自己的人民。一些津巴布韦人对该国政府与云从科技达成的协议感到不满。一名在北京的津巴布韦留学生对《外交政策》表示：

“津巴布韦政府将利用这种技术来试图控制人民的自由。⁷⁸”

丽娜·格塔丘·阿叶纽 (Lina Getachew Ayenew)
Education for Ethiopia 执行总监、作家与社会企业家，常驻北京。她经营 Education for Ethiopia，旨在为埃塞俄比亚学生提供数字教育。她编写了世界上第一本以埃塞俄比亚官方语言阿姆哈拉语教授普通话的书籍。2018 年，《中非关系初探者指南》出版。
www.linaayenew.com

BRUNSWICK

博然思维



Building Bridges: China and Europe

Brunswick is a global advisory firm, managing stakeholder relations in critical projects and situations.

We have three Chinese offices in Beijing, Hong Kong and Shanghai that support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in the country.

The Brunswick office located in Vienna coordinates the activities of Austrian an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mpanies in China with the Chinese colleagues. It has also advised on several projects of Chinese companies in Austria an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Brunswick Austria & CEE GmbH
Schottenring 14, 1010 Vienna
+43 1 907 65 10
viennaoffice@brunswickgroup.com

⁷⁸ Amy Hawkins, Foreign Policy, “Beijing’s Big Brother Tech Needs African Faces,”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07/24/beijings-big-brother-tech-needs-african-faces/>, July 24, 2018

中国和非洲：“被忽视的大陆”成为晋身世界强国的跳板？



包青天 Ossiri Richard Gnaore

维也纳 Ossiri's Akademie 学院总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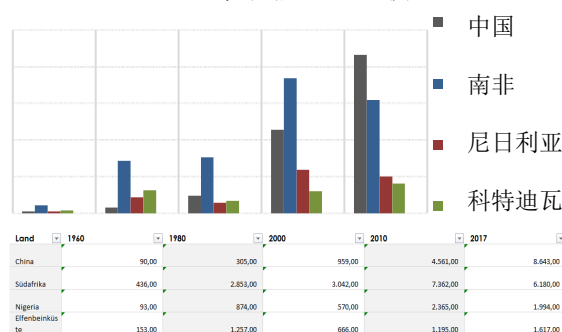
“朋友”之间的合作

中非关系中无处不在的印象是：双方是朋友，甚至是“一家人”。中国的态度似乎在提示，大多数非洲国家在 20 世纪 60 年代获得政治独立时，双方的经济状况不相伯仲。

中非 GDP 比较：1960 年 - 2017 年

从右面的图表可以看出，1960 年所有非洲国家的 GDP 都高于中国。20 年后的 1988 年，仍然有许多非洲国家的 GDP 比中国高，包括南非、尼日利亚和科特迪瓦：（尼日利亚/中国：874 美元/ 305 美元，南非/中国：2,853 美元/ 305 美元，象牙海岸/中国：1,257 美元/ 305 美元。）2010 年，30 年后，对比出现了戏剧性的改变。只有南非仍以 7,362 美元排在中国的 4,561 美元之前，而除了加蓬之外的所有其他非洲国家早已遥遥落后。再次清楚列明：尼日利亚/中国：2,365 美元/4,561 美元，科特迪瓦/中国：1,195 美元/4,561 美元。2010 年是一个里程碑，当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非洲投资者、贷方和贸易伙伴。**问题是，为什么有这样的发展呢？**非洲缓慢的发展，可追溯到其总体不利的政治架构、大多数非洲国家与其前殖民国之间过度密切而不平衡的关系，或仅仅是因为非洲国家缺少长期愿景。又或者是，就算有类似的计划，由于内部政治不稳定而遭到破坏，因而总是要从头重新开始。无论如何，今日的中国在经济上早已超越整个非洲，坚持不懈地建立清晰的战略发展方针，并与政府和国家合作，而且不干涉其内政。

1960-2017 年中非 GDP 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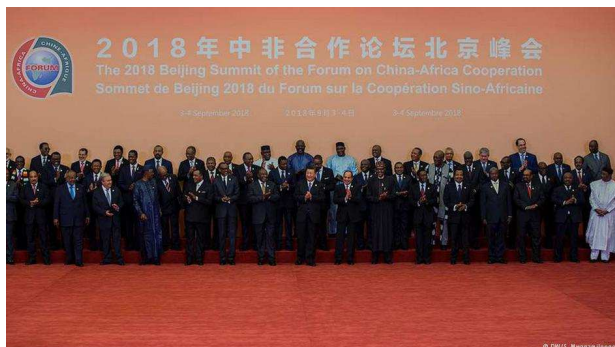


中非合作论坛

该论坛是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官方对话平台，由两个机构组成：“部长级会议”和“峰会”。首届会议于 2000 年在北京召开，随后分别于亚的斯亚贝巴（2003 年）和北京（2006 年）举办，2006 年不仅进行了第三次部长级会议，也召开了首届峰会。峰会上宣布成立**中非发展基金**，拨款 50 亿美元用于非洲。第一次峰会标志着大规模资金流动的开端，无论是对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激励措施，还是免除较贫穷国家现有债务，涉及金额从此激增。2009 年，在埃及度假胜地沙姆沙伊赫通过 100 亿美元的低息贷款。然而，不仅项目或投资获得资金更容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会议上展示的八个**特别项目**，其中包括价值 5 亿元人民币的医疗设备和抗疟物资，供 30 家医院和疟疾防治中心使用，而这些医院由中国建造。

2012 年，该会议在北京召开，并再次增加资金，将发展援助增长到 300 亿美元。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和第二界峰会于 2015 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并承诺为 2015-2018 年期间的发展援助提供 600 亿美元。在 2018

年 9 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三界峰会及第七界部长级会议上，同样拨款 600 亿美元。几乎所有非洲国家元首和/或总理都出席了会议。2018 年尤其重要，该年举行了首届**中非安全与防务论坛**。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第一个外国军事基地在吉布提建立。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 © DW/S.M. Ilongo

华人在非洲/非洲人在华

在非洲居住的华人的确切数量不易统计，估计有 3,200 家中国企业和大约 200 万在非洲生活的中国人。**深圳传音控股**在中国和欧洲岌岌无名，却能成为本文标题的最佳验证。该公司于 2006 年在中国成立，在发现非洲市场之前一直面临着破产的威胁。其生产的双卡手机迅速成为热卖产品，甚至还推出了一款四卡手机。基础设施欠佳、电力供应不足或购买力低等负面因素却成为该公司的金矿和增长因素，并使其晋身非洲大陆前三大手机品牌。

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包括道路、桥梁、港口、铁路、综合大楼（如非洲联盟总部就是中国赠送给非洲的礼物）。另一方面，非洲

原材料（特别是用于生产电动汽车电池的原料）被广泛采用，不仅在中国。

在非洲的华人可能是投资者或中国公司的工人，然而**在中国的非洲人则身处不同情况**。除了学生之外，主要是在中国进行贸易而居留或短期逗留几个月的人士。非洲社区几乎全部位于广州小北区的“非洲街”。该团体经面临困难的生活条件，形成一种爱恨交织的矛盾关系。尽管如此，非洲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活跃势不可挡，因为双方的利益已密不可分。

人民币晋身为全球货币

由于中国在非洲大量投资和贷款，理所当然越来越多的非洲央行选择将人民币作为其外汇储备的一部分。2018 年 5 月，东部和南部非洲 14 个国家会面，考虑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西非最大的经济体尼日利亚也与工商银行签署协议，将来中尼之间的金融交易无需通过美元结算。非洲目前总债务的 22% 以人民币计价，以人民币偿还债务，也是该等国家避免额外货币风险的战略举措。

包青天 (Ossiri R. GNAORE)，外号“老包”，出生于科特迪瓦，在维也纳生活 33 年，是奥地利公民。自 2010 年以来，他定期前往中国，能够近距离体验经济和社会发展。老包目前致力于建立中非贸易关系的纽带结构。

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看欧非对华出口趋势

高锦博士

中国西南民族大学讲师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于2018年11月5日-10日在被称为“四叶草”的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与一般博览会境外产品占比30%左右不同，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严格执行“双境外”原则，即参展的必须是境外企业，商品必须100%来自境外，中国企业则主要参与采购和交易，是纯粹的进口博览会，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大型博览会。

根据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官网上的数据统计，首届博览会有164个国家和地区、3595家企业确认参加。展馆展区主要包括七大类，消费电子及家电展区，服装服饰及日用消费品展区，汽车展区，智能及高端装备展区，食品及农产品展区，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服务贸易展区。

一、 设展企业国别分析

在展馆设展企业所属国家和地区共计138个，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瑞典、希腊、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挪威、西班牙、瑞士等，都有公司参展。设展企业总数为2496个，所属区域分布如图1所示，参展展品数量为8370个，所属区域分布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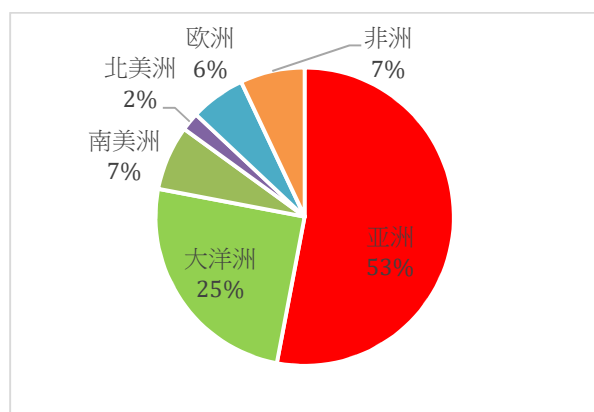


图1 设展企业所属区域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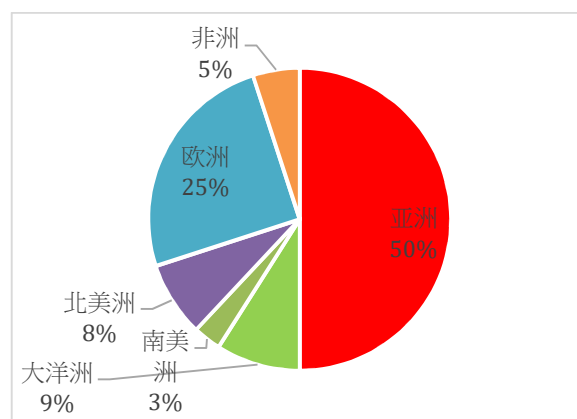


图2 参展展品所属区域分布图

参展商数量排名前五的都是发达国家或地区，分别是：日本（395个）、韩国（196个）、德国（137个）、香港地区（137个）、美国（123个）。除此之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泰国（63个）、俄罗斯（58个）和马来西亚（57个）参展商数量最多。参展展品数量排名前五的分别是日本（1130个）、韩国（680个）、澳大利亚（532个）、香港地区（523个）、德国（405个）。

每个展区所属国家类别如表1所示，参展企业数量最多的展区是食品及农产品展区，最少的是消费电子及家电展区，发达国家占比最高的展区是智能及高端装备，占比为73.8%，其次为医疗器械及医疗保健展区的65.8%，汽车展区的60%。“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与占比最高的为食品与农产品展区的45.5%，占比最少的为消费电子及家电展区的9.3%。周边国家参与度最高的展区为服装服饰及日用消费品展区，达到48.6%。

展区分类	参展企业数量	发达国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周边国家
消费电子及家电展区	43	21	4	16
服装服饰及日用消费品展区	599	250	195	291
汽车展区	60	36	9	11
智能及高端装备展区	340	251	60	95
食品及农产品展区	948	301	431	304
医疗器械及医疗保健展区	243	160	47	90
服务贸易展区	272	99	105	58

表1 各展区参展企业按国别类型分类

二、主要项目分析

(一) 世界500强企业的特色项目及所属分区

世界五百强企业共计51家参与博览会，其中智能及高端装备展区和汽车展区占比最高，分别为39.2%和21.6%。服务贸易展区有4家，汽车展区有11家，智能及高端设备展区有20家，食品及农副产品区有8家，消费电子及家电展区有2家，服装服饰及日用消费

品展区有2家，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有5家，其中的丰田通商公司涉及两个展区。

(二) 服务贸易、智能及高端装备领域的特色项目

服务贸易方面的特色项目有美国的沃尔玛和韩国的三星电子项目。智能及高端装备领域，有日本的通用电气、三菱化学项目，爱尔兰江森项目，美国 Facebook 项目和中国海尔项目，具体如表 2 所示

编号	名称	所属国家	所属分区	特色项目
1	沃尔玛	美国	服务贸易展区	山姆自有品牌Member's Mark会员优品
2	三星	韩国	服务贸易展区	Galaxys9
3	电子	日本	智能及高端装备展区	数字化装配3D测量系统、Revolution CT Xtream
4	通用	日本	智能及高端装备展区	三菱电机数控线切割放电加工机 MP1200、三菱数控线切割放电加工机 MX600
5	电气	土耳其	智能及高端装备展区	APD 110 C
6	三菱	意大利	智能及高端装备展区	GH6 DC75.1.00、GH6 DIPV25.1.11M
7	Aksa Jenerator Sanayi A.S.	俄罗斯	智能及高端装备展区	VESNIN server
8	GHISALBA S.P.A	西班牙	智能及高端装备展区	FOX
9	YADRO	台湾地区	智能及高端装备展区	自动化示范线
10	Nicolas Correa S. A.	俄罗斯	智能及高端装备展区	Zyfra Digital Advisor
11	友嘉实业集团	意大利	智能及高端装备展区	Flexi 5S 五轴联动立式加工中心
12	Zyfra LLC	马来西亚	智能及高端装备展区	K1GO Mobile WIFI
13	JOBS SPA	德国	智能及高端装备展区	直缝埋弧焊钢管

表2 世界500强企业在服务贸易、智能及高端装备领域的特色项目

三、欧洲和非洲对中国市场出口的机遇和预测

中国2018年外贸进出口总值4.62万亿美元，增长12.6%，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其中出口2.49万亿元，增长10.18%，进口2.13万亿元，增长15.8%，贸易顺差0.3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6.7%。2018年，中国一般贸易进出口2.67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进出口总值的57.8%，其中与欧盟和非洲的进出口分别增长7.9%和19.7%。

2018年，中国对欧盟的进出口总值是6660亿美元，同比增长7.9%，其中对欧盟出口2.7万亿元，增长7%，自欧盟进口1.8万亿元，增长9.2%。欧盟继续保持中国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进口来源地的地位。2018年，中国对非洲进出口总额2041.9亿美元，同比增长19.7%，超出中国同期外贸总体增幅7.1个百分点。其中，中对非出口1049.1亿美元，增长10.8%，自非进口992.8亿美元，增长30.8%；顺差56.3亿美元，同比降低70.0%。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未来15年，中国预计将进口24万亿美元商品与服务，这将为海外企业带来巨大商机。

近十多年来，中国已经成为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是欧盟汽车第二大出口市场和空客飞机全球第一大市场，也是欧洲机电产品、医药品、农产品等主要出口市场。中国进口的第一和第二大产品分别是非农业型初级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其中，美国、日本和德国是中国高技术产品和特高技术产品的主要进口来源国，三个国家的相关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合计超过50%。但除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外，中国还不是欧洲各国的主要出口目的国。这说明在中高技术产品领域，中国从欧洲国家的进口还存在进一步扩大的空间。

在此次进博会上，欧盟主要的展示产品为农产品与食品，其他的如智能及高端装备制造、电子通信、医疗器械、汽车制造等领域都有知名欧洲企业参加。中欧双方对数字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环保方面的关注度高度贴近，同时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业和环保节能等高新技术产业是中国国家政策支持的重点方向。因此基于中国市场需要，产业发展阶段和国家政策导向，未来欧盟对中国的出口增长点最有可能集中在智能及高端

装备制造，在这个领域，中欧之间的产业存在着最强互补性，同时使得这三方面在未来蕴藏着巨大合作机遇。

由于对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和国民待遇等问题未达成一致，另外欧盟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使得中欧自贸协定谈判进展困难，并导致近期中欧在双边贸易领域出现大幅增长将较困难。但双方近期持续推动的投资协定谈判，将对未来进一步推动自贸协定产生积极的影响。

2017年中国与非洲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700亿美元，同比增长14.1%。其中，中国对非出口947.4亿美元，增长2.7%，中国自非进口752.6亿美元，增长32.8%。中国对非洲的贸易顺差为195亿美元，同比下降45.2%。非洲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资源优势，中非双方在农林产品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非洲对中国的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能源矿产产品和农林产品，短时期这一状况还将持续。

从中长期看，当前中国正处在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对工业原料的需求将随制造业比重下降而减少。而同时非洲农业示范区向特色农业、出口型农业发展，加工贸易将从现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科技领域发展；工业园将从单一点状发展为成体系的工业园区；中国对与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97%的应税项目给予零关税待遇，这些都将鼓励更多非洲商品进入中国市场。2015年12月4日发布的第二份《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以及2018年3月21日，44个非洲国家签署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框架协议（AfCFTA）将进一步促进非洲对华出口商品。这些新发展和变化将会使得非洲对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产生进一步的变化，传统能矿产品的比例将下降，而农林产品和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产品出口比例将上升。

高锦，经济学博士，西南民族大学讲师，上海大学博士后。长期从事国际贸易和欧盟政策的研究。

中国 - 非洲 - 欧洲：变迁中的关系

克劳斯·弗里森比希乐博士 *Dr. Klaus Friesenbichler*

奥地利经济研究所(WIFO)，工业经济和竞争力



2017年9月3日，中非峰会在北京举行。来自非洲国家的5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了会议。在会上签署了重要的合作协议，未来几年中国企业和国家银行将以贷款和投资形式提供约515亿欧元的资金。这令欧洲许多人意识到一个早已广为人知的事实：中国已经晋身国际舞台，并参与非洲的竞赛。

这显然反映在经贸关系的数字上。不单单非洲许多国家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消费市场，同时，扩建基础设施也需要进口商品。由此产生的需求将不再可能单单由欧盟和美国满足。在短短二十年内，中国已成为争取新出口市场的主要参与者。

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如果将整个非洲视为单一市场，并分析历年非洲出口市场份额百分比，明显可见中国日益重要的角色。1995年中国出口占市场份额仅为2.1%。2017年，此数值翻了八翻，达到17.8%。

非洲出口市场份额 (%)

	1995	2005	2017
欧盟 28 国	51.4	42.5	31.5
奥地利	0.6	0.6	0.4
美国	8.5	6.2	4.1
中国	2.1	7.4	17.8

欧盟 28 国整体在非洲出口市场的份额已经从 1995 年的 51.4% 下降到 2017 年的 31.5%，但仍然是非洲最大的出口国。这些

数字包括奥地利的份额。该富有的小国所占份额较少，从 1995 年的 0.6% 下降到 2017 年的 0.4% 左右。美国的市场份额下降明显，从 1995 年的 8.5%，到 2017 年减半，只有 4.1%。

然而，即使市场份额发展极为活跃，非洲市场在全球范围内仍属于次要角色，2017 年仅占全球出口总额的 3%。对于中国来说，非洲仅占其出口额的 4.2%。这意味着非洲对中国的影响也很小，但其重要性却越来越高。

非洲出口市场对于中国的重要性高于欧盟 28 国 (2.9%)，远高于奥地利 (1.1%) 或美国 (1.4%)。非洲产品进口的重要性较低，意味着非洲对外贸易平衡出现赤字。总而言之，这些数字反映了非洲公司尚未被融入全球价值链中。

非洲对外贸易的重要性百分比 (2017 年)：

	出口	进口
全球	3.0	2.7
中国	4.2	4.0
奥地利	1.1	0.7
欧盟 28 国	2.9	2.6
美国	1.4	1.4

中国的进场也反映在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然而在这领域的的数据较难进行讨论。近年来中国平均年投资额似乎与美国或欧洲相当，因而直接投资存量增长迅速。

中国不仅在资源丰富的国家，如尼日利亚或南非进行投资，还在肯尼亚、埃塞俄比亚或乌干达这些自然资源比较匮乏的国家投资。行业分布也多元化，投资不仅限于第一、第二产业，还包括服务产业。

外国直接投资一般需要政治稳定，并往往须遵循当地法治。法律体系越公平独立，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越大。在这方面，中国投资与西方有所不同，因为中国投资者也会投资于法治薄弱的国家。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可被视为正面的，因为迄今为止很少受到关注的国家获得投资。另一方面，该等投资也可视为高风险投资。

西方国家反思

非洲国家对其发展所引起的关注自然感到的欣喜。与过去数十年的西方发展合作工作相比，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大有不同，主要基于贸易和直接投资，几乎不依赖于经典发展合作的资金。具体而言，中国采取截然不同的形式进入市场，从合资企业、传统贸易到基础设施投资，这些投资往往以原材料和采矿权作为补偿。

中国的行为引发了西方关于发展合作概念的热烈讨论。长期以来，发展政策目标与经济利益被竭力分开。这种分隔越来越淡化，资金在“经济型发展合作”框架下重新调整。即使在分散的欧洲体制格局中，联合活动也越来越多。

中国的行动也在欧盟和美国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欧洲企业必须遵守私营部门的市场规则。然而，中国企业常常得到政府支持，甚至是国营公司，因而扭曲了公平竞争。假如欧盟和美国也效法，可能会导致效益低下的补贴竞争以及形成投机泡沫。对许多非洲国家来说，这并非新鲜事，也会令许多面临债务危机的非洲国家火上加油。

挑战仍然存在

非洲国家令人瞩目的宏观经济发展不应掩盖微观经济基础匮乏的事实。可承担自身增长过程的企业基础仍然欠缺。这有各种原因，不单止由于本地缺乏技术，而且还因为企业仍未融入国际价值链中。在技术不断发展的时代（关键词：数字化），非洲公司的起步位置令状况变得越来越困难。

当地企业也在艰难的投资环境中苦苦挣扎，往往不可能经营盈利的业务。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过度腐败，不愿放弃控制现有经济结构的社会精英，或着政治动荡以及所引起关安全问题。

为了令这些问题尽量受控，需要制定整体经济政策。尽管取得了一些个别成果，但西方的发展政策基本上没有考虑这一点。成功的经济政策必须根据个别经济体的发展状况进行调整。特别是中国近几十年来的逐步发展可以成为非洲国家的范例。但是，这意味着在某些国家需要改变现有的结构。

非洲的一些观点

到目前为止，“非洲”被简化为一个同质的区域。这当然是不可接受的。非洲大陆由众多地区、国家和文化组成，其中部分截然不同。因此，当地人民对外来势力的态度也自然大相径庭。

必须承认，外国在非洲国家活动引起众多批评，而且多数合情合理。这些批评同时针对欧盟和中国，例如殖民遗产、缺乏实施国际劳工组织标准和环境污染案例。想在长期合作中实现双赢，必须考虑当地居民的意愿。

民意调查揭示不同的观点。例如，科特迪瓦、卢旺达、尼日利亚或博茨瓦纳等国家的许多公民认为富裕国家具有推动经济发展的道德责任。在乌干达或等喀麦隆国家，

外国活动往往不受信任。人们认为，外国活动只受利益驱动，反而会阻碍长期经济发展。

结论

中国进入非洲促进了许多非洲国家的增长，也有助于减贫。在发展政策方面，这是令人鼓舞的，并引发了欧盟和美国频繁的地缘政治辩论，其重点是与非洲互动并促进发展合作。

然而，尽管发展取得一定成功，所面临的挑战仍然多不可数。一方面是经典的发展

陷阱，例如过度负债和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腐败或政治不稳定。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是非洲的发展从环境角度来看是否可持续。与西方一样，中国的工业化基于污染环境和加速气候变化的技术。考虑到此环境观点，需要从根本上对非洲的发展采取新的方法。

克劳斯·弗里森比希乐博士 (Dr. Klaus Friesenbichler)

为奥地利经济研究所 (WIFO) 工业经济学、创新和国际竞争领域的研究员。他的研究重点主要围绕公司和行业的竞争力。该经济学家和工商管理博士曾任职世界银行，在维也纳经济大学教授发展经济学，并曾在欧洲、亚洲、非洲和北美工作。

YOUR KEY TO SUCCESS



YOUR KEY TO SUCCESS
syno ©
CONSULTING

Nutzen Sie die Expertise und das herausragende Netzwerk von Bernhard Müller, das vom Norden bis zum Süden Chinas reicht!

mueller@syno.consulting
www.syno.consulting

欧洲和中国：支持非洲发展的强大合作伙伴

罗伯特·费茨图姆 Robert Fitzthum

经济学家、作家、中国观察家



欧洲和中国的历史立场截然不同

中国和欧洲都与非洲有历史关系，然而却在历史立场方面迥然不同，其经历也大相径庭。

欧洲具有血腥的殖民历史，1,100 万奴隶被欧洲奴隶贩子绑架出售。象牙贸易、橡胶、贵金属、宝石、铀、石油都成为欧洲剥削重点。欧洲支持腐败残暴无比的独裁者。仅在比利时占领的刚果，大规模处决、奴役劳工和疾病就造成大约一千万人死亡。1960 年至 1965 年，法国殖民者在阿尔及利亚进行了 17 次大规模核试验，结果有 42,000 名阿尔及利亚人死亡。在欧洲与非洲数世纪的交往和参与中，从来没有试图以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形式促进可持续发展。

中国在历史上则站在另一个立场。明朝宦官郑和前往东非，中国却不曾将任何国家变为其殖民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政府与非洲交往，为非洲国家和反殖民、反种族主义的解放运动提供政治、外交、经济、技术和军事支持。

欧洲的现实

欧洲仍未脱离对非洲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对待。在欧洲的公众意识中，非洲除了是原材料供应地之外，也是援助和慈善工作的受众。由于难民潮，非洲近年来在欧洲又得到关注。越来越清楚的是，要策略性地减少非洲难民流动，只能通过针对性的支持非洲发展计划，而不是通过诸如“移民伙伴关系”、“登陆平台”、由欧洲军队守卫的位于非洲的难民营等构思。“防治逃难根由”、“遏制移民”等等概念皆证明，与非洲的交谈并非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中国的竞争，人们逐渐开始了解，发达、具消

费力的非洲可以成为欧洲产品求之不得的市场。

尤其是法国深感极难摆脱其殖民历史。法国仍然将殖民时期建立的并与欧元挂钩货币非洲法郎 (Coopération Financière en Afrique Centrale 简称 CFA) 强加于 14 个法语国家，并要求这些国家将其 85% 的外汇储备供法国支配，而且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法国因而得利。在进口商品时，CFA 必须首先通过法兰西银行转换成欧元，该银行因而掌控这些国家的对外关系。就算中国在向刚果输入资本时，也必须通过法国中央银行，既昂贵又耗时。上一个因为 CFA 牺牲了职位甚至性命的非洲国家元首，正是利比亚领袖卡扎菲。他奉行独立政策，并试图使非洲独立于西方。他启动成立非洲货币基金组织、非洲国家银行以及非洲投资银行。卡扎菲计划发行一种非洲货币以代替 CFA，这令法国感到不快。在卡扎菲被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推翻后，他所安排的 300 亿美元资金，被美国总统奥巴马冻结在美国账户。法国仍然在大多数上述国家设立军事基地，以维持其强大地位。

在欧盟国家对其所提供的发展援助自夸自雷的同时，欧盟委员正将更多的资金带离非洲。所谓的“平等伙伴关系”和“共同决策过程”名不符其实，欧洲的贸易政策正是最佳证明。在贸易协定中，欧盟通过其强势迫使许多非洲国家依赖援助，并恐吓开放边境和降低关税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欧盟补贴农产品出口到非洲，在许多情况下破坏了当地的农业（人所共知的例子：冷冻鸡肉、奶粉和罐头蔬菜）。贫困农民因而逃往欧盟，在西班牙和意大利打零工。

在发展援助资金支持下的欧洲计划，导致非洲出现超大型种植场，尤其是生产生物

燃料和食糖。然而，来自这些国家的免关税进口（例如糖），为大型欧洲企业带来利益，而并不能帮助非洲当地经济。富有同情心的欧洲人基于崇高的动机收集二手服装运往非洲，却导致当地制衣业崩溃。然而，由于不平等现况，待遇也不能一视同仁。弱势国家应该允许向欧盟免关税出口，而无需强迫这些国家放弃其关税系统，以保护自己发展中的经济体。

欧盟还利用双重征税协议从非洲国家获取资金。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收入相对更依赖企业税收，然而，许多双重征税协定限定了发展中国家对跨国公司的征税权。

非洲本身不具备足够技术人才发展经济，但欧洲工业却同时从非洲吸取技术工人和大学毕业生，以缓解欧洲的劳动力短缺，而不着手自己培养人才。

欧洲在非洲的经济活动集中在采掘业，即天然气、石油和矿产，而并不注重对铁路、能源生产和工业生产等等对发展事关重要的投资。欧洲在非洲的投资不会留在当地，而回流的资金比投资额更高。

总而言之，欧洲的思想主要取决于实现短期利润、小规模的人道主义行动和对难民的防御，而不是为非洲的长期合理发展计划进行投资。

非洲非常重要，并会蓬勃发展

非洲大陆有 54 个国家和十多亿人口，占联合国成员国的四分之一以上，是许多国际论坛中最大组成者，将在塑造新世界秩序的过程中举足轻重。除了作为金砖国家成员国的南非之外，其他具有经济潜力的国家也有可能影响发展多极世界秩序，尤其是人口稠密的尼日利亚和埃塞俄比亚以及埃及。

正如许多国家的发展战略和**非洲联盟**（缩写为 **AU**）《2063 年议程》所界定，非洲致力于发展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非洲需要解决阻碍发展的两个最大瓶颈，即落后的基础设施和缺乏专业和训练有素的人才。非洲需要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大量投资，以提高其在工、商、农业方面的潜力，估计每年约为 1,000 亿美元。尤其需要工业和农业示范试点项目、投入大量生产资本和可持续脱

贫。另外需要**创造就业机会**，让人民在当地看到前景。

还有许多在欧洲鲜为人知的重大进展：非洲经济加速增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埃塞俄比亚 2019 年将增长 8.5%，其次是卢旺达（7.8%）、加纳（7.6%）和科特迪瓦（7%）进入前十。但是，非洲的发展仍然不平衡，由于许多地区存在战乱和恐怖主义，导致局势不稳定。

中国支持非洲发展战略

从很多方面来看，中国一直非常关注非洲。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中国从石油出口国变成进口国，非洲的天然气和石油引起极大兴趣。除了石油以外，非洲还可提供中国所需的许多原料。对于中国的工业品和消费品来说，非洲也是快速增长的市场。本着南南合作的精神，中国致力加强当地经济，支持其独立，以便在国际上建立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基于“双赢”原则，以促进双方经济利益。由于过往 40 年的经济发展成果，中国可以引入丰富经验。

中非合作论坛（FOCAC，54 个成员国）汇集了许多议题。为了支持《非洲联盟 2063 年议程》，中国在 2015 年 12 月的约翰内斯堡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上承诺于 2016 - 2018 年提供主要支持方案。中国将提供 600 亿美元的资金，其中包括 50 亿美元的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350 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其余的用于建立合作基金。中国还允诺建立区域职业教育与培训中心，培训 20 万非洲技术人员，并在中国提供 4 万个培训名额，另外加上中国大学提供的学位。此外，中国承诺在 100 个非洲村庄实施农业发展项目，并派遣 30 个农业专家团队前往非洲。在 2018 年 9 月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同意将 600 亿美元的融资框架（包括 150 亿美元的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软贷款）扩展到 2021 年，并免除一些财政脆弱国家的债务偿还。

中国还为 2018 年至 2021 年期间的非洲产品进口设立了 50 亿美元的专项基金，并推动中国公司在在这三年内非洲投资至少 100 亿美元。

中国的行动以非洲联盟的发展计划为基础（如非盟《2063 年议程》中的的旗舰项目高速铁路网）和区域发展计划。中国所宣扬的“非洲提出、非洲同意、非洲主导”的项目选择和实现原则具有开放和包容的态度。中国寻求非洲的三方和多边合作，以支持发展，从而实现更加和平的未来。

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往往被夸大，当地企业的项目资金与直接投资被混为一谈。

按外国直接投资总存量计算，中国甚至还不及英国和法国的一半和美国的近三分之一，但却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并是目前为止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根据咨询公司麦肯锡 (McKinsey) 2017 年 6 月的一份报告，90% 在非洲经营的中国公司是私营企业。这令人开始质疑一向以来中国中央统筹的国企投资进攻策略这个认知。国企规模固然往往更大，尤其在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可是，以企业盈利为目标的中国私人公司数量庞大，证明了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为市场驱使。麦肯锡总结道：“总而言之，我们相信中国在非洲日渐增长的参与，对非洲的经济、政府和劳工来说是非常正面的。”⁷⁹ ”

当然，这并不代表双方合作一帆风顺或者中国企业无需改进，特别是增加雇用当地劳动力和加强当地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方面。

直至 2018 年，中国公司为 6,000 公里高速公路、6,500 公里铁路轨道、200 所学校和 80 个体育场馆以及港口、机场和医院提供资金和建设。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强调：“中非合作是非洲成功的基础，也是促进全球发展与和平的基础。”非洲民主动态调查(Afrobarometer) 和皮尤研究所的调查得出结论，大约三分之二的非洲人将中国的影响评为正面，而且呈上升趋势。

欧盟与中国在非洲达成三方有利合作！

我引用当时奥地利联邦总理布鲁诺·克里斯基 (Bruno Kreisky) 在 1980 年新德里工发组织第三次大会上的分析性明确开创性讲话，作为中欧成功合作的启示：

“经济发达国家有责任为第三世界国家在**发展基础设施**方面提供决定性的援助，因为这是实现自身经济目标和充分利用自身财富的唯一途径。而且，这是他们晋身成为工业化国家的合作伙伴并借此获得平等的唯一途径。”⁸⁰

这正巧是中国支持非洲的成功之路。当然，这必须通过外部融资才可实现。

发达国家也应该与中国携手上路，而不是无理指责中国在非洲和其他地区借此造成“债务陷阱”。克里斯基在 40 年前的讲话如今得到证实，欧盟国家也应该将其铭记于心。

如果**欧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联手制订并共同资助一个类似于马歇尔计划的概念**，非洲可以加速迈上摆脱不发达之路，并杜绝恐怖主义和向欧洲移民的根由。欧洲和中国都非常了解非洲，欧洲能够贡献出大量相关技术，而中国则可发挥其将技术发展“执行”的特长，因而令该等合作大有可为。这种合作不具备政治条件，但须确保有效和无腐败的执行，因此可促进欧洲和中国之间的相互了解。

罗伯特·费茨图姆 (Mag. Robert Fitzthum) 在维也纳大学修读社会科学和经济学，曾在奥地利银行任职 IT 经理，并担任商业顾问。国际期刊的长期编辑成员。他自 2013 年起在中国生活，观察全球政治发展。

⁷⁹ McKinsey, June 2017, <https://www.mckinsey.com/global-themes/middle-east-and-africa/the-closest-look-yet-at-chinese-economic-engagement-in-africa>

⁸⁰ Wiener Denk-Werkstatt / Bruno Kreisky's Drive for a Large-Scale Economic Solidarity Programme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 - Arne Haselbach (1981)

中国是非洲竞争力、经济增长及繁荣的催化剂



洛伦茨·卡茨达 Lorenz Kazda

IJK Capital Partners 董事

世界经济论坛 (WEF) 最新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清楚显示，非洲国家仍然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前 50 名之中唯一的非洲国家是毛里求斯 (第 45)，另有 9 个国家排名在 51 到 100 之间，但在排名表最后 101 到 138 之间，非洲的 27 个国家占多数 (见图 1)⁸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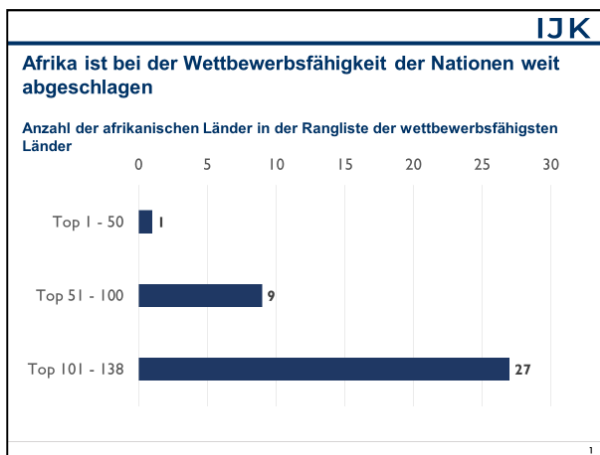


图 1 非洲国家在竞争力方面仍然远远落后 (在全球竞争力排名中非洲国家的数目)

非洲国家在世界经济论坛评估中平均排名为 108。相比之下，中国排名第 28 位，领先的均为欧美工业国家 (瑞士第一，美国第二，荷兰第四，德国第五)。

尽管目前面临各种地缘政治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建立的自由经济世界秩序将继续深化。在这样的世界秩序中，缺乏竞争力意味着非洲国家缺乏为其社会创造财富的重要基础。全球化和自由贸是该世界秩序的基石，也是关键的宏观经济框架，促使各国

专注于其经济比较优势，以便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胜出。

在大多数非洲国家，经济效益依然大部分依赖原材料开采以和小规模加工以及农产品。超过 50% 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工业仅占 10%，服务业占 40%。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分布在过去十年中几乎没有变化⁸²。然而，将劳动力投入推向更具生产力的产业对于长期增长和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在开放以来的 40 年中，中国于此领域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的人均 GDP 只有非洲的三分之一，现在却是非洲的数倍。明智的改革和有针对性的政策使该国摆脱了经济上的弱势，使其成为工业超级大国。中国并且成功地将增加的生产力转变为社会大多数人的财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中国的低收入人口从 1980 年到 2013 年下降了 86%⁸³。然而，自 2008 年以来，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正在稳步下降。

中国能够成功提高自身竞争力以及晋身成为主要经济强国，可以成为非洲的大好机会。特别是以下中国影响极深的趋势，可为非洲提供提高竞争力和创造财富的真正起点：

1) 非洲应该明智利用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为进一步增长奠定基础：有效的基础设施是工业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必要前提，而

⁸¹ 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8

⁸²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Group; Af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18

⁸³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Working Paper; Inequality in China – Trends, Drivers and Policy Remedies

正是在该领域，非洲国家与竞争对手之间的差距特别严重。（见图 2⁸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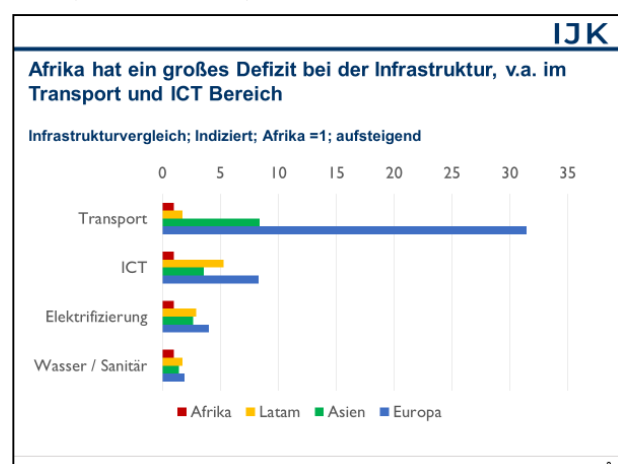


图 2 非洲欠缺基础设施，尤其在运输及信息和通信业领域（基础设施比较，基数：非洲=1）

特别是在运输类别（按道路网衡量）以及信息和通信业 (ICT)，非洲急需迎头赶上。非洲开发银行集团估计其年度投资需求为 1,300 亿至 1,700 亿美元，目前的资金缺口约为 1,000 亿美元。中国在过去 20 年中已成为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单一基础设施投资者，可在缩小该差距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例如，2015 年中国在非洲大陆的基础设施投资 210 亿美元，是第二大投资国法国的七倍⁸⁵。因此，中国为非洲重要的伙伴，为其长远增长奠定基础。

在此情况下，投资得到妥善有效的实施至关重要，也即是说，投资应基于各国深思熟虑的长期投资战略得到实现，同时尽量减少在行政和项目管理方面的损失。从这些统计数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和非洲需要更多的合作伙伴，才有可能迎头赶上。作为非洲的近邻，欧洲也应该勇敢地 and 战略性地投资于非洲的基础设施。欧洲参与基础设施发展也可以为企业投资治理做出宝贵贡献。

2) 随着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主导地位日益下降，非洲可借机建立其主导产业：由于劳工成本上涨，中国尤其将在劳动密集型

产业失去主导地位。特别是纺织工业在此为非洲的工业化提供值得关注的机会；它通常被认为是农业主导经济结构发展到工业经济结构的重要环节。40 年前，中国也意识到此重要性，并充分将其利用，从而在许多领域建立起全球纺织品生产的主导地位。在此期间，其他国家几乎无法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与中国竞争。时移世易，日渐改变的因素为许多国家提供了经济机遇。

许多纺织品企业正在寻找中国以外的生产基地。非洲国家可制定具体的举措，以影响这些趋势，从中获利。例如，毛里求斯已成为典范，目前拥有 7.6 亿美元的产业，是非洲纺织业最成功的国家⁸⁶（如前所述，该国获得较高排名也证明这一点）。然而，中国工资结构的提高并不一定意味着价值链将发生根本上的变化。

由于其整体高效的生产系统、庞大的销售市场和不断增长的自动化趋势，中国仍然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然而，非洲的机遇应该出现。非洲国家现在只占全球纺织品出口的 0.55%，但具有条件将该份额大幅提高：这些国家接近产业所需的原材料，其大型内部市场充满潜力，而且，相对于主要亚洲竞争对手（孟加拉、印度等）来说，可更容易进入富有的欧洲消费市场。

3) 中国（小）企业家精神可以作为非洲内部市场生产链的榜样和催化剂：如前所述，非洲国家及企业在全世界范围内并不具备竞争力，因而通常未融入广泛生产链中。正因如此，非洲必须有机会建立自己的生产链和生产集群。在良好的基础设施的基础上，通过主导产业引擎的驱动，私营（小）企业必须得到支持推广。

小型企业可创造更宽广的结构，其较细小的分支可以深入渗透社会。20 世纪 80 年

⁸⁴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Group; Af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18

⁸⁵ McKinsey & Company; Dance of the lions and dragons; 2017

⁸⁶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Group; Feasibility stud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ashionomics platform

代末，中国认识到私营小企业的重要性，并积极提供空间庇护，供其发展。从1990年到2005年，仅15年间，这些企业成就非凡，占注册公司的99%，产出60%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创造了82%的就业机会⁸⁷。

私人（小）企业的蓬勃发展可成为非洲的榜样。正如在非洲运营的中国小企业所显示，似乎存在足够展开盈利业务的潜力。根据麦肯锡的分析，超过9,000家中国私营企业已在非洲运营，并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这些企业创造了超过100万个就业岗位，占工业生产的12%，并且打算长期投资经营⁸⁸。

非洲国家必须创造明智的框架条件，以强化巩固此趋势，并鼓励小型私人投资。中国已经成为非洲重要的投资来源，并可作为该大陆本地生产链的催化剂。

然而欧洲也有采取行动的机会，可为成功实现上述机遇提供重要支持。本文在讨论非洲时经常将其简化，将非洲大陆及其国家视为一个同质化的体系。然而事实上，企业在最重要的非洲国家统一开展业务往往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

欧盟可成为非盟的典范。一方面，欧盟非常清楚地展示如何为经济活动参与者创建安全、统一的框架；另一方面，它使单独参与者能够在全球化的谈判中，获得超越国家的可能性。因此，在与第三方的经济交流中，较弱势国家可获得更公平对待。欧洲在其贸易条约中应继续寻求加速促进非洲当地工业。各种分析表明，计划中的经济合作协议并未充分反映这一点。不对称自由化可能尚未完全消除。此外，欧洲应大胆果断在非洲投资，以补充中国建设地方结构。

所有非洲国家都面临着创造增长和财富的巨大挑战。但非洲、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合作可作出长期决定性的贡献。

洛伦茨·卡茨达 (Lorenz Kazda) 为IJK Capital公司董事，并积极支持欧洲公司在中国和亚洲的业务发展。IJK Capital与领先的中型公司建立管理合作伙伴关系，同在中国建立可持续盈利的子公司。在IJK Capital之前，卡茨达曾任职中国和欧洲的科尔尼，以及一家工业公司的首席财务官。他于瑞士圣加仑大学和沃顿商学院完成学业。

⁸⁷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SME Development in China: A Policy Perspective on SME Industrial Clustering

⁸⁸ McKinsey & Company; The closest look yet at Chinese economic activity in Africa

中国在非洲：能源产业示例⁸⁹

艾琳娜 Dr. Irene Giner-Reichl

奥地利驻巴西大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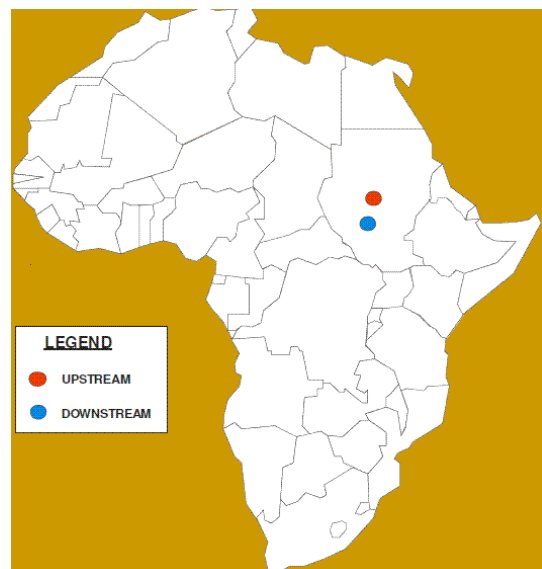
中国于 1956 年与埃及建立外交关系，正式开始与非洲的交往。其他非洲领导人与中国的合作协议随即接踵而来，包括纳赛尔（埃及）、本贝拉（阿尔及利亚）、夸梅恩克鲁玛（加纳）和塞古图埃（几内亚）。该等协议主要旨在扩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影响范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数十载，台湾一直在联合国代表中国。197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加入联合国，非洲国家的支持至关重要。

在过去的 20 年里，中国加深与非洲的关系，并大幅扩展其在非洲的行动范围。2000 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与多哥、阿尔及利亚、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国总统以及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共同推出《中非合作论坛》(FOCAC)⁹⁰。中非合作论坛包含了所有非洲国家（除了继续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布基纳法索和斯威士兰）以及非洲联盟，自此形成了中非关系的重要制度框架。根据 2014 年国务院的资料，52% 的中国外援流入非洲。2015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南非参加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会上宣布“十项合作计划”，包括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基础设施、金融、绿色发展、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减贫惠民、公共卫生、人文、和平与安全。

中国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参与

在中非关系的经济层面上，中国市场对原材料的需求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安哥拉是 2016 年中国第三大原油供应国；非洲大陆是继中东之后中国第二大重要的石油来源地区。非洲拥有世界排名前 30 位的石油生产国中的五个；截至 2012 年底，非洲已探明的石油储量达到 1,300 亿桶。超过 57% 的非洲出口收入来自石油和天然气。如下图⁹¹所示，中国在非洲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足迹显着增加。

2000:



2000 年，中国在苏丹参与两个项目。2009 年已经增加到 30 多个项目。2008 年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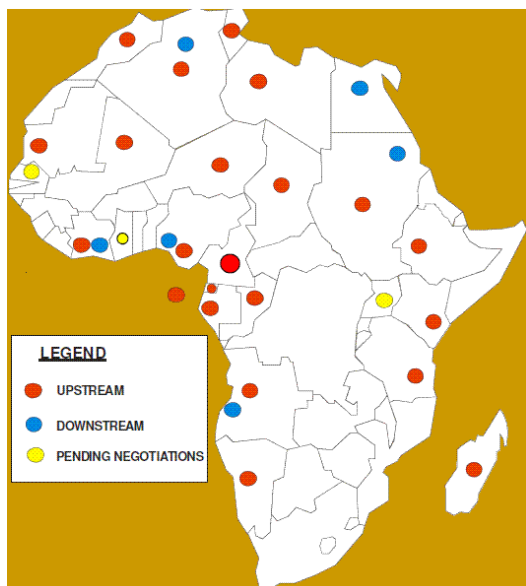
⁸⁹请参阅：Irene Giner-Reichl/Christof Tatschl, Schlaglichter auf Chinas Beziehungen zu Afrika. In: ÖMZ 4/2018; und Luka Powanga and Irene Giner-Reichl, China's Contribution to the African Power Sector: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African Countries (im Druck).

⁹⁰ www.focac.org/eng

⁹¹ http://www.ide.go.jp/English/Data/Africa_file/Manualreport/cia_07.html

京基本不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而许多其他国家却需勒紧腰带，中国的影响力也因而强劲增长。

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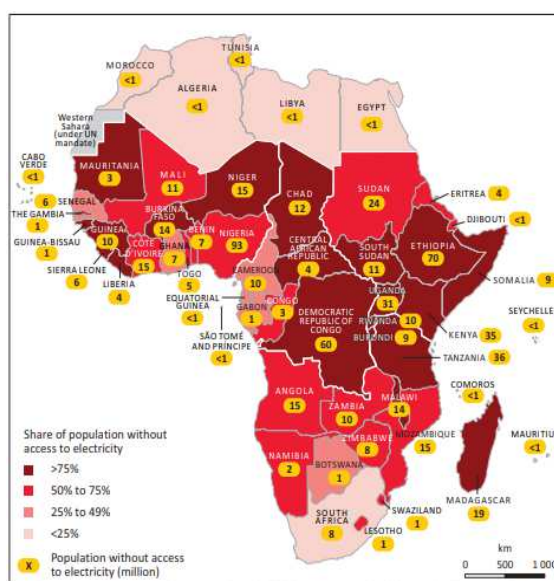
中国政府 2015 年非洲政策文件在“深化经贸合作”（中国于 2009 年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一章中强调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三大优先事项之一（在运输、电信/ICT、能源和水领域）。

作为非洲最重要的能源投资政策平台，“非洲石油及电力大会”⁹²对中国在非洲石油天然气领域的参与作出以下总结：“2014 年，单单中石化 (SINOPEC) 就在 16 个国家展开活动（即：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埃及、加蓬、加纳、肯尼亚、利比亚、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尼日利亚、苏丹、南苏丹和突尼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CNPC) 目前在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尼日尔、乍得、尼日利亚、苏丹和南苏丹开展业务。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CNOOC) 在加蓬、乌干达、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和刚果共和国拥有利益。据同一消息来源称，尼日利亚与中国财团签署了一项

800 亿美元的合同，以升级其石油和天然气基础设施。专家认为，中国石油公司总资本超过 350 亿美元，年产能为 5000 万吨石油和天然气。

电力领域

非洲的通电率仍然很低，尤其是在偏远的农村地区。根据维也纳国际组织 Sustainable Energy for All⁹³的估计，全球约有 10 亿人无法获得电力，其中超过 5 亿人生活在非洲。下图显示了该问题的严重性⁹⁴。



中国在非洲的电力领域非常活跃。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研究，中国在 2010 年至 2015 年期间在该领域投资约 130 亿美元，占新装机容量的 30%（西非 4.2 吉瓦，东非 5.5 吉瓦，中非 1.3 吉瓦，南部非洲 5.5 吉瓦）。新（绿地）投资中有 25% 来自中国，大部分投资建造水电。大多数中国电力项目都得到了中国政府贷款的支持。近年来，中国在本国新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方面一直领先统计数据⁹⁵，也在非洲系统性地可在再生能源领域投资。2017 年 8 月，非洲可再生能源倡

⁹² <https://africaoilandpower.com>

⁹³ www.seforall.org

⁹⁴ IEA Africa Energy Outlook 2018 und World Bank 2018

⁹⁵ 见 REN21, Global Status Report 2018, www.ren21.net

议⁹⁶区域与中非可再生能源创新联盟⁹⁷开展更密切的合作。

能源领域的一带一路

习近平主席的“一带一路”倡议令中国的国际合作得到新动力，尤其是在基础设施领域。非洲国家也纷纷加入这一倡议，不受古丝绸之路历史地理的限制。例如，埃塞俄比亚总理在 2017 年 5 月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一带一路峰会上致开幕词。

在能源领域，全球最大的电力生产商中国国家电网在 2013 年全球财富 500 强排行榜中名列第 7 位，在国际上非常活跃，并正在推动全球绿色电力连接。

国家电网董事长舒印彪在 2017 年 12 月接受采访⁹⁸时估计，一带一路国家需要 1.5 万亿美元投资。正是因为“一带一路”倡议如此庞大，新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事关重要，以符合“2030 年议程”和“巴黎气候协议”。在这方面，中国还与联合国系统共同开展一项大型的绿色“一带一路”计划；特别是工发组织将参与有关基础设施的议题，包括能源方面。

艾琳娜 (Irene Giner-Reichl) 自 1982 年以来一直任职于高级外交部门。她的主要专长是全球问题、可持续发展、妇女权利、环境、能源和发展政策与合作。她曾任环境不国际司司长、奥地利驻维也纳联合国使团常务代表、联合国工发组织驻纽约办事处主任、助理总干事和发展政策与发展合作科科长。从 2012 年到 2017 年，她任职奥地利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的大使。自 2017 年 7 月起，她是奥地利驻巴西和苏里南大使。她在外交学院任教，并在国际关系和可持续发展领域著作书籍和文章。



 **奥中**
商业协会

**VERBINDET
ÖSTERREICH
MIT CHINA**

**AUSTRIAN CHINESE
BUSINESS ASSOCIATION**

连接奥中工商业界

中奥专家网络，为您提供信息、建立关系、促进合作。我们致力于连接两国工商界，为企业家造就更多成功机会！

有关会籍详情，立即联系我们！

www.acba.at/cn

⁹⁶ www.arei.org

⁹⁷ <https://www.smart-energy.com/regional-news/africa-middle-east/africa-china-clean-energy/>

⁹⁸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7-12/12/c_136820630.htm

建设非洲科技领域：中国积极参与其中！

卢爱丽 Alessa Lux

奥地利 KPMG 毕马威经理



中国走进非洲：从客户成为供应商

非洲，常常与国际发展援助项目或缺乏融入全球经济系统相提并论，部分人依然联想到“第三世界”。然而，近年来许多非洲国家的发展令人欣慰，人类发展指数 (HDI) 的趋势足以证明。即使大多数非洲国家依然聚集于最低四分位数，但非洲的经济发展、预期寿命以及教育知识水平与全球进展一致，都在不断提高。根据人类发展指数衡量，一些非洲国家，如毛里求斯、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博茨瓦纳和利比亚，与中国、土耳其、泰国、哥斯达黎加和乌克兰相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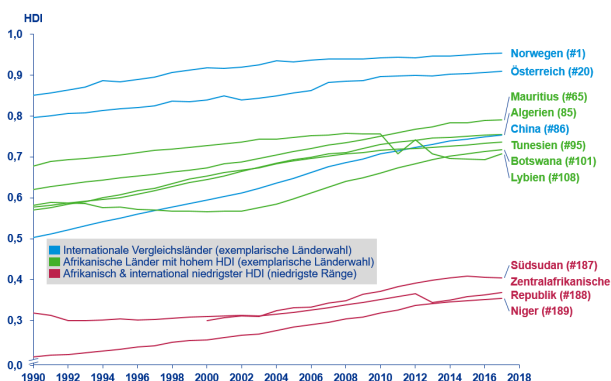


图 1：部分国家的 HDI 发展概况（数据来源：UNDP 1990-2017，作者制图）

中国为非洲的发展趋势做出了积极贡献。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本身仍是发展援助接受者，却已在非洲开展援助项目。其基本精神为，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作为双方进步和相互学习的机会。1975 年，中国比美国在更多非洲国家提供了发展援助。除了巨型基础设施项目（例如 1976 年落成的坦桑尼亚-赞比亚列车服务，雇用了 25,000 多名中国人和 45,000 名非洲人）之外，还在整个大陆启动了许多小型项目。除了建设扩建基础设施外，这些项目主要重点领域是轻工业、农业和采矿业。

中非合作中另一个新的基本要素是建立经济特区。非洲经济特区是中国政府于 2006 年在北京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上所提出的概念。当时已有数百家中国国有企业在非洲落户。经济特区这个概念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在中国诞生，主要旨在加速市场自由化。在随后几十年中，这些经济特区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引擎。中国在非洲的经济特区应促进当地经济稳定持续增长，以深圳为蓝图。深圳是在邓小平领导下于 1980 年成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到 2015 年为止，非洲共成立了六个经济特区（埃及、埃塞俄比亚，毛里求斯、两个位于尼日利亚、赞比亚）。根据“一带一路”倡议的计划，在非洲会增建更多经济特区，例如阿尔及利亚（全球新丝路上共建立 50 多个新经济特区）。

中国在非活动也显示在该国以直接投资、财务优惠和建设项目的形式向非洲提供的大量资金。从 2005 年到 2018 年，中国已投资超过 4000 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 20% 左右），仅 2018 年就几乎达到 350 亿美元。这些数字还不包括中国企业在非洲的私营部门投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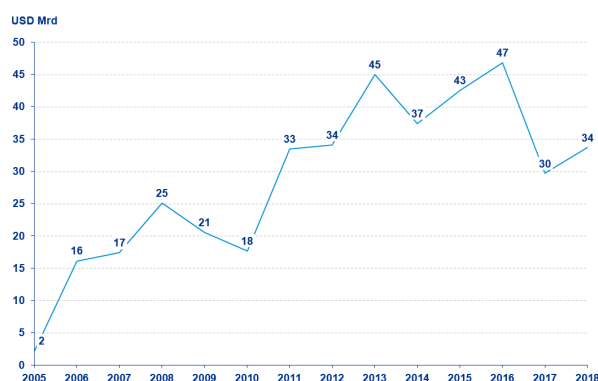


图 2：中国投资和建设项目概览，以十亿美元计（数据来源：美国企业研究所 2005-2018 年，作者制图）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非洲对中国的吸引力不断增加，重点是共同进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特别是工业领域）急剧增加，而在非洲获得相应的产出的成本则较低。2018 年非洲经济平均增长率超过 4%，紧跟亚洲的脚步。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18 年领先国家为利比亚、埃塞俄比亚和科特迪瓦，GDP 增长率分别为 10.9%、7.5% 和 7.4%。中国希望在此获得额外盈利。经济复苏使数以百万计的非洲人民进入中产阶级，从而令潜在消费者数量大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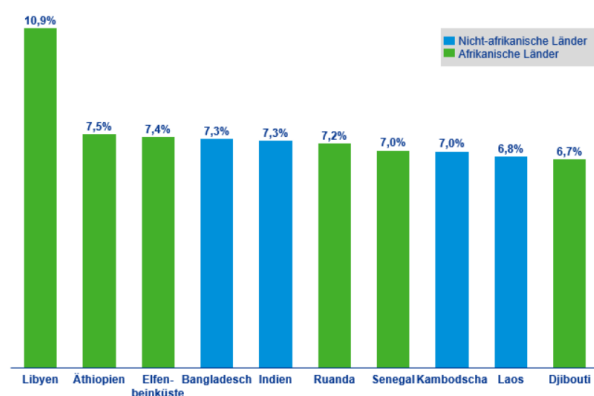


图 3：2018 年预计 GDP 增长率排名前 10 位的国家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者制图)

非洲也理所当然应成为一带一路之组成环节，以海上贸易和物流为重点（如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南非、埃及、摩洛哥或阿尔及利亚），但也应与内陆国家合作（例如刚果民主共和国、赞比亚、津巴布韦）。新丝绸之路的关键领域包括新（IT）技术、媒体和电信。下文将围绕该主题以及与非洲的关系，作出更详细探讨。

网络企业家奖及互联网创业者计划： 阿里巴巴推进非洲数字经济

在 2018 年的中非合作论坛会议上，53 位非洲领导人应邀前往北京进行为期八天的对话交流。习近平主席提出许多目标：除了提供 50,000 个政府奖学金外，还包括培训 1,000 名非洲年轻政治人才。该措施旨在协助非洲政治家自己掌握国家的未来，与上个世纪拉美和美国之间经济学家教育合作模式同出一辙。

该愿景的私营部门版本由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启动，其一年一度的“光棍节”于 2018 年 11 月 11 日再次刷新记录，销售额达

到 310 亿美元。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希望促进非洲科技创业领域，并在与 UNCTAD（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联合活动中推出“网络企业家奖”。马云提出：“让我们一起努力，让非洲变得更加数字化！”网络企业家奖旨在 2030 年之前在非洲建立一个年轻、创新的企业社区，以促进非洲的数字经济。重点是互联网初创公司和由女性创建的企业。在一年一度的比赛中，10 名决赛选手将获得 100 万美元创业资金。此外，还提供辅导计划和其他形式的支持。首次颁奖将于 2019 年举行。网络企业家顾问委员会包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为了加强在本地推广该计划，三个非洲区域合作伙伴于 2019 年 2 月加入：来自埃及的 RiseUp（北非创业网络和创业活动组织者），来自尼日利亚的 NINE（孵化器和创新者网络，重点技术创新）和来自南非的 22 OnSloan（非洲最大的创业园区）。



图 4：马云在 2018 年 8 月公布网络企业家奖（图片来自 Businesswire）

在网络企业家奖之前，马云于 2017 年启动了互联网创业计划，扶持来自发展中国家的 1,000 名企业家，预计其中 200 名来自非洲。大约四分之一计划名额已经分配，来自非洲的参与者在位于杭州的阿里巴巴总部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培训。参与者能够近距离体验阿里巴巴生态系统，并赢得洞察力塑造非洲科技舞台。参与计划人士并且承诺，通过自己的企业为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对于马云来说，该等项目的动机显而易见。一方面，他希望将自己的创业热情传递给非洲的年轻人，他们也是数字未来的承担者和创造者。另一方面，非洲仍不存在可塑造生态系统的法规和固定结构，令他感到乐观。

中国科技公司征服非洲

中国科技公司在非洲积极建立其影响力的一个动机是当地日渐增多的智能手机用户，他们形成新市场的基础。而两家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和中兴通讯则为市场垫下根基，其非洲业务占总销售额的约 20%。该两大巨头在超过 36 个非洲国家扩展 3G 互联网网络，建立了光纤网络并开发了电子政务设施。下一阶段是 4G 或 5G 网络升级（部分已经开始）。

非洲依靠中国企业开发和扩展电信和联网网络，部分原因归咎于中洲在该领域的相似之处。“BAT 公司”（百度、阿里巴巴、腾讯）成立时的互联网普及率仅为 1%，而在随后二十年内迅速增长。非洲需借助中国的经验技术发展其科技领域。

智能手机用户数量增长迅速（撒哈拉以南国家 38% 的居民在 2018 年可以使用手机上网，预计到 2025 年达到 87%），电信网络日益发达，致力将金融服务更普遍使用，这令支付宝（阿里巴巴集团蚂蚁金融的子公司）等公司往非洲扩展。例如，在肯尼亚，过半交易已通过智能手机处理。这也因为非洲的银行分行密度全球最低；因此，传统银行业务直接转移至智能手机，可谓理所当然。

支付宝于 2017 年首次来到南非，与南非最大的移动支付平台 Zapper 合作提供支付服务。初步为每年超过 10 万名到访南非的中国游客提供便捷支付。此初步合作为其在非洲大陆进一步扩展奠定基础，一方面涵盖每年超过 1.35 亿人次的中国赴非旅客，同时也为非洲人民提供便捷的移动解决方案。该等举措正符合世界银行宣布的到 2020 年实现全面金融包容性的目标，即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基本银行服务，例如关闭和使用账户。

与成立于 2018 年的尼日利亚企业 CoralPay 之合作则更为深远。CoralPay 是西非领先的移动解决方案提供商之一，旨在向公营部门、各种规模的企业以及私人客户推动数字银行业务。此合作将进一步简化西非和中国贸易商之间的合作，而中国消费者将能够直接从互联网上购买非洲产品，或者在旅途上直接从商贩那里购买。

中国深圳传音控股为非洲人使用移动银行解决方案提供支持。这家总部位于深圳的手机制造商约 10 年前在非洲落户，2017 年

成为非洲最大的手机制造商。除了对智能手机稳步增长的需求外，该公司成功因素还基于与尼日利亚和肯尼亚的研究机构密切合作，以更佳满足非洲消费者的需求。传音控股供应 10 美元至 400 美元的设备，迎合消费者的不同预算。

除智能手机和银行业务扩张外，预计非洲娱乐领域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国电视提供商四达时代已经开始提供服务，该公司所提供的内容不像其他提供商一样仅仅覆盖非洲部分区域，还提供来自整个非洲大陆的流行电影和连续剧。此外，非洲领先的音乐流播媒体服务也属于中国管理：Bobomplay 是深圳传音和中国互联网公司网易的子公司。Boomplay 服务已预装在自己出产的智能手机上，但也可以通过安卓应用程序商店下载。iOS 版将于 2019 年推出。2018 年 Boomplay 已拥有 3,100 万用户，并在年底与环球音乐集团签署合作协议，以大大改善音乐产品。

中国供应商即将向非洲公司推出的另一项服务是云数据存储解决方案。华为于 2018 年 11 月在南非开设了第一个非洲云服务本地数据中心。数据中心还推出了“InTouch 聚合器”平台，用于将不同服务提供商联网并在非洲构建云生态系统。

2019 年 9 月，埃塞俄比亚将发射该国第一颗卫星，而中国为此提供帮助。项目总造价 800 万美元，中国政府支援其 75%。卫星在中国发射，指挥控制中心设在埃塞俄比亚。这颗卫星将用于气候变化和天气相关现象的观测。

中非科技倡议 China Africa Tech Initiative

中非科技倡议（CAT-I）在建设科技生态系统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CAT-I 将自己定位为中非文化之间的桥梁，为发展非洲科技界提供支持，旨在相互学习、指导、提供进入市场咨询以及将已开发的服务和产品进行整合。CAT-I 不仅要促进交流网络的建设，还要将知识转化为“学习之旅”，即为非洲有抱负的年轻企业提供具体的技巧和工具（例如针对战略制定或融资方面）。学习之旅是与投资者、企业和成功的中国科技公司密切合作开发的。

创始人徐翼 (Stephany Zoo) 表示, 太阳能、金融科技和电子商务领域的投资潜力最大。为 CAT-I 提供咨询的包括中非合作、创新和技术领域的中非企业家和专家 (包括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参考文献

- 22 on Sloane. (n.d. 2018). 22 on Sloane. Abgerufen 2019 von 22 on Sloane: <https://www.22onsloane.co/>
- Africa Netpreneur Prize. (n.d.). About the Prize. Abgerufen 2019 von Africa Netpreneur Prize: <https://www.netpreneur.africa/>
-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2018). 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 Abgerufen 2019 von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http://www.aei.org/china-global-investment-tracker/>
- Awosanya, Y. Y. (12. September 2018). What Alipay's move to Africa could mean for African fintech startups. Abgerufen 2019 von Tech Point Africa: <https://techpoint.africa/2018/09/12/alipay-in-africa/>
- Bhorat, H., & Kharas, H. (22. November 2017). Africa's expanding middle class. Abgerufen 2019 von Brookings: <https://www.brookings.edu/podcast-episode/africas-expanding-middle-class/>
- Bräutigam, D. (2008). China's Foreign Aid in Africa: What Do We Know? In R. I. Rotberg (Hrsg.), *China into Africa: Trade, Aid, and Infrastructure* (Bd. 1, S. 197-216).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Bräutigam, D. (2011). African Shenzhen: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in Africa.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49(1), 27-54.
- Brennan, T. (18. Februar 2019). JACK MA'S NETPRENEUR PRIZE SETS LAUNCH DATE FOR 2019. Abgerufen 2019 von Ali Zila: <https://www.alizila.com/jack-ma-netpreneur-prize-launch-date-2019/>
- Businesswire. (8. August 2018). Alibaba Group Founder Jack Ma to Donate US\$10 Million to Establish Africa Entrepreneur Prize. Abgerufen 2019 von Businesswire: <https://www.businesswire.com/news/home/20180808005615/en/Alibaba-Group-Founder-Jack-Ma-Donate-US10>
- Chatzky, A., & McBride, J. (21. Februar 2019). China's Massiv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bgerufen am 2019 vo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chinas-massive-belt-and-road-initiative>
- China Africa Tech Initiative. (2017). The New Age of China Africa Collaboration is in Technology. Abgerufen 2019 von China Africa: <https://www.chinaafrica.tech/>
- Coral Pay. (2018). About. Abgerufen 2019 von Coral Pay: <http://www.coralpay.com/about.html>
- Crane, B., Albrecht, C., McKay Duffin, K., & Albrecht, C. (2018).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an analysis of policy to reduce regional disparities. *Regional Studies, Regional Science*, 5(1), 98-107.
- Dahir, A. L. (30. August 2018). A low-profile, Chinese handset maker has taken over Africa's mobile market. Abgerufen 2019 von Quartz Africa: <https://qz.com/africa/1374404/chinas-transsion-dominates-africas-phone-market-with-tecno-itel/>
- Dahir, A. L. (13. August 2018). China's payments giant is ready to boost financial inclusion in Africa. Abgerufen 2019 von Quartz Africa: <https://qz.com/africa/1354548/ant-financial-plans-for-digital-financial-inclusion-in-africa/>
- Dahir, A. L. (26. November 2018). Ethiopia is set to launch its first satellite into space—with China's help. Abgerufen 2019 von Quartz Africa: <https://qz.com/africa/1474369/china-to-help-launch-ethiopias-first-satellite-in-2019/>
- Dong, C., & Davis, M. (5. November 2018).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Opportunities in Africa. Abgerufen 2019 von DLA Piper: <https://www.dlapiper.com/en/southafrica/insights/publications/2018/11/africa-connected-doing-business-in-africa/chinas-one-belt-one-road-opportunities-in-africa/>
- Donkin, C. (24. April 2018). Alipay moves deeper into Africa with CoralPay tie-up. Abgerufen 2019 von Mobile World Live: <https://www.mobileworldlive.com/money/news-money/alipay-moves-deeper-into-africa-with-coralpay-tie-up/>
- Geda, A., Senbet, L. W., & Simbanegavi, W. (2018). The Illusive Quest for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Africa: Will China Make a Difference?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27(1), i4-i14.
- Global Security. (n.d.). Tanzania - TANZAM Railway. Abgerufen 2019 von Global Security: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tanzania/tanzam.htm>
- GSM Association. (2018). The Mobile Economy Sub-Saharan Africa 2018. Abgerufen 2019 von GSM A: <https://www.gsma.com/r/mobileeconomy/sub-saharan-africa/>
- Huawei. (15. November 2018). HUAWEI CLOUD Unveils in South Africa, Enabling to Build a Fully Connected Intelligent Africa. Abgerufen 2019 von Huawei: <https://www.huawei.com/en/press-events/news/2018/11/HUAWEI-CLOUD-South-Africa-Connected-Intelligent>
- Ilado, L. (16. Juli 2018). Boomplay Music reaches new milestone. Abgerufen 2019 von Music in Africa: <https://www.musicinafrica.net/magazine/boomplay-music-reaches-new-milestone>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18).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October 2018. Abgerufen 2018 v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8/02/weodata/weorept.aspx?pr.x=35&pr.y=8&sy=2018&ey=2023&ssd=1&sort=country&ds=.&br=1&c=12%2C668%2C914%2C672%2C612%2C946%2C614%2C137%2C311%2C546%2C213%2C962%2C911%2C674%2C314%2C676%2C193%2C548%2C122%2C556%2C912>
- IT News Africa. (4. September 2017). Mobile money platform Alipay enters South Africa. Abgerufen 2019 von IT News Africa: <https://www.mobileworldlive.com/money/news-money/alipay-moves-deeper-into-africa-with-coralpay-tie-up/>
- Jackson, T. (25. Juli 2017). Alibaba's Jack Ma launches \$10m African Young Entrepreneurs Fund. Abgerufen 2019 von Disrupt Africa: <http://disrupt-africa.com/2017/07/alibabas-jack-ma-launches-10m-african-young-entrepreneurs-fund/>
- Laubscher, H. (12. Juli 2018). The Prime Difference Between Amazon And Alibaba. Abgerufen am 2019 von Forbes: <https://www.forbes.com/sites/hendriklaubscher/2018/07/12/the-prime-difference-between-amazon-alibaba/#57dd0b2c3c47>
- Liao, R. (2018). Alibaba sets new Singles' Day record with \$31B in sales, but growth is slowing. Abgerufen 2019 von TechCrunch: https://techcrunch.com/2018/11/11/alibaba-singles-day-2018-31b/?guccounter=1&guce_referrer_us=aHR0cHM6LW93d3cuZ29vZ2xLmNvbS8&guce_referrer_cs=X1-2100VrnnViytCTZMmAQ
- Lin, J. Y. (2018). China's Rise and Opportunity for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Africa.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27(1), i15-i28.

- Mauk, B. (29. Jänner 2019). Can China Turn the Middle of Nowhere Into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Economy? Abgerufen 2019 von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9/01/29/magazine/china-globalization-kazakhstan.html>
- Music Business Worldwide. (5. November 2018). Universal becomes first major to license Africa's biggest streaming platform, Boomplay. Abgerufen 2019 von Music Business Worldwide: <https://www.musicbusinessworldwide.com/universal-becomes-first-major-to-license-african-streaming-platform-boomplay/>
- Nine. (n.d.). About. Abgerufen 2019 von Nine : <https://nine.org.ng/>
- Nliam, A. E. (26. April 2016). CoralPay brings AliPay to online merchants in Nigeria. Abgerufen 2019 von VON: <https://www.von.gov.ng/coralpay-brings-alipay-to-online-merchants-in-nigeria/>
- Olander, E. (26. August 2017). China's StarTimes is now one of Africa's most important media companies. Abgerufen 2019 von Medium: <https://medium.com/@eolander/chinas-startimes-is-now-one-of-africa-s-most-important-media-companies-103843ebc376>
- Olingo, A. (24. September 2018). Africa embraces Huawei despite security concerns. Abgerufen 2019 von The East African: <https://www.theeastafrican.co.ke/business/Africa-embraces-Huawei-despite-security-concerns/2560-4908166-15t6impz/index.html>
- Shapshak. (7. August 2018). Alibaba Founder Jack Ma To Launch \$10 Million African Entrepreneurial Prize. Abgerufen 2019 von Forbes: <https://www.forbes.com/sites/tobyshapshak/2018/08/07/alibaba-founder-jack-ma-to-launch-10m-african-entrepreneurial-prize/#226fe31939bf>
- Sow, M. (6. September 2018). Figures of the week: Chinese investment in Africa. Abgerufen 2019 von Brookings: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africa-in-focus/2018/09/06/figures-of-the-week-chinese-investment-in-africa/>
- Startimes Tv. (2018). ST Africa. Abgerufen 2019 von Startimes Tv: <https://www.startimestv.com/channel/detail/157.html>
- Stegemann, P. (25. Jänner 2016). Start-ups in Ägypten: Was von der Revolution bleibt . Abgerufen 2019 von Al Sharq: <https://www.alsharq.de/blog/start-ups-aegypten-was-von-der-revolution-bleibt>
- Sun, Y. (2018, September 12).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China's latest commitments to Africa. Abgerufen 2019 von Brookings: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africa-in-focus/2018/09/12/the-political-significance-of-chinas-latest-commitments-to-africa/>
-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8. August 2018). "Let's make Africa a digital Africa," Jack Ma tells entrepreneurs. Abgerufen 2019 von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https://unctad.org/en/pages/newsdetails.aspx?OriginalVersionID=1833>
-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2018). Human Development Data (1990-2017). Abgerufen 2019 von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 Van Mead, N. (31. Juli 2018). China in Africa: win-win development, or a new colonialism? Abgerufen 2019 von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cities/2018/jul/31/china-in-africa-win-win-development-or-a-new-colonialism>
- World Bank. (1. Oktober 2018). UFA2020 Overview: Universal Financial Access by 2020. Abgerufen 2019 von World Bank: <http://www.worldbank.org/en/topic/financialinclusion/brief/achieving-universal-financial-access-by-2020>
- Xinhua. (2018). Beijing declaration, action plan adopted at FOCAC summit. Abgerufen 2019 von Xinhua: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cnleaders/2018BeijingSummit/index.htm>

卢爱丽 (Alessa Lux) 在奥地利毕马威任职经理，也是毕马威中国服务中心 China Desk 团队的成员 (www.kpmg.at/chinadesk)。在加入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之前，她曾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山东省威海市校园担任讲师。她在维也纳修读东亚经济与社会，并在维也纳和香港进修经济学。

中国在非洲之角经济繁荣中的作用以及对欧洲企业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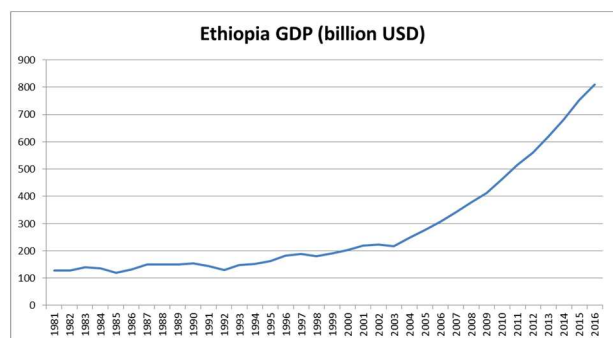
塞巴斯蒂安·雷埃尔 *Sebastian Reil*

经济学家、汉学家、企业顾问，维也纳



非洲之角 - 从贫民窟到欣欣向荣的地区

饥饿和贫穷：这仍然是欧洲人对埃塞俄比亚的印象，即使在饥荒发生后 30 多年。然而该非洲国家近年来一直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其增长率超过 10%。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称，在一些轻工业领域，埃塞俄比亚已经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国家。



埃塞俄比亚 GDP（十亿美元）

乍看之下，埃塞俄比亚与中国的经济崛起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个国家都经过一段时期的共产主义中央集权经济和农业集体化，经济受到削弱，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快速增长。一党制结构的政治体系也无独有偶。

但这并非巧合。亚的斯亚贝巴的政治领导人有意向“中国模式”看齐，并得到中方的相应支持。因此，大量埃塞俄比亚官僚被派往中国深造，接受由中国政府支助的培训教育。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就是这样的中心之一，非洲国家的未来官员和决策者，在这里按照北京的标准接受培训。



(图片: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该研究所所长、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和副行长林毅夫在此居轴处中。他不仅是一名研究员，而且与中国和埃塞俄比亚政府具有良好关系，因而闻名。

中国女商人海宇 (Helen Hai) 讲述了第一位中国主要投资者 - 华坚鞋业来埃塞俄比亚投资的情况。当时的总理泽纳维会见了林毅夫，并向他请教如何发展埃塞俄比亚经济。林的建议遵循了中国经验：根据生产要素的情况（大量非熟练工人和小资本），应该吸引对出口加工业的投资。泽纳维接受了此建议，并不久之后飞往中国，让林给他介绍潜在的投资者。其中一家感兴趣的公司就是华坚鞋业，一家位于中国南方的大型鞋业制造商。应埃塞俄比亚总理的邀请，华坚随后开始在该国建立起第一家中国鞋厂，并计划将货物出口到美国。首次接触六个月后，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附近的东部工业区开始生产。目前生产线上每天产出 2,000 双鞋，用于出口。

后来，当埃塞俄比亚政府开始规划博乐莱米工业区时，向前工厂负责人海宇寻求建议。此外，华坚还计划在首都附近建立自己的工业园区 - 华坚轻工城，该项目目前还在建设中。

中国在埃塞俄比亚产业政策中的作用

近年来，中国的影响力遍及所有经济领域。此外，前埃塞俄比亚总理的经济顾问阿克贝与林毅夫私交甚好。

中国不仅仅是他们的灵感来源，也是几乎所有重大项目的合作伙伴。不久之前土耳其公司还是重要的参与者，但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他们无可争议的合伙人。因此，非洲联盟在亚的斯亚贝巴的新总部完全由中国出资和建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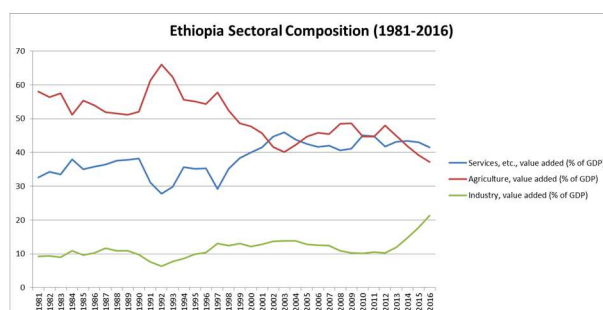
中国公司占主导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资金加上结合政府支持的整套解决方案。从吉布提到亚的斯亚贝巴的铁路，不仅是由一家中国公司建造，而且建设贷款也是来自中国。这些基础设施项目尤为重要，因为埃塞俄比亚没有通往海岸的通道。新铁路将大大缩短到吉布提港的运输时间。几乎所有主要机场、铁路和公路的建设，与此类似，皆由中国大型国有建筑公司承建。

埃塞俄比亚经济特区

通过约 40 年前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深圳的历史，还鲜为人知，是它成为了经济繁荣的催化剂。在 70 年代，因为很多居民逃往香港，该渔村聚集的地区受到人口减少的威胁。1979 年，当深圳被列为首批四个经济特区之一的时候，外国直接投资立即涌入。几乎没有任何商人想要错过当地的低生产成本，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就这样诞生了。深圳已经发展成为拥有 1,200 万人口、在中国拥有最高生活水平的大都市。深圳现在注册的国际专利已经超过法国和英国的总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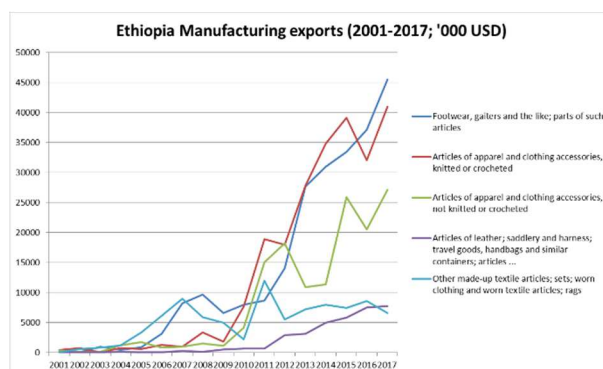
这一段成功历史，激励了世界上许多政府。埃塞俄比亚的政治领导层也希望启动类似项目，并于 2012 年通过工业园建设和经济特区发展法。

该等经济特区既可以由私人也可以由公家运营。其中东部工业区意义重大，是与中国合作推出的经贸合作区。经贸合作区是中国试图将其在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出口到其他国家的试验。在非洲已经/将会建成六个类似的经济特区。东部工业区被认为是最成功工业区之一。相比之下，其他国家的大多数区域都无法吸引投资。



埃塞俄比亚产业组成（1981-2016）

如上图所示，自 2012 年以来，工业在经济产出中的比例增加了一倍多，主要是由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增加。



埃塞俄比亚制造业出口（2001-2017，千美元计）

此外，制造业出口近几年急剧增加。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仍然是农产品，包括咖啡。相比之下，工业产品仍然只占总出口量的一小部分，但增长强劲。

中国离岸外包

过去几年，中国似乎无穷无尽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已经到了极限，工资因此暴涨。目前，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达到每月 629 美元。相比之下，埃塞俄比亚的工人工资只要每月 40 美元。即使与非洲邻国的水平相比，也属微不足道。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数据，埃塞俄比亚的一件马球衫的劳动力成本仅为中国或越南的一半。

根据世界银行估计，由于工资上涨，不久的将来 8,500 万个工作岗位将会离开中国。那些现在将自己定位为离岸外包点，以承接这些工作的国家，会具有最佳先决条件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

全球意义和政治变革

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对中国在埃塞俄比亚具有针对性的活动并非视而不见，毕竟其中涉及地缘政治权力的角逐。由于非洲之角位于红海的主要航线上，对国际贸易举足轻重。特别是吉布提，一个红海湾小国，同时也是埃塞俄比亚通往海路的唯一通道，已经成为世界大国的角逐之地。

中国在海外的唯一军事基地就设在吉布提。此外，美国、日本、意大利、法国和英

国在该国也拥有军事基地。在此背景下，最近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相互接近，对于获得进入红海港口新途径非常重要。

欧洲企业的机遇和风险

在埃塞俄比亚等新兴市场，制度框架和供应市场往往不如西方企业所习以为常的本土市场发达。这可以通过公司纵向总整合和强有力的政府支持来解决。中国公司在在本土市场就已认识并适应该等挑战，因而更加驾轻就熟。

对欧洲企业来说，参与当地经济发展有两种策略：要么也通过组成企业集团以及本国政府的支持，提供综合完整的解决方案，包括融资。或者专注于更有潜力的利基市场。他们可以为中国建筑公司或轻工业公司供应零部件和资本商品。基础设施和工业积压的投资需求仍然巨大。此外，埃塞俄比亚可成为充满机遇的销售市场，毕竟该国有超过一亿居民和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

塞巴斯蒂安·雷埃尔 Sebastian Reil 在德国、荷兰、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修读经济学和汉学。他曾在中国北京一家智库工作，主要研究中埃两国的工业政策。他对经济特区和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影响的研究已在各种学术期刊上发表。塞巴斯蒂安·雷埃尔现在维也纳担任企业顾问。

地缘政治大局之外：对莱索托中国移民的见解

莎拉·哈尼施博士 Dr. Sarah Hanisch

科隆大学民族学研究所博士后及研究员



中国 - 非洲：概述

2018 年 12 月 13 日，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宣布美国新的非洲政策。新政策不仅旨在加强美国的经济利益，而且还在于遏制中国和俄罗斯对非洲大陆的影响。博尔顿强烈谴责中国过去 13 年的非洲政策，指责中国通过贿赂和不透明协议来操纵非洲国家。从长远看，这导致非洲国家的战略债务，令他们只能无助地满足北京方面的愿望和要求。美国强调，中国的非洲政策是其更大的战略计划的一部分。

新的美国非洲政策是目前唯一公开试图遏制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政策。

然而自 2006 年首届《中非合作论坛》以来，中国在非洲的活动就受到国际社会的严格观察。虽然中国强调，这些活动对双方有利，但西方观察家和政府指责中国只对非洲原材料和其他战略物资感兴趣。因此中国政府经常被指责，会将有效殖民非洲并建立一个新的中华帝国。

美国记者霍华德·弗兰奇 (Howard French) 甚至在《中国的第二个大陆：百万移民如何在非洲建立新帝国》(“*China's Second Continent: How a Million Migrants Are Building a New Empire in Afrika*”) 一书中，视中国移民为中国所谓帝国项目的一部分⁹⁹。

弗兰奇认为，中国移民离开中国是因为非洲更加自由，充满商机。但同时，他也视

这些移民为中国政府的走卒。在过去十年中，非洲的中国移民人数无疑大大增加了。来自厦门和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1996 年非洲只有 16 万中国移民。到 2012 年，已经有 110 万¹⁰⁰。预计这些数字在将来会有所下降，因为很多移民想返回中国。

对非洲中国移民研究往往很少关注非洲个体国家之间与中国移民之间的差异。自毛泽东时代，中国就与赞比亚和坦桑尼亚保持着密切的往来。著名的坦赞铁路 TAZARA 是毛泽东时代最重要的项目之一。至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中国才开始与南非、纳米比亚和莱索托建立外交关系。中国移民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从事着各种各样的职业。很多移民来自中国的福建、四川和安徽省的农村地区，他们在非洲多从事贸易或者经营小型农业和建筑公司。其他移民则来自北京和上海等大都市，他们是高素质人才，在非洲的国有或非国有公司工作。简而言之，没有像博尔顿经常描述的那种中国非洲政策和中国移民群体。

中莱关系

本文旨在通过来莱索托的中国移民为例，解释中国在非洲的活动以及中国移民的复杂性。非洲南部小山国莱索托便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2017 年该国人口为 220 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1,154.44 美元。据非官方估计，中国移民数为 5,000 至 10,000 人¹⁰¹。

⁹⁹ Van der Walle, N. 2014. “书评：中国的第二个大陆：百万移民如何在非洲建立新帝国，作者霍华德·弗兰奇” 外交事务。网络地址：<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reviews/capsule-review/china-s-second-continent-how-million-migrants-are-building-new-empire-afrika>

¹⁰⁰ Su, Z. 2017. 非洲华人移民数量迅速增加。中国日报，1 月 14 日。网络地址：http://www.chinadaily.com.cn/world/2017-01/14/content_27952426.htm

¹⁰¹ 世界银行，2018，国家概况：莱索托。网络地址：

20 世纪 60 年代，一批台湾发展专家来到莱索托。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台湾人开始涉足零售业和纺织业。而中国大陆移民始于 80 年代末。起初来到莱索托的主要是来自上海的企业家和贸易商。自 1998 年以来，中国移民迅速增加，大多数新移民来自福建省。

这些中国移民与国家之间的合作没有密切联系。两国建交不久，因为莱索托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一直与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莱索托几乎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原材料。最重要的资源是落在南非人手中的水。尽管莱索托缺乏战略原材料，中国政府还是投资了几个项目。其中包括国家图书馆、国会大厦和曼特比森国家会议中心¹⁰²。计划中的项目包括马塞卢的一家医院和通往交通欠佳但很有吸引力的塞卡哈拉巴特贝 (Sekhalabatebe) 国家公园的道路。总的来说，在巴索托的日常生活里，中国移民远比中国政府及其项目要活跃的多。

中国移民在莱索托

本文作者于 2014 年在莱索托进行了为时 8 个月的研究，部分研究是对中国移民进行的问卷调查。共有 120 名年龄在 14-54 岁的人接受调查，其中包括 58 名女性和 62 名男性。受访者的教育程度较低：37.5% 小学毕业，35.83% 高中毕业，只有 12.5% 拥有大学学位，因为大多数受访者成长的年代几乎不可能接受大学教育。在家庭结构方面，调查显示 73.3% 的受访者已婚，只有 23.3% 的人与他们的配偶和孩子生活在莱索托。55%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孩子在中国。通常情况下，是年轻的夫妇一起到莱索托创业，一旦生意打开局面，孩子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孩子就和母亲回国。对于年长的夫妇来说，情况刚好相反，女人们几乎一直留在莱索托，而男人们则往来于中国和莱索托。

约 84.16% 受访者来自福建，其余受访者则来自广东、江苏、江西、安徽、河南、四

川和山东省。大部分生意由福建家庭经营，可以看出福建移民在当地的强势存在。在较小的店里，只有家庭成员和当地员工工作。当地员工的数量取决于业务规模。工资报酬由劳动部集中规定。另一方面，超市或批发商也雇佣中国员工，因为工作条件不是很有吸引力，他们主要从中国较穷的省份招人。中国工人工资的绝对值高于当地员工，但这都是相对的，中国工人的工作时长很多，多数人一年 365 天，每天工作 8-10 小时。

来莱索托的三个主要动机是：

1. 可以信赖的朋友 (56.78 %)
2. 有好的商机 (16.1%)
3. 签证容易 (9.32%)

这证实了莱索托中国移民是依靠非正式的私人社交网络。在与移民的私人对话中，他们强调朋友对生意成功的重要性，是朋友而不是什么中国大使馆或警察局和政府部门等地方机构在紧急情况下提供帮助。

经常有争论说，中国移民来到非洲，是因为他们可以在那里快速轻松的赚钱。与莱索托的中国移民的交谈却显示，由于洛蒂与人民币之间的汇率不佳，利润率下降了 50%。频繁的抢劫和盗窃令获利机会更加减少。纸面上的正式官僚主义障碍很少，但在实际操作中，有很多非正式的障碍。检查时经常要贿赂当地官员。有时候获得居留许可需要两年，令在莱索托的中国移民生活变得困难。

很少中国移民能在莱索托看到自己的未来。66.69% 的人表示，他们只想回到中国。只有一个人想留在莱索托。大多数人在莱索托感觉不安全，天黑后不敢离开家。许多人把他们的住所改建成堡垒，以避免受入侵的危害，却令生活素质大减。

自 2014 年 9 月试图政变以来，莱索托的安全局势紧张。中国大使馆以详细具体的通知做出应对，包括具体安全措施和疏散计划。这迅速的反应是因为莱索托在 1998 年出现过一次政治动荡。那一次有许多中外商铺遭到

<https://data.worldbank.org/country/lesotho?view=chart>

¹⁰² 莱索托时报，2018，中国计划在莱索托开展更多项目。莱索托时报，1 月 27 日。网络地址：

<http://lestimes.com/china-plans-more-projects-in-lesotho/>

掠夺、放火，部分商店甚至被全部摧毁。然而当地政府和中國大使馆都没有采取预防措施，很多人失去了所有财产。2014 年尽管中國大使馆积极应对，许多人仍然感觉不安全并开始制定具体的回国计划。

结论

中國移民和政府已经成为莱索托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无论是移民的动机还是国家之间的合作的影响都不能归类为纯粹的地缘政治。中國移民经营零售和批发业，为当地居民提供服装和日用品，与国家层面在基础建设方面的合作不甚相关。

事实上，莱索托属于中國参与的非洲国家之一，尽管它没有通常意义上战略优势，如资源保障和土地使用权。在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习近平宣布免除莱索托国会大厦和曼特比森国家会议中心项目的债务，并且承诺莱索托 1.5 亿人民币赠款和其他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¹⁰³。

莱索托也是绝佳范例，证明欧洲国家和美国的承诺通常只不过是空话。尽管受西方援助 50 多年，莱索托仍然是该地区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由于艾滋病蔓延，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预期寿命甚至显著下降。尽管有许多治理和加强地方机构的项目，莱索托还是受一些政治家和政党的私人斗争的影响，整个行政机构陷于瘫痪，管理只是由同一拨政客们交替执行。

例如，帕卡利塔·莫西西里 (Bethuel Pakalitha Mosisili) 和莱索托民主大会党 (LCD) 从 1998 到 2012 执政。汤马斯·莫措

阿海·塔巴内 (Thomas Motsoahae Thabane) 于 2012 年成为莫西西里的继任者。塔巴内曾是民主大会党的成员，然而由于与莫西西里发生纠纷，于 2006 年创立了自己的政党，即全巴索托大会党 (ABC)。塔巴内和全巴索托大会党从 2012 至 2015 年执政，于 2015 年在大选中被民主大会党和莫西西里击败。此后不久，由于担心他们在莱索托的安危，塔巴内和全巴索托大会党领导人逃到南非避难，直到 2017 年，通过议会信任投票废除莫西西里，才得以返回莱索托。自 2017 年 6 月，塔巴内再次出任莱索托首相，但是政治局势仍然紧张。

通过《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AGOA)，美国与莱索托的关系经常被视为市场准入和创造就业机会的一个积极正面的例子。然而，在幕后看到的是，在莱索托为美国市场生产的公司都不属于巴索托人。巴索托人只是廉价劳动力，领取工资而已，而且很多人无法养家糊口。有鉴于此，在中非讨论中，最好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抑制中国影响力上，而是要问美国和欧洲对像莱索托这样的国家贡献了什么和可以做点什么。

莎拉·哈尼施博士 (Dr. Sarah Hanisch) 自 2017 年 10 月起担任科隆大学民族研究所的博士后和研究员。在此之前，她在维也纳大学东亚/汉学研究所任职助理教授，为期三年，并于 2018 年获颁维也纳大学汉学博士学位。她的研究兴趣包括：全球化的民族学、中非关系、中國移民和社会变迁。

¹⁰³ Mpaki, B. 2018. 中國取消莱索托债务，给予更多援助。莱索托时报，9 月 15 日。网络地址：

<http://lestimes.com/china-cancels-lesotho-debts-gives-more-aid/>

中国清楚知道：新兴市场就在非洲

古德伦·萨格德 *Guðrun Sageder*

奥地利跨文化胜任力协会 in:ku:ko 创立人与主席



中国清楚知道：新兴市场就在非洲……然而，入乡随俗：欧洲人如何才能了解非洲人呢？

如何打招呼

许多人都听说过：在中国，要用双手递交名片，同时略微躬身。奥地利人轻拍中国同行的肩膀后，却换来对方的一脸错愕、尴尬。随着时间的推移，奥地利人慢慢明白对方的反应，并更了解哪些行为适宜，哪些不宜。

1987 年，我中学毕业后开始在维也纳修读汉学。当时经商的中国人英语水平欠佳，我的目的是能够以其母语与他们沟通。然而，一般中国人学习英语的速度比我学习普通话更快……但是当时的中国企业家已经意识到，要开放市场，必须适应商业伙伴的需求。通过双方了解，来自五洲四海的商业伙伴也可以建立长期、平等互惠的合作关系。

中国走入非洲

目前，最具潜力的市场是位于非洲大陆的 54 个国家。中国早已明察先机，并远远抛弃犹豫不决的欧洲人。雇用当地工人和中国管理人员的中国的工业和制造业公司以及大型基础建设项目（港口、铁路、公路和宗教建筑等等）日渐普及。

欧洲企业依然犹豫寡断，尤其是面对潜在非洲商业伙伴时，往往表现举棋不定，这种行为与上世纪 80 年代亚洲市场对欧洲供应商开放的时候非常相似。

人类本性谨慎保守，尤其对于不熟悉的事物。我们都有各种固定印象和偏见，然而在与“陌生人”打交道前，最好先对这些印象和偏见进行考究，并提出质疑。

由维也纳到非洲

举一个例子：一家公司想将其销售经理 R 先生派往肯尼亚参加一个博览会，以寻找该地区的潜在商业伙伴。R 先生在完成一天繁忙的工作后，从维也纳飞往内罗毕，到达后入住酒店，第二天一早参加展会。从抵达肯尼亚到参观展会，期间他体验了全新的气味、震耳的汽车喇叭、布满大街的行人、左行交通、无数的安检、陌生的语言……

许多问题不断涌现：

- 为什么要设置这么多检查？
- 为什么这么多人步行，而且在高速公路边上？
- 他们说的都是哪种语言？
- 野兽在哪里？在这里也能遇到大象和长颈鹿吗？
- ……还有，明天有什么安排……
- 我可以坐出租车前往展览馆吗？安全吗？
- 明天在展会上我会与谁见面？
- 我们的产品真的会在这个国家被接受吗？
- 如此类推……

R 先生对所有关于产品和企业的问题都了如指掌，对所有技术问题也胸有成竹。可是，他的销售文件是否适合肯尼亚市场呢？真正适合该国的产品和其独特卖点是什么？

- 高科技豪华越野车有什么用，假如无法获得零配件、不抗尘并因而只由数周使用寿命？
- 在没有听力保健专业人员培训的国家，是否可以进口助听器，还是必须同时提供培训？

- 女性如何与当地男性商业伙伴进行谈判？有可能吗？是否被禁止？

须建立跨文化胜任力

要与非洲企业家成功进行平等合作谈判，必须拥有以下各方面广泛知识：

- 关于该国家
- 文化
- 传统
- 特点
- 教育水平
- 语言
- 当地需求

尤其是非洲如此多元化的各种文化、部落、民族和语言带来特殊的挑战。欧洲人仍然被视为“前殖民者”？如何摆脱这种偏见？

因此必须注意：

- **部落/部族**

目前谁在掌权？国家发展方向？是否存在种族或宗教冲突？如果有，作为企业必须特别注意什么？我的企业/员工是否对该非洲国家表示尊重？

- **文化：**

有什么等级制度？谁能做决定？该地区有哪些应做和不应做的事情？了解当地的禁忌事项！在何种场合穿什么衣服？是否有固定仪式？如何应对？时间观念如何？守时是否重要？

- **语言：**

公司文件是否以适当的语言撰写？英语/法语/阿拉伯语/斯瓦西里语/南非荷兰语？内容是否适合当地需求？

因而……

这只是开头……但也是欧洲企业与非洲伙伴展开平等互利合作的基础。

总而言之，要在该市场立足并取得长期成功，必须具备极高的跨文化胜任力和耐性。

非洲时钟的速度不同，有时比较慢（特别是官僚程序），有时比较快（比如在 IT 领域），欧洲人应该接受这个特点，并具备极大的好奇心和宽容度，以打开这些新兴市场的大门……否则中国会很快将其关上。

古德伦·萨格德 (Gudrun Sageder)，奥地利跨文化胜任力协会 in:ku:ko 创办人和总经理。她在北非和撒哈拉以南地区生活工作了 20 年，2019 年任教于维也纳应用科技大学，并于团队合作为向非洲扩展的企业提供研讨会、咨询和支持。

“绿色革命II” — 小麦：未来的黄金

恩斯特·格罗斯勒赫尔 *Dipl. Ing. Ernst Grosslercher*

植物育种专家



哈罗德·赫硕普夫 *Dipl.-Ing. Harald Hoschopf*

脉络及认证专家



小麦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必须扩大种植面积，提高粮食产量以及保障收成。目前，全球小麦产量为 7.5 亿吨，目标是到 2030 年将产量提高至 8.5 亿吨。



图 1：我们的自制健康优质小麦面包：“成功故事”

可持续性的育种方法，以达到复杂的育种目标如“产量”、“质量”和自我授粉的“产量保障”（特别是冬小麦），对改进全球（特别是中国）的食品供应保障与安全不可或缺。产量及质量保障必须在尽可能减少使用杀虫剂的前提下达到，以确保有机或常规小麦生产中以最天然的品质特性保障人类和动物的食品安全。因此，须采用“农业 4.0”概念作为支持。在此需要建立全面而强大的环节：从育种到国家测试机构的连接、农业，随后到加工商以及消费者（图 1）。从育种到消费者，这种全新的、无转基因的整体概念被称为“绿色革命 II”。

回顾：“绿色革命 I”在什么时候发生？

“绿色革命 I”指的是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发展的现代农业。优质高产小麦和水稻品种在发展中国家普及，主要通过墨西哥的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 (CIMMYT) 以及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 (IRRI)。除了引入新品种外，“绿色革命 I”还包括扩展灌溉系统以及应用合成肥料和杀虫剂。

展望：“绿色革命 II”

- 通过格罗斯勒赫尔 (Grosslercher) 2018 年的优化、无转基因的整体概念“小麦田间基因组选择/基因型选择”得以实现
- 将成为携手面对未来的“成功故事”，为全世界人口保障到 2030 甚至 2050 年的粮食和食品安全

如果向农民提供新型小麦，则应提供有关这个在实践中尚属未知的品种的广泛信息。须在种植现场向农民提供相应的“根据地点和品种优化的库存管理建议”。为此，必须选择合适的实验地点、氮肥施用策略、农药和生长调节剂操作和播种密度，以便能够通过合适的实验布局，为“有机”或“常规”小麦生产培植管理措施作出最佳结论。

1. 由育种者和农民通过“田间小麦基因组选择/基因型选择”挑选出适应持续的气候变化的小麦品种。

2. 无论在“有机”或“常规”农业：

- 产量增长可达到 15-50%
- 新小麦品种产量稳定性和“生态适应性”提高，从而提高作物产量
- 以及达到消费者所要求的更高品质保障！

因此，基于经济效率、可持续性以及单独价值创造单位的环境平衡因素，必须寻找一条整体而共同的道路，尤其是消费者对可持续性要求甚高。每个环节的成员——例如，育种者、官方组织、农民、农产品贸易商、面粉厂、面包房、销售人员——都在自己领域内竭尽所能。一方面必须找到育种、测试、农业、加工和消费者之间的界面（图 2），另一方面，将各环节之内和之间的关系和连接进行优化。



图 2：优质小麦品种的育种是高品质烘焙产品的基础

“绿色革命 II”：中亚哈萨克斯坦的示例

哈萨克斯坦国家为农业创新提供广泛财政支持，例如 Agrobusiness 2020，哈萨克斯坦改革计划 2050。到 2025 年，小麦产量可翻倍，从 1,500 万吨增加到 3,000 万吨（图 3），到 2050 年再增加 3,000 万吨，达到 6,000 万吨。



图 3：2018 年和 2025 年哈萨克斯坦小麦平均产量（格罗斯勒赫尔和赫硕普夫，2018 年）

“绿色革命 II”：俄罗斯联邦的示例

在俄罗斯联邦，2030 年小麦产量有可能从 8,000 万吨增加到 1.6 亿吨，到 2050 年增加到 2.4 亿吨。

为了满足国内人口的需求，中国需要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联邦作为原材料、加工产品以及食品进口的生产国。

为了确保中国的中长期粮食供应，必须及时加强进口国中国与出口国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联邦之间的合作。因此，已经开始大力拓展扩建现有的铁路线和丝绸之路（图 4）。同时，也在不遗余力地创建其他交通连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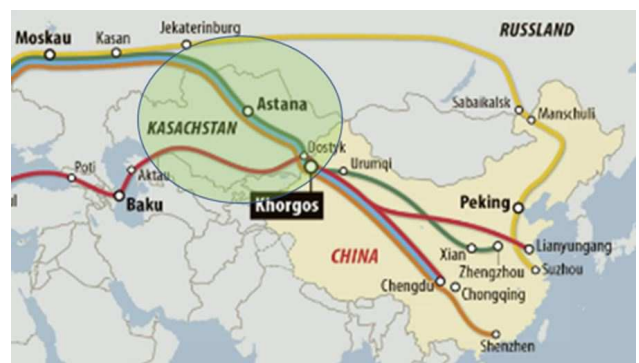


图 4 丝绸之路：俄罗斯联邦 - 哈萨克斯坦 - 中国

“绿色革命 II”：非洲的示例

由于区域性人口增长，非洲粮食需求猛烈上涨，当地的玉米和黍产量也必须相应显著增加。因此，引入“玉米、小麦和黍田间基因组选择/基因型选择”。通过该整体性概念，实现可持续、环保及合乎经济效益的生

产变得更加容易。该优化整体概念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作物，以满足适合非洲的粮食需求（图 5）。



图 5：非洲的“绿色革命 II”适用于所有农作物

因此，必须举办一个基础广泛的非洲专题讨论会来制定总体概念，一方面针对区域作物，另一方面针对所有其他作物以及动物育种和食品加工。

“绿色革命 II”：奥地利的示例

在奥地利，具有“理想天然烘焙特征”的优质小麦在半干旱生产区产出。此优良品质有助于烘焙美味可口的“皇帝面包 Kaisersemmeln”，无需加入有害健康添加剂（图 6）。



图 6：饲料小麦面包和优质小麦皇帝面包的比较

“绿色革命 II”：欧洲的示例

欧洲（例如奥地利）大力促进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的发展。然而，由于谷物育种中的疾病和气候抗性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因此应该引入“田间小麦的基因组选择/基因型选择”。已适应的品种令产量更稳定，其产量和稳定性不受气候变化影响。因而，奥地利和中欧和东欧半干旱生产区的国家可在未来数年内建立育种和生产网络，可确保全国粮食产量每年持续上升 2%-5%。

奥地利 - 俄罗斯 - 哈萨克斯坦 - 中国网络

1. 2019 年内须将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优质小麦生产的所有可能性做出评估。必须尽快取得初步成果，以确保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开展种植优质小麦。目前的优化整体概念（格罗斯勒赫尔，2018）须根据地区特性进行调整。拥有有 40 年经验的植物培育者格罗斯勒赫尔、维也纳自然资源和生命科学大学农业教授利博哈特 (P. Liebhard) 教授以及认证专家赫硕普夫将参与其中。
2. 2020 年起，具有极高烘焙品质基因的区域小麦品种将被归入相应质量等级。随后几年，通过我们的特殊育种计划将区域和国际品种杂交，以显着提高小麦的产量、质量和产量安全。因而，将来所收割的优质小麦会成为品牌消费品，可在国际市场上以较高价格出售（图 7）。



图 7：绿色革命“II” - 小麦：未来的黄金

3. 由于耕种面积有限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国须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大量进口小麦，包括优质烘培品种，还有面粉和烘培食品，如特色蛋糕和优质面食。

亚洲 - 欧洲 - 非洲网络

中国意旨从非洲大陆进口大量小麦和其他作物，并不合情理。非洲本身人口迅速增长，因而急需足够粮食供应以养活自己的人口。

中国加强与非洲的合作，旨在互惠互利，因为中国可利用许多非洲作物的（基因）资源，与中国品种进行杂交育种，进一步提高中国的产量。

结论

要实现我们在亚洲、非洲和欧洲的“成功故事”，必须将植物育种者、植物种植者、贸易商和加工商联网，通过“优化整体概念”，在农畜业、“农业 4.0”、未来的“绿色革命 II”中共同努力。



恩斯特·格罗斯勒赫尔 (Dipl.-Ing. Ernst Grosslercher) 为植物育种者，具有 40 年经验。他开发了重要的奥地利冬小麦品种，包括第一个奥地利冬季小黑麦品种以及夏季大麦品种。他旨在为小麦品种构思一个整体优化概念，描述品种的生命周期，从品种的杂交到停产。引入“小麦在田间的基因组选择/基因型选择”概念使所有市场参与者可以明确联网分工。未来数年内，该概念会在欧洲、亚洲和非洲与当地创新机构合作，发展成为绿色革命“II”。

哈罗尔德·赫硕普夫工程师 (Dipl. Ing. Harald Hoschopf) 从 2003 年起任奥地利凯思 CISEMA 有限公司管理合伙人和创办人。凯思公司为领先的中国事务咨询公司，其重点于认证和质量保证。多年来他参与了很多企业的筹建并在世界范围内为很多企业建立了质量管理体系。此外他还被中国认证部门培训成高级 3C 认证官员。他的专业领域是许可认证、质量保障和质量管理体系的构建。 office@cisema.at www.cisema.at

维也纳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与中奥之间法院判决及仲裁裁决之承认与执行

阿道夫·彼得博士

Mag. DDr. Adolf Peter, LL.M., MA, FSIArb, FAIADR, MCIArb



Graf & Pitkowitz Rechtsanwälte GmbH 律师

A. 引言

奥地利将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政府及联邦商会致力于将奥国定位为“一带一路”在中欧的枢纽。2018年4月，习近平主席接待了由奥地利总统、联邦总理、多位部长和150多名公司代表组成的商务代表团。奥地利公司在众多领域（如隧道、运输、铁路、水技术、可再生能源）的专业知识在全球范围内领先，并得到广泛认可。奥地利参与新丝路计划也必定会导致中奥两国企业之间发生更多争议，因而自然遇到如何解决该等争议的问题。下文旨探讨在中国/奥地利关系中有关法院判决及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情况，以及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CIETAC) 在维也纳开设欧洲仲裁中心的影响。

B. 法院判决的承认和执行

奥地利和中国当事人出现争端时，在双方任何一国进行法院诉讼并非可行之策。奥中两国之间没有达成有关承认和执行对方法院判决的国际协议。如果该等国际协议不存在，法院判决的承认和执行就需要符合互惠原则。奥地利对此特别严格：互惠性必须是所谓“合资格”的，因为根据《执行法》第406条，只有在互惠性得到国家条约或法令保证的情况下，外国法院的判决方可在奥地利执行。在中国，如果奥地利法院之前实际承认并执行了中国的判决，即足够将奥地利法院的判决承认和执行。然而，由于奥地利采用合资格的互惠原则，中国法院判决的承认和执行不会受到奥地利法院考虑，由于《执行法》第406条明确规定要求国家条约或法令。因此，必须需要奥地利立法机构采取行动。但只要奥地利法院不能承认并执行中国法院的判决，中国也同样不会承认执行

奥地利法院的判决。由于奥地利采取的合资格互惠原则，中国法院决不会预期以后奥地利会承认和执行中国法院的判决。

然而，在德国的情况就有所不同：在《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28条不包含“合资格”。因此，无需国家条约或法令来保证互惠性。德国法院有权在个案中评估与某个国家是否存在或预期将来存在互惠性。事实上，2006年柏林上诉法院 (KG Berlin, 18.05.2006 - 20 SCH 13/04) 承认了中国法院的一项判决。作为回报，2013年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承认了一项德国的判决，并在有关互惠性中明确提到2006年柏林上诉法院对中国判决的承认。

在讨论承认和执行法院判决时，应简略提及中国虽于2017年签署《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但尚未批准。在作为欧盟成员国的奥地利，《海牙公约》于2015年生效。在中国批准该公约之后（具体时间目前尚不可预见），奥地利/中国之间法院判决的承认和执行将具有法律依据。

C. 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

由于奥地利与中国之间的法院裁决目前无法得到承认和执行，因此国际仲裁对于解决两国企业之间的争议至关重要。中国和奥地利都是可称最重要的国际争端解决协议《纽约公约》（1958年《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成员。基于《纽约公约》，奥地利的仲裁裁决在中国可得到承认和执行，中国的仲裁裁决在奥地利可获得同样对待。《纽约公约》中不予承认和执行的原因非常有限。只有非常关键的理由，例如侵犯公开聆听或公共秩序、无效仲裁协议、仲裁庭组成缺陷或仲裁庭缺乏管辖权等，可

能导致根据《纽约公约》第五条拒绝认可该裁决。

由于中国为《纽约公约》成员国，大多数外国仲裁裁决在中国也事实上得到承认。认可率极高也与“初步确立报告制度”有关。该制度由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于 1995 年推出。外国仲裁裁决首先由相关的中级人民法院审查。如果中级人民法院决定不承认外国仲裁裁决，必须向上一级的高级人民法院报告。如果高级人民法院也认定有理由拒绝承认和执行有关裁决，则必须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报告。只有中国最高法院也认为有理由不予承认和执行时，才能够拒绝承认外国裁决。因此，中级人民法院可以迅速有效地通过初审而批准承认，而不承认必须始终涉及最高人民法院。基于此最高司法控制，在承认仲裁裁决方面保证了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和统一性。最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7 年否决了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 (SIAC) 对仲裁裁决的承认，原因是在快审程序中仲裁庭的组成。

在与中国业务合作伙伴的合同谈判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如何拟定仲裁条款的问题。该条款涉及仲裁机构的选择、仲裁和适用的法律。中国公司自然主张使用中国仲裁机构并在中国进行仲裁。视乎谈判伙伴的谈判力，在实践中一般会达成妥协，采用一个“中立”仲裁庭。新加坡以及当地的 SIAC 成为热门选择。2017 年国际商会 (ICC) 在新加坡设立分支机构。

D. CIETAC 位于维也纳的欧洲仲裁中心

2018 年 9 月 28 日，中国最大、最重要的仲裁机构 -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CIETAC) 维也纳办事处开幕。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该办事处的开幕意义重大，为 CIETAC 在中国以外（香港除外）的第一个分支机构，并宣称不会在欧洲设立其他办事处。因此该办事处被命名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欧洲中心。当然，这是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性决策。对于中国而言，作为“16 + 1 合作”成员的中欧、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对“一带一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于 2012 年启动“16 + 1 合作”，以促进对中欧、东欧和东南欧的投资。该合作的 11 个成员国是欧盟成员国（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

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此外，波黑、马其顿、黑山、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也加入其中。奥地利在此具有观察员地位。

“16 + 1 合作”成员国家将会参与“一带一路”大型项目。维也纳可能在未来几年成为欧洲“一带一路”争端的仲裁中心。同样值得一提的是，维也纳同时是另一仲裁机构维也纳国际仲裁中心 (VIAC) 的所在地，该机构在东欧也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

预计中国合作伙伴将在“一带一路”项目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我相信，中国仲裁机构与维也纳仲裁地点这个组合，可成为奥地利或（东）欧洲与中国合同伙伴之间的理想妥协。CIETAC 在维也纳的分支机构目前仍属代表处，将在两到三年内（与香港的情况相同）扩展为一个拥有案件管理团队的完整仲裁机构。

E. 在维也纳进行的 CIETAC 仲裁的部分优势

在维也纳进行的 CIETAC 仲裁程序具有以下优势：CIETAC 在维也纳进行的仲裁程序除了须适用 CIETAC 的仲裁规则外，还适用奥地利仲裁法（民事诉讼法第 577-618 条）。奥地利仲裁法基于《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与中国仲裁法不同（在中国仲裁中，适用中国仲裁法）。奥地利关于仲裁法的判例在国际范围属于较高层次，在国际仲裁中具有优势。

仲裁地点对于提出撤销裁决诉讼具有决定性作用，通过该诉讼可对已作出的仲裁裁决进行抗争。这意味着在维也纳进行的 CIETAC 仲裁中，必须适用奥地利仲裁法。根据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 615 条，最高法院 (OGH) 是撤销裁决程序中唯一的机构（劳工和消费者纠纷中存在例外情况）。这可以使仲裁方避免繁复而可能需时多年的多审上诉程序。如果仲裁程序在中国进行，撤销诉讼也必须在中国展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撤销国内和涉外仲裁裁决若干问答》，前文所述报告制度也适用于涉外仲裁。如果中级人民法院得出撤销裁决的结论，则必须向高级人民法院报告。仲裁裁决只能在提交最高人民法院后予以撤销。但是，该系统仅适用于涉及外国元素的仲裁。由于欧洲企业在中国的子公司被视为中国公司，因此仲裁

程序中的涉外因素不不足，因而报告机制不被采用。

根据 CIETAC 规则第 23 条，仲裁庭无权下令采取临时措施和保全措施。而 CIETAC 仲裁委员会必须将当事方的相关请求提交给相应的中国法院作出决定。正如上文所述，仲裁委员会于香港成立了其在中国大陆以外的首个分支机构。香港分支机构适用特殊规则。据仲裁委员会规则第 77 条，该仲裁庭被授予下令采取临时保全措施的权力。因而可预计在不久的将来，类似的规则会通过适用于 CIETAC 维也纳分支机构，与第一家“国外分支”香港看齐。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即使设在维也纳的仲裁庭有权下令采取临时措施和保全措施，在中国执行此类命令也可能及其棘手。中国法律不存在相关标准，要求中国法院必须执行此类离岸仲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武汉海事法院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承认了两项涉及海外仲裁的临时保全措施指令。中国法院所承认的临时保全措施正是由 CIETAC 香港分支机构所作出的离岸仲裁，这绝非巧合。无论如何，这令人更能相信，中国法院将来也接受维也纳 CIETAC 仲裁所发布的临时保全措施。

在中国进行的国际仲裁中，许多人认为主要问题在于，如果在当事人之间存在分歧并需任命仲裁员时，通常会任命中国仲裁员为主席。由于中方理应提名来自中国的仲裁员，可能会出现两位仲裁员来自中国的情况，以导致偏向中方利益的判决。根据 CIETAC 规则第 27 条，如果当事人之间没有达成协议，CIETAC 主席将任命仲裁庭主席。CIETAC 主席还可根据 CIETAC 规则第 32 条否定仲裁员任命而无需作出解释。由于 CIETAC 在维也纳进行的仲裁必须适用奥地

利仲裁法，因此必须在此引用民事诉讼法（强制性标准）第 589（3）条。据此，拒绝仲裁员任命的一方可在收到驳回拒绝的决定后四周内，向最高法院 (OGH) 申请关于拒绝的判决。当事人不得对此提出上诉。这可确保对非中立的仲裁员采取有效行动。当然，也可以通过仲裁条款排除两名仲裁员具有相同国籍的可能性，以避免前文所描述的问题。

预计 CIETAC 欧洲仲裁中心将与香港分支机构一样，设立自己的仲裁法庭，以管理案件。当然，维也纳也必须建立案例管理团队。要在欧洲赢得更高信任度，仲裁法庭和案件管理团队应包括国际人员。

最后还有一点需提出：不建议在奥地利/欧洲公司在中国的子公司采用维也纳的 CIETAC 仲裁程序，由于此类当事人被视为中国公司，因此在仲裁中可能欠缺涉外元素（案件是否被列为“涉外”，需按最高人民法院所列条件并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断）。两个“中国”当事人之间的仲裁不得在中国境外进行，否则其仲裁协议被视为无效，适用法律应为中国法律。

阿道夫·彼得 DDr. Adolf Peter 在 Graf & Pitkowitz Rechtsanwälte 律师事务所任职律师，工作重点是国际仲裁。他曾在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 (SIAC) 所管理的仲裁程序中担任首席律师。彼得博士在新加坡担任外国注册律师近两年。他还在国际商会 (ICC) 和维也纳国际仲裁中心 (VIAC) 的仲裁以及临时仲裁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此外彼得博士也注重中国事务，“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他关注重点。彼得博士被下列机构提名为仲裁员：上海国际仲裁中心 (SHIAC)，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 (SIAC，储备委员会)，维也纳国际仲裁中心 (VIAC)，亚洲国际仲裁中心 (AIAC) 印度尼西亚 Bandan Arbitrase Nasional Indonesia (BANI) 和泰国仲裁中心 (THAC)。

驰名商标概念的演变

对中国过去实践和的分析

罗宗珺 *Justin Luo*

上海方旭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部门主管

法比安·克诺普夫 *Fabian Knopf*,

北京/上海方旭律师事务所总监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13年）进行了一项重要修订，在第14条中增加了关于“驰名商标”一词的商业使用的禁止性条款：“生产、经营者不得将‘驰名商标’字样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上，或者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为了理解这一新增的禁止性法规，我们审查了“驰名商标”设立的初衷和过去中国的偏离。

1. “驰名商标”是为了商标保护而设立的法律概念

为了防止消费者混淆来源不同的类似商品和鼓励不同商品之间的同时竞争，对商标在中国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注册进行了分类。商标注册的类别是禁止他人使用相同或类似的注册商标的范围。超出这个范围，注册商标不受法律保护。换句话说，如果在不同商品上使用相同或类似的商标不会造成混淆，则该不同商品上包含的先前注册的商标不受保护。

许多人认为驰名商标是一种荣誉，标志着产品品牌质量、声誉和国家官方认证的形象。但是，驰名商标的地位的确定不是对资格或荣誉的评价，而只是一种法律保护手段。只有当商标所有人的权益受到侵犯并且需要扩大保护时，驰名商标的地位才由主管当局确定。

在中国的实践中，确定的目的是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13条的规定，寻求证明 1. 保护相同或类似商品上的驰名但未注册的商标，和 2. 延伸在不同的商品或服务中已注册的驰名商标使用的保护期。

因此，建立驰名商标保护的目的是主要是弥补传统商标注册制度的不足。了解“驰名商标”有助于理解在实践中应用“驰名商标”的局限性。

2. 驰名商标的地位是“始于案件止于案件”

品牌是否驰名应该由市场决定。从法律角度（商标行政确认和民事侵权诉讼），商标是否驰名和延伸保护是基于法律事实，这与品牌声誉的客观地位不同。

商标案件通常会涵盖不同的情况和证据，这解释了驰名商标作为法律事实的承认只能在特定情况下有效，对其他案件无效。如果在日常广告中使用驰名商标认证的法律事实，那么法律事实转化为客观事实，从而使个案中的驰名商标在案件之外有效。这违背了驰名商标保护制度的立法目的。

“驰名商标”条款的设立是为了保护品牌所有人在商标稀释的争议中享有更高的声誉和影响力。驰名商标的地位的有效性在具体的争议案件中是有限的，换句话说，“始于案件止于案件”。从法律事实来看，在特

定情况下，有必要全面考虑声誉和先前商标的独特性，争议双方使用的商品的相关性，以及双方商标标志的相似性，然后进行性综合判断对第二商标是否构成“复制、模仿、翻译”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或者是否会误导公众，可能损害先前所有人对已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的利益;然后决定是否授予驰名商标保护。如果认为有必要进行这种延伸保护，则在特定情况下认定驰名商标。因此，是否有必要在法律上承认商标的驰名地位并将其变为法律事实，应考虑驰名商标的目的，作为法律设置，是保护。换句话说，在特定情况下识别驰名商标是确定商标在特定时间是否出名的法律事实状态。

因此驰名商标的确定不仅仅是对一个在先商标驰名地位的评价，而是与在特定情况下对应商标的使用有关。对方商标的声誉，指定商品以及对方的恶意也会影响先前商标的驰名地位的确定。法律设置驰名商标的重要性在于其保护性，即品牌所有者对其他商标的注册和使用追诉赔偿并寻求保护自己商标免受损害的依据。为了评估特定案件中驰名商标的保护程度，应全面考虑诸如先前商标的显著性，受欢迎程度和声誉以及双方使用的商品之间的相关程度等因素。独特性越强，声誉越高，相关性越接近，驰名商标识别和保护的可能性就越大，结果也是逐案确定的。

即使我们不把商标法或其他法律考虑在内，商业实践告诉我们品牌声誉是动态的和不断变化的，商标的驰名度也是如此。市场规范和模式决定了商标不能“一次驰名，终生驰名”。

3. 驰名地位的是对“过去事实”的认识

自从确定驰名商标的目的是保护，且在特定情况下给予保护，商标是否驰名的确认必须在特定争议中执行。在特定情况下，这种确定是基于“过去”事实的认识，而不是确定商标是否“当前”驰名，更不用说驰名地位是否可以延续到“未来”。

以商标评审中的无效声明为例。假设被质疑的商标于2012年申请，并且在2016年提交了基于早期商标的无效宣告申请。商标评审委员会 (TRAB) 在其决定中认定先前的商标是驰名商标，并且保护的裁定日期是2018年2月1日。在这种情况下，商标评审委员会通常会审查在申请商标无效之前3年（2009年至2012年）的在先商标的证据。先前商标是否达到了驰名的地位取决于过去的事实。这决定了商标评审委员会 (TRAB) 裁定是否确定先前的商标在2012年之前已经达到了驰名的状态，也就是说，它“过去驰名。”在商标评审委员会 (TRAB) 裁决公布时（即2018年2月），这一判定并不意味着以前的商标是驰名的，同时并不意味着在裁决作出后，先前的商标仍然是驰名的。

4. 实践中对驰名商标的理解和应用的偏差

对“驰名商标”的认证并不赋予商标现在的驰名地位。但是品牌所有人经常将过去基于事实的司法或行政决定作为对其品牌当前声誉和受欢迎程度的认证。品牌所有人在广告中使用“驰名商标”向大众传达他们的品牌“现在”驰名的信息。如果不禁止，品牌公司可以在司法或行政决定后无限期地在广告中使用“驰名商标”一词。因此，在广告中使用“驰名商标”的公司违反了驰名商标保护的立法目的。

1996年，国家工商管理总局 (SAIC) 颁布了“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条例”，总结了两个重要结论：

1. 商标局基于商标注册人的要求授予商标驰名认证；
2. 如果商标局在三年内给予驰名认证，那么就不需要提交新的申请认证。换言之，驰名商标一经认证，即可享有为期三年的驰名商标保护。

上述规定显然违反了驰名商标的承认原则。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14年

修订)第 14.1.4 条规定,“商标作为驰名商标受保护的记录”是确定该商标是否为人所知的参考之一。因此,驰名商标认证的有效性仍然是“始于案件止于案件”,并且不能在案件外或任何后来的案件中适用。

政府的误导

上述“驰名商标”使用的各种偏差来自大众对什么是“驰名商标”的误解。在 20 世纪 90 年代,驰名商标的认证可以申请和评估。1990 年,由中央电视台(CCTV)三家媒体赞助的首届“中国消费者驰名商标奖活动”,“茅台”(白酒品牌),“凤凰”(自行车品牌)等 10 个商标获得冠军,并且商标局还向其所有人颁发了“中国驰名商标证书”。

1996 年,国家工商局颁布了“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条例”,并明确规定商标局可以根据商标注册人的要求确定驰名商标,即,允许在没有争议的情况下认证驰名商标。在实践中,90 年代曾经定期并大量宣布驰名商标的认证。这种做法称为“批量识别,主动保护”。但是,“巴黎公约”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规定驰名商标的目的是防止已经认定的驰名商标被侵权,而不是将驰名认证作为营销工具。

从地方层面来讲,一些地方政府将认证的驰名商标数量视为政治成就。例如,在北京,海淀区当地政府给获得驰名商标认证的公司提供了 50 万元人民币。这些奖项加强了“驰名商标是一种奖赏”的公众概念,偏离了建立驰名商标保护制度的原本法律意图。此外,在品牌评估市场中,“是否被正式认定为驰名商标”是评估代理商计算一个品牌市场价值的关键考虑因素;在商业贷款中,拥有“驰名商标”的企业可以从银行获得更多贷款;当普通消费者做出购买选择时,将优先考虑印有“驰名商标”的商品或服务。因此,在实践中,对“驰名商标”的认证已成为公司重要的品牌形象和无形资产。

有鉴于此,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14 年修订)明确禁止使用“驰名商标”进行广告宣传。国家工商局于 2014 年制定的《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第四条进一步规定,“驰名商标的认定遵循个案认定和被动保护原则”(对应过去的“批量识别,主动保护”)。

总结

根据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驰名商标制度已从“认证”变为“保护”。我希望这一变化将反映在有关部门决定改变,“将 XYZ 作为驰名商标认定为驰名商标”改为“规定 XYZ 商标符合第 13.2 条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 13.3 条的保护条件”,进一步推动整改驰名商标,从“荣誉和商业推广”的概念变化到“商标保护的法律责任”。

张茅,国家工商局局长,在 2016-2018 年发表了多篇文章,强调“驰名商标是商标保护的法律责任,不是荣誉的标志,也不是商业推广的方式。品牌是否驰名应留给消费者在市场环境中决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有市场认证的驰名商标,其所有人仍无权在商品,包装或容器上使用或广告“驰名商标”。因为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 14 条关于使用驰名商标的禁止性规定并未另行规定。

对于品牌所有人来说,即使他们不同意新规定和张茂的评论,也要在广告和品牌的任何促销活动中避免使用“驰名商标”这样的表达方式。在没有地方政府对驰名商标认证的激励措施的情况下,品牌所有人应重新考虑驰名商标认证对其经营的价值的作用,并了解将其品牌认定为驰名商标的正确方法。有必要充分利用现行法律赋予的权利,并了解这些权利的适用范围,优化资源配置,最大化其品牌价值。

作为一个全方位服务的律师事务所,方旭致力于公司/并购,诉讼,仲裁,知识产权,

就业，税务，合规和商事业务。上海方旭律师事务所拥有丰富的零售业务经验，帮助众多的国际公司在中国通过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和中国实体店向中国消费者销售产品。

本文由上海方旭律师事务所 (www.rplawyers.com) 原创首发。如要讨论此文章请联系 luozongjun@rplawyers.com

罗宗珺 (Justin Luo) 是中国的商标律师，自2009年以来一直专注于商标注册和起诉、版权登记、专利申请咨询、知识产权许可/转让/知识产权许可和知识产权。他拥有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的学位。

法比安·克诺普夫 (Fabian Knopf) 自2010年以来为外国公司提供咨询，涉及议题包括合资企业、企业结构和劳动法案例的法律和税务等。通过与区域和跨国公司的业务合作，他获得了关于中国北部、东部和南部的专业经验，并深入了解各地区之间的基本监管和经济差异。



您想在欧洲展翅高飞？ 我们的资深专家助您一臂之力。

您想在欧洲扩展市场？泽通咨询是您明智的选择。我们专注为工业企业提供全方位的市场营销服务及技术支持，协助客户成功打开欧洲市场，并取得可持续的成长。

欧洲市场成熟，竞争激烈，而商业文化与中国迥然相异。要成功踏足这个市场，必须先深入了解社会、文化、市场、潜在顾客，制定精确的商业策略，并有效地贯彻执行。

服务范围：

市场分析 & 策略 · 品牌命名 · 翻译 · 公关 · 广告
网络营销 · 展会 · 活动 · 跨文化培训
产品开发 · 项目管理



创建人：Wolfgang Gastner、毛巧玲

zentron
consulting

china@zentron-consulting.com
手机/微信：+43 660 440 4633
www.zentron-consulting.com/cn

Rechtsanwalt
Prof. Dr. Georg Zanger
M.B.L.-HSG

Neuer Markt 1
A-1010 Wien
T: +43-1-512 02 13
F: +43-1-513 48 07

Mail: office@
zanger-bewegt.at
Web: www.zanger-
bewegt.at

zanger *bewegt* 律师事务所

„zanger bewegt“ 律师事务所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
乔治·章格教授的团队将会竭诚帮助您找到切实可行的问题
解决方案。
针对落户于奥地利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中国企业，事务所的
团队将会提供全方位的相关咨询，尤其是在以下领域：

- 居留法
- 投资法
- 企业刑法
- 商标法与版权法
- 工商业管理法
- 金融刑法
- 劳动法
- 租金法
- 婚姻法



Rechtsanwalt Prof. Dr. Georg Zanger, M.B.L.-HSG

早在1993年，我们律师事务所便开始协助一些中国公司成功解决其法律事务。2010年，事务所创办了“奥中商业协会”，即ACBA。乔治·章格教授任该协会会长。



入会邀请

我们诚挚邀请您积极参与奥中商业协会 (ACBA) 的活动，并支持我们的工作，成为我们的会员！

ACBA 会籍分为三类，年费分别为：

- 企业支持会员 1,000 欧元
- 个人支持会员 350 欧元
- 赞助会员 3,000 欧元起

作为会员，您可以享有 ACBA 与中国相关的独家经济信息和特殊报道。我们量体裁衣，满足您的各种需求，并为您建立与中国重量级人物及企业的关系网络，助您成功搭建中奥关系。

详情请参阅：www.acba.at/huiyuan/

出版事项



奥中商业协会

Austrian Chinese Business Association

奥地利维也纳

Neuer Markt 1

A-1010 Wien

电话: +43-1-5120213

邮箱: office@acba.at

网站: www.acba.at

主编: 艾芳妮 Mag. Veronika Ettinger

中文版编译: 毛巧玲 Janet Mo

封面图片: Mag. Toni Lindtner

出版日期: 2019 年 5 月

出版说明: 本出版物中的所有作者文责自负, 其见解不一定代表奥中商业协会的观点。